

第一章

“好好的，下什么鸟雨嘛！”拓跋刚站在总统府附近的骑楼下哪儿着老天爷嘀咕，横抱的双手和蹙紧的浓眉，在在表现出他极度的不耐烦，覆上阴霾的帅脸比灰蒙的天色还要暗沉。“真是走鸟屎运！”他抱怨，早上出门仍是大太阳呢！

仿佛是要印证他的运势有多鸟，轰隆隆的闪电在乌云里相交互撞，击出一道又一道刺目的亮光，不一会儿，哗啦啦地大雨随之从天际倾盆倒出。

看看手表，不堪入耳的诅咒立刻在他嘴里晃荡——“鸟咧，和乐园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，真是*\$%他最痛恨别人迟到，所以也不喜欢迟到，原想打电话去联络对方，但皮夹和记事本全让他忘在车上，而具有电话号码储存记忆库的大哥大，则在他发现车被尽责的拖吊大队拖走时给摔得稀烂。

发飙的雨柱似乎没有停歇的现象，飘进骑楼的雨丝越来越嚣张，他甫探出头想眺望是否有计程车经过，一把被狂风打歪骨架的伞冒失地冲入骑楼，不锈钢的伞尖直直刺向他心窝的位置，眼看就要正中要害。

“鸟咧！”幸亏他曾习过武，身形一侧便将“袭击”躲过，只是他手脚再快也没能避开伞上因震动而和乱溅的雨水，本就皱着的眉峰顿时打成死结，他大喝——“喂喂喂！”抵着伞快步跑进来的黎琪，连忙收起伞准备要道歉，孰知嘴才张开，暴跌的男低音已等不及地在她耳际狂吠：“喂，你有没有眼睛啊！”欲脱口的“对不起”硬生生地吞了回去，对方恶劣的语调使黎琪积压了半天的怨恨和吵着要吃中饭的肠胃痛，霎时间如充气过剩的气球般炸裂。“叫那么大声干么？你才没眼睛咧！”这人恁地那般没有修养，她不过让雾蒙蒙的遮住了视线，又不是存心的。

“嘿，搞清楚啊，先生，是你差点戳到我耶！”哈，很好，他目前的心情鸟得就像这该死的雷暴雨，正想找一个出出气哩，此瞎眼的路人甲恰好自投罗网。

“我看是你没搞清楚吧？先——生。”口齿伶俐乃她当记者时期所磨练出来的好本事，黎琪故意将伞尖朝他胡捅猛扎。“既然是‘差点’就表示没戳到。”“鸟咧！你讲不讲理呀？”拓跋刚边闪边骂。他左手抓住伞架，抡赶制的右拳旋即就要挥下来，吓得路人纷纷绕道而行。

“讲，但那要看对象。”黎琪哑着被病毒侵蚀的破嗓，没好气地答道。由于职业的关系，她遇到的全是难缠的人，加上她是真的气昏了，帮一时并未被他的青面撩牙给唬住。“还有你看清楚，我像先生吗？”拓跋刚不肖地用眼尾将她从头扫到脚，再从脚下扫回头——被狗图案棒球帽遮住的半张脸，黏着数条似蚯蚓般的湿头发，微启喘息的双唇苍白且无血色，平板的身材上套奋斗目标“耶鲁”英文字母为底、丑陋的斗牛犬为主的运动衣，穿着膝盖处有几道裂隙、磨到发白的破牛仔裤，及一双沾满脏泥土的篮球鞋。

“没错，叫你‘先生’是抬举了点。”他讽刺地哼道，瞧她单薄的身体不过是发育未健全的小伙子。

“抬你的头啦，分明是你眼睛脱窗，人家我可是道道地地清纯、美丽、高雅的黄花大闺女！”她的声音本就比一般女孩低，如今又患了重感冒，吼起来自是像破铜烂铁乱敲。

“我管你是黄花、红花，你‘道不道地’我也没兴趣考究，倒是你撞了人还这般凶悍，的确是女人家所为，常言说的好——‘泼妇骂街’嘛！”拓跋刚的大嗓门从她帽顶上劈下。

“你……”不晓得是让他气的，抑或是全湿的衣裤激发她体内的 A 型感冒病菌作怪，她浑身直颤，头重脚轻，掏空的脑子半晌仅挤出小儿科的损人话——“你还三八阿花咧，不良少年。”“我哪里像不良少年？”拓跋刚恶狠狠地质问声配合轰轰的雷响击出，从来没有女人敢同他顶嘴的。

“这个嘛……”黎琪仿效他的不屑，将他从头扫到脚，又从脚瞄回头，刚刚她只顾着吵架没正眼细看他，现下这一瞧，带嘲的眼尾不禁跃过万分惊讶——依她一百七十三的身高已算够魁了吧！他居然仍多出她一截，那头沾有水珠的庞克五分冲天短发就和他的表情同样桀骜不驯，壮硕的肌块在贴身的黑色皮衣劲装内贡张，五官分开来平平无奇，合起来却是出人意料的阳刚与性格的面孔，和着海盗眉下犀利的目光，你要想忽略这么一位伟岸卓越然的男子很难！

她向来很讨厌男人戴首饰，可是他耳缘那排耳环和腕上的青色手镯，不但不减他的男子气概，反倒显得相当协调和抢眼，莫怪过往的行人一直投来关注的注视。

心跳无端地加速，黎琪现在才知道要害怕，以她当“狗仔队”的职业眼光来判定，他绝不是寻常普通的阿飞。

“不要看太久，我怕你会不小心爱上我。”甩开她的雨伞，拓跋刚自信满满的微笑。

“你少臭美。”害怕随即又被他的挑衅给掩蔽，黎琪用力地瞪他。

“是不是臭美，你该比我清楚。”拓跋刚好整以暇地弯下腰，与她眼对眼、鼻对鼻。

“如何，我哪点像不良少年啊？”“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确实不像不良少年……”在拓跋刚以为霸威得逞时，她继续笑着说：“是——不良‘老’年。”她的心依然乱跳，只好安慰自己也许是感冒引发的心悸罢了！

“你……”拓跋刚的拳头二度握出。

“怎么样，想打架呀，谁怕谁？”黎琪挺胸抬头靠向他。

眼前这鲁男子，搞不好是黑社会的老大，让他一拳打死或许能解脱全部的苦闷，她就用不着管老爸不谙经营及帮人作保而负的一屁股债，也不须理他死前因癌症末期住院时所欠下的医疗费……“算了，好男不跟鸟女斗。”拓跋刚放下拳头，一般人在他发脾气时早就溜之大吉，跟前这落汤鸡的胆识，倒是可以和他“七圣”那帮带种的损友相比，帅喔！

“鸟……鸟……”死男人竟敢当她的面骂脏话？黎琪化气愤为力量，拿起雨伞就要往他身上戳：“你这个流氓恶男，我……”彼端来的计程车救了她，拓跋刚仅是扬手将她拨开，便急着抢在一排等待的人群之前跨步挥手喊着：“计程车！”大雨中瞧见乘客的计程车之兴奋，使得骑楼下被雨困住的人们蠢蠢欲动，但拓跋刚喷火的怒眼和“望而生畏”的猥躁样，令这帮人不自觉地缩回脚步，不敢和他抢。

车子很听话地在他面前停住，他迅速地跳上车后座。“国父纪念馆。”被他挤到一边的黎琪亦非省油的灯，在他上车的同时也跟着钻入前座，并拍着司机喊着：“士林。”司机这下迷糊了，他看看黎琪又转头望着拓跋刚。“两位到底是要去国父纪念馆，还是去士林？”“国父纪念馆。”拓跋刚问。

“士林。”黎琪也同时出口。

语毕，两人互瞪对方。

“你们两个要不要商量一下？”这一个东、一个北，要司机怎么开？“没什么好商量的，我和她又不认识，去国父纪念馆，快，我赶时间。”拓跋刚压抑胸中的怒火。

“我也赶时间啊，司机，去士林，快！”黎琪也说。

“喂，这位‘黄花’，是我先看到这辆计程车的耶。”拓跋刚的容忍已濒临抓狂的边缘。

“这位‘阿飞’——”耍嘴皮的事，黎琪最在行。“就算你先‘看到’又怎么样？昨天看到这车的人比你更先看到这部车？”她斜眼瞄着他，好似在嘲笑。“如此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呀？”“你真的很不讲理耶！”要不是打女人非男子汉所为，依她刚才到现今的所作所为，他会送她几拳。

“是你不讲理！”黎琪说得脸不红、气不喘。在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里，她早就练得厚颜无耻地“夹缝生存功”，何况谁晓得下一辆空的计程车几时会出现，她要偷拍的目标可不会坐在那儿等她喔！

“这车是我先拦的，你有点国民生活须知好不好？你懂不懂得什么叫排队啊？”这么鸭霸的女人算是开了他的眼界。

“国民生活须知？呵呵，笑死老百姓，那是仅供参考之用的啦！”黎琪笑得花枝乱颤：“敢情大哥你是外国人或刚从国外回来呀？”“什么意思？”拓跋刚冒火的眉头抽搐着。

“如果你是外国人或刚从国外回来就情有可原，在中华民国的国度里，哪有人跟你排什么队？更甭提是坐计程车。”黎琪翻了翻眼珠。

“要不要先去士林再去纪念馆？”司机好心做建议。他俩再那么吵下去，恐怕也吵不出个结果。

“不要！去国父纪念馆。”拓跋刚大发雷霆，并冲着黎琪吼。“中华民国就是被你这种投机份子所败坏，你给我滚下车。”“谁说中华民国是被我所败坏？应该是被你这型社会人渣弄浊的。”黎琪不甘示弱，也转头对司机说：“士林。”“我是社会人渣？我是社会人渣？”堂堂“七圣王朝”七位主事者之一的“玉衡”，居然被营养失调的人唤“人渣”，拓跋刚的盛怒是显而易见的，他悻悻地揪住她的后领，若非车身狭隘，他会将她拎起来摔。

“你干么？放开我！”黎琪没料到他会来真的，被拉紧的衣领勒得她呼吸困难，她反手后伸乱打乱抓他的手腕，试图摆脱他的暴力行径。

“鸟女人！”拓跋刚啐骂，却无松手之意。

“救命呀……救命！”挣扎的劲道越来越小，她快要不行了，就要不行了……想到她年纪轻轻便因情势所逼，不得不当狗仔队来赚取黑钱，以偿付父亲死前留下来、压得她透不过气的债，至今很多都未享用，心中大有不甘哪！

“这位先生，你……”司机开了近十年的计程车，还是初次撞到这样的情形，一时间也慌了手脚，只盼千万别在车上死人呀！

“我从没遇过你这么又番又鸟的女人。”鼎旺的火炬自拓跋刚的鼻孔喷出，他恍如丢抹布般地松开手。“司机，国父纪念馆。”“这……”司机进退维谷，敢怒不敢言，虽说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可仗着他虚长他俩几十岁，小孩也和他们差不多大，是该帮帮腔。婚姻不就是那么回事，一方让一让，便阖家平安罗。“两位……”“你……你……这无赖……”黎琪大口、大口喘

着气，总算气息平顺，她在重获新生后又立即恢复“雷婆”本色。“我也从没见过你这么恶行恶状的男人，你懂不懂得怜香惜玉、尊重女性呀？”若非喉头痛得要命，她会搬出全部骂人的字眼，狠狠地刮他一顿。

“哼，等你变成‘真正’的女人再说吧！”拓跋刚奚落地瞥了一眼她的“松山机场”，然后意有所指地讪笑着。

“你……大色狼、登徒子、下流鬼、猪八戒！”黎琪急忙用双手护住上围，因他的言语性骚扰而红透了颜。

“两位……”司机再度插话。

“司机你别理这个疯女人，她不下车拉倒，你直接开到国父纪念馆，再来爱载她去哪儿就去哪。”拓跋刚为赢得一回合而笑，想不到“黄花”羞怯的模样挺有……女人味的嘛！

“你才是疯男人呢！”不知掐死人要判几年徒刑？黎琪气急败坏地对司机说：“你别理他，他不下车拉倒，你直接开到士林。”“你们……”司机很是为难。

拓跋刚按住要挥出动的拳。“‘黄花’小姐，我今天已经够倒楣，连车子都被人拖吊，算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真的赶时间。”他决定以后出门要随身携带白漆，走到哪里便自己画一个停车位。

“先生，你车子是被我拖吊的吗？”那她 LKK 的小破车快寿终正寝，今早差点被偷摄目标的保镖们揍，以及张律师的催债、银行的跳票……等衰事，是不是亦可牵拖到他的头上？“呃……应该不是。”她问倒他了。

“不是应该，是本来就不干我屁事，我也拜托你好不好，我‘也’在赶时间啊！”黎琪以其人之道貌岸然还治其人之身。“司机，士林。”“国父纪念馆。”拓跋刚怒吼。

“士林。”他以为他雷公转世呀？动不动就乱轰。明知理亏，黎琪硬是忍不住要和他卯上。

两人的战争再度展开，彼此互不相让争吵不休，然后气呼呼地对瞪着。

司机大哥总算受不了了，他固定随着他俩转来转去的脑袋，接着门一开，他大斥：“你们小俩口要吵到外面去吵，我还要做生意。”于是呢，拓跋刚和黎琪这两只“鹬蚌”很没面子地被人赶下车，反使其他“渔翁”得了利，临去前司机还指他们：“夫妻口角，床头吵、床尾和，小老弟，你要好好检讨，老婆是要用来疼的。”“夫妻？”拓跋刚大为惊愕，只能呆视着呼啸离开的车子，待打在身上会痛的滂沱大雨提醒他跑回骑楼避雨，他对尾随而至的黎琪咆哮：“你看你做的好事。”“我做的好事可多了，不知阁下指的是哪一样？”黎琪也吼，回家后她八成会失声三天。

“你……”他气得跳脚：“那司机瞎了狗眼，我怎么会娶你这等鸟货当老婆？哈，倒贴我万贯家财，我还不要呢！”“呵呵呵，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本姑娘也不屑嫁给你。”这死男人竟骂她……鸟……货，可恶！

“你最好不要再让我碰到。”谁说女人是弱者？起码眼前这位就不是。

“我好害怕喔——”黎琪插着腰、晃着肩、撇着嘴。“你以为我会那么倒霉再遇见你吗？”“你给我小心点。”拓跋刚咬牙切齿，或许他该破例宰了她，反正她一点也不像女人，他不会有任何罪恶感。

“亲爱的，你在和我说话啊？”黎琪故意尖着鼻音逗他。

“亲……爱的？”拓跋刚嫌恶地推开她，鸟咧，再不离开，他真的会动手，深吸了好几口气，他才又嘶出杀伐令。“我警告你，别再跟着我。”“唷……”

你当你是刘德华呀？你跪下来求我，我还要考虑、考虑呢！”黎琪皮笑肉不笑。

“最好如此。”拓跋刚扭身便走，还不彻底放心地回首指着她警告。“你別再跟过来喔！”“我要是跟着你，我就是小狗，再、见！”黎琪但觉好笑，她访问过的“真”刘德华都没这家伙骄妄。

“哼！不见！”拓跋刚啐呸。

“哼！”自恋狂！黎琪也呸，然后掉头往反方向疾行。

雨，仍然下着。

***“哈——哈——啾！”黎琪从浴室出来时又打了个大喷嚏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正在整理礼服的丁沛阳抬头问，他是她青梅竹马列的邻居，大学毕业后便开了此间婚纱店，生意算是不错，她偶尔会来这儿充当业余的摄影师赚点小外快。

“我……哈啾……没事。”壮志未酬，大喷嚏先到，这笔帐她很自然地赖到那一身黑皮夹的“阿飞”头上。

“是不是又没吃药？”丁沛阳伸手探她的额头。“嗯，有点发烧，我刚才拿给你的退烧药吃了吗？”“吃啦，吃啦，全吃啦！”她不耐烦地嘟囔着。过于心细的男人有时会婆妈得令人受不了，但只要不逼她去医院，叫她吞下整罐药丸她都乐意。

“真的吗？”他认识她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

“真的……哈啾，哈啾！”不合作的喷嚏不适时地钻出，为她的谎言作了相反的佐证。

“唉，感冒的人学人家淋什么雨？为何不打电话叫我去接你？”丁沛阳佯装生气地瞅着她。

“我本来不会淋那么惨的，还不是我刚刚跟你所说的那个阿飞……”讲到他，她便一肚子的火。“都是他不让计程车给我坐，害我赶到士林时，目标早不见了。你知道那个已婚男歌星私会情人的密报花了我多少钱吗？”不等丁沛阳回答，她已忿忿地抖出三指。“三千块，整整花了我三千块，结果连带有人愿付两万元购买的钱也泡汤了。”收回三指握成拳头，她再唾。“我真的从——从没见过那么烂的死男人、臭男人、瘟男人……鸟……男人——”呸，黎琪轻轻掌了自己一个嘴，她怎么可以说那个字咧。“气质，气质，绝不能让阿飞破坏我的气质。”丁沛阳失笑地摇头，递给她一杯水，他了解一时半刻内她是不会住嘴的。

果不其然，她继续将“他”骂得狗血淋头，直到所有能骂的字眼全骂尽。“可惜美中不足，不暴利阿飞姓啥叫啥，否则骂起来会更过瘾。”“听我的话，回到以前的报社去上班，或是来我这里专职的摄影师，钱虽不比你现在多，但好歹固定，又比你每天那样东跑西跑安全，你不是没听过对外人‘狗仔队’的评语。”丁沛阳语气里透着心疼。

接过她的水杯，他又说：“你没忘记上回为了追踪某女演员买白粉，而被警告的恐怖镜头吧？还有一回，你曾誓言要揭某政治人物的疮疤，搞得差点被人断手断脚……”“我知道……我知道。”她敷衍地拍拍他的颊。

“知道就来呀，你明白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”他激动地抓住她的手。

“阿沛，我爸留下来的那笔帐不是小数目，还有我向你借的钱也未……”她清楚了他对她的好，可惜她只当他是哥儿们，她不想连累他，何况，重建老爸的杂志社是她个人的事。

“我说过那些钱你不用操心，其他的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。”他急急地说。

“这个老问题我们已经无须再争辩了。”连着两个喷嚏，她摸着已红到发疼的鼻头。

见她如此坚决，丁沛阳只好改变话题。“你早上不是去找张律师吗？他怎么说？”找黎爸作保的那人，拐跑了不少间的钱，张律师是他们的联合代言人。

“能说什么？不就是叫我还债嘛！”人哪，被欺压久了只好认命。

“你现在要怎么办？”丁沛阳垂肩。

“把握今晚要赚大钱呀！”黎琪叹道：“今晚是个大挑战，目标是从不接受访问，并拒绝让媒体拍照且被全球媒体公认最难缠、最不合作是大人物——世界级的古典音乐家拓跋刚。”说是这么说，但她并没有把握。

“你今晚不休息？”丁沛阳觉得她应该躺下来好好睡一觉才是。

“前两天 XX 报上那张号称是拓跋刚的独家、模糊照片，据悉叫价八万元，今晚他在国父纪念馆的演奏会，你说我能不能休息？”黎琪振作地笑一笑。

“可是你说他难缠不合作……”他担忧又会出现啥惊险画面。

“傻瓜，就是他难缠和不合作，他的照片才会在市场上叫价奇高，连国外的报章杂志皆争相高价抢购，要不然他怎会成为世界各国的‘狗仔队’最爱追逐的靶子？”她笑得眼都眯了。“他是我目前锁定看好的长红金主呢！”

“但是你的感冒……”丁沛阳担心地说。

“出动吧！我得快快装扮一下，否则演奏会就赶不上啦。对了，谢谢你帮我弄到的票，还有你提供的服装。”黎琪将他赶快出房，然后开始从一堆礼服中挑出一件合身的。

*** “哈——哈——啾！”拓跋刚才推开国父纪念馆演奏厅的大门，便老实不客气地打了个好大的喷嚏。

“小心哟，这回的流行性感冒很毒喔！”水柔拂着一头又长又直的黑发漫步朝他走来，一身飘逸的浅蓝纱衫衬出她的清丽脱俗。

她是“七圣”主脑人物中唯一的女性，别号“天玑”，职业医生，目前因为拓跋刚原先的经纪人和助理全被他火爆的脾气吓跑了，所以暂时由她来充任。

“我才不会感……哈啾——冒。”又是一个喷嚏，拓跋刚不悦地吸吸鼻子。

“最好是不会，去把湿衣服换掉吧！好在我未卜先知，另外帮你准备一套衣服，不然你就给我这么上去弹钢琴。”水柔忙不迭拿毛巾帮他擦。

别因拓跋刚庞史的嬉皮打扮就误认为他是个摇滚乐手喔，事实上，他可是位享誉国际的音乐家，拿手的家伙是钢琴和小提琴呢！

“我想，你该不会是舍不得让你的宝贝淋雨，所以用走的？”她指的是拓跋刚那台走到哪都引人注目、既骚包又抢眼的克莱斯勒复古跑车——prowler（徘徊者）。大家都知道，他的最爱出除了自己之外，就是车子，尤其这部“徘徊者”是该型原装出厂的第一辆，意义非凡，得来不易。

“甭提了。”一思及他的宝贝，拓跋刚按捺不住的怒焰就往上爬升。“交通大队居然敢拖吊我的车？若是它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他们好看。”“拖吊？怨不得人吧？我看八成又是你乱停。”水柔轻掐住的臭脸。“叫你遵守规则，你老不听。”“你……哈啾……少放……哈啾……马后炮。”拓跋刚嘟嘴埋怨，听起来倒像是在撒娇。

事实上，他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单单就怕两个人：一个是老大“天枢”

邵伊恩，因为他的拳头比较硬；一个是水柔，因为任何人遇到像她这般柔得可以漾出水的美女，根本完全培养不出动怒的情绪。

“我拿些药给你吃。”水柔也不生气，依然挂着浅浅的微笑。或许是职业的关系，大部分的女人出门带的是化妆包，她随身携带的却是医药箱。

“不要，我没感冒。”他躲进专门的休息室里换衣服。

“别说大话。”水柔笑，拓跋刚是他们七个结拜中年纪最小的，故常自诩为身体最壮者，不过说他是更容易动怒的倒没有人反对，但怪的是外头女人挺喜欢他“爱要不要随便你”的那套，且趋之若鹜，赶不上都赶不走。

“我说的不是……哈啾……大话。”恼人的鸟喷嚏夺声再出，拓跋刚不禁沉着脸，将满腔怨怼栽给那和他争计程车的“黄花”鸟女人，是她害他多淋了不少雨。

“你不吃，倒霉的是你自己。”当医生的，最怕的就是那种自以为壮如无敌铁金刚的病人，或认为吃颗药会折煞男子气概的患者，不巧眼前这位，恰是此两项的综合体。

“我不可能患感冒……哈啾！”拓跋刚拼命忍着，但喷嚏仍是不断。

“你吃到炸弹啦？”水柔晓得他的脾气虽旺，但还不至于一直这么呛。

“我是出门……哈……啾……踩到地雷。”拓跋刚恨恨地说。那颗“地雷”要是被他再遇到，他要把她大卸八块。

“地雷？”水柔当然不信这世间尚有比拓跋刚脾气更坏的人。“一定是你先点火的。”拓跋刚换好衣服走出来，才想辩解，水柔已插口说：“快去舞台上和他们预演一下吧！主办单位的负责人以为你不来，都急疯了。”“哈……啾，你要去哪里？”他是那种凡事要求完美的人，这个性并没有什么不好，但问题是他常会忘了自己是音乐天才，而用相同的标准去苛求别人，使与他配合的搭档要脱好几层皮本，故此次所有的排练，水柔必会在现场监督，以免他像往日那般怒骂，适才，他就是要赶来与交响乐团做演出前的最后“沟通”。

“我要打电话告诉伊恩他们你来了，省得他们为你操心。对了，今天你的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？”水柔笑着问。

“我……那个……摔坏了。”拓跋刚尴尬地搔着短发上的水。

“你‘又’摔坏啦？”水柔难以置信地瞅着他。“你晓得光是今年你就摔坏几支？虽说自家生产，你也不能一不高兴就拿它们出气嘛！”七圣的“天漩”班杰明是电脑和机械高手，所以他们拿的超薄式、可充小型电脑之用的大哥大均是出于他的设计。

“谁教班杰明做出来的东西……哈啾……不经摔。”拓跋刚嘴里吐出来的火舌并没有因开始痛的喉咙而减缓。

“你唷——”水柔弹了一下他的耳垂。“快去前台吧！记得要为你的迟到向大家道歉喔！”“嗯！”要他道歉？鸟咧！

第二章

一向是运动衫和牛仔裤的死忠者，眨眼摇身一变成了大淑女，别说丁

沛阳半天哼不出话来，就连黎琪自个儿都觉得怪怪的，好像……好像——男扮女装。当然她百分之百的是个女人，可是习惯了中性穿着，再来穿这些“娘娘腔”的衣服，实在有够……“真是的，不过是弹弹钢琴嘛，干啥规定要穿正式礼服？怪的是还有很多听从远从世界各地风尘仆仆、专机赶来，这些人到底在想什么？”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这身难得的“妖艳”，不禁庆幸丁沛阳是搞婚纱店的，否则哪来如此“惊悚”的行头。

“上帝保佑，这低胸、露背、削肩、还大圆的雪纺纱短裙，已经弄得我捆手绑脚的，可千万别再一个不小心，把我保留二十几年的清白公诸于世啊……”她念念有词。

“真是倒霉，本来不用穿那么暴露的，都怪阿沛的店里今天刚刚公休，修改的师父全放假。”黎琪埋怨。“唉，我没事长得比一般新娘高作啥？好死不死地就这件合穿。”“哈啾！”喷嚏一直打个不停，黎琪郁躁地揉揉红得不能再红的鼻子，脸上的妆都被她揉糊了。“都是那个不知姓名的皮衣阿飞，害我感冒加重，要是再让我见着他，非教他好看。”唉！她今天是诸事不顺，方才还接连被警卫请出来两次——第一次她不睬门旁“禁止照相机和录影机”的警告标志，光明正大背着相机进去。

第二次她自认 IQ 一百八的将它藏在包包里，谁知警铃一样大作。

“拓跋刚？我还‘拖把’刚咧，那小子八成是心理变态！又不是脸上镶金，居然在国父纪念馆的大门口装探测器，以防止有人夹带相机进去，一旦发现还会被没收。”“明的不行，我就给你来暗的，走偏门才像咱们‘狗仔队’，本姑娘就不相信国父纪念馆仅有一个门能通。”因此她现在逢门就去推上一推。

只是这种安全门很讨厌，非从里面开才行，加上姓“拖把”的家伙像防贼似的，每道门不是锁得紧紧的，就是有“狗”看守，她不禁翻翻眼珠。

“真希望我学阿里巴巴喊喊‘芝麻开门’它就会开。”梦想毕竟是梦想，黎琪踩着磨脚的高跟鞋，继续面对现实寻找下一扇门。

***他真的感冒了吗？他身体素来强勇得很，怎会淋场雨就感冒了？可是这喷嚏一直打个不停，让人觉得很鸟，而且越来越鸟，越来越鸟……拓跋刚蓦然烦躁地将十只手指全按在钢琴键上，杂乱的音符巨浪推翻了原本悠扬的乐章。

“不弹了，不弹了，今晚的演奏会取消。”他刷地站直，屁股下的琴椅因他的怒气而倒地，碰地撞击的巨响混着火爆的嚷声，由舞台的左翼传绕到整座会馆。

“嘎……”一行五十人的国家爱乐交响乐团和指挥，当场愣在原地傻了眼。

又来罗……这不晓得是这些天来的第几百次大吼，只是之前吼的范围多限于乐团的伴奏技巧，拒绝演出倒是头一遭。

“拓跋刚先生……”主办单位的负责人立即趋前安抚与交涉，照理说他应该习惯了，但他仍是怕得要命。

他怎么这么背？水柔小姐不过是才走开一下，拓跋刚就……分明是欺负人嘛！

“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”哈啾一声，拓跋刚愤然捏信鼻尖，恨不得将直挺挺的鼻子扯掉。

“我……去找水柔小姐。”有她在，一切都好说话。

“你找谁来都没用。”拓跋刚大斥。

鸟咧，她来不是给他打针就是给他吃花药，他要溜就趁现在。

“可是……”负责人为难的脸色如同吃了十斤黄连。

“你少烦我。”拓跋刚忿掀红幕，暴风似地驰入后台。

“可是演奏会……”负责人紧紧追着他跑。

“我说过取消。”拓跋刚恼火地抢白，哈啾一声，他面腔更臭。

“可是演奏会马上就要开始，现在取消怎么来得及？”距开场仅剩两小时，叫负责人和主办单位如何收拾残局？脚下疾行的步伐乍止，拓跋刚缓缓转身与负责人面对面，然后横眉竖目、一字一句地说：“那是你家的事。”

“我……家的事？我……”负责人被含愠的大眼瞪得节节败退，早有耳闻拓跋刚的脾气阴晴不定，但没想到会这么跋扈不讲理。

但如果拓跋刚真的罢演，光是那些责难和偿金，便够他革职回家喝西北风，届时确是变成“他”家的事。

“老子我龙体欠安，哪有时间鸟你们？大不了你看要赔多少钱！”拓跋刚的狮吼在后台内震晃，再转身，他像火车头般地冲出后台，将欲哭无泪的负责人抛到脑后。

***真有那么幸运的事，这门竟……然……没有锁！

“嘻嘻嘻。”黎琪忍不住贼笑一番，又觉得自己干么笑得像个白痴，才连忙闭上即将咧到耳际的嘴。

咽下因紧张而猛分泌的唾液，急速收缩的心脏扑通、扑通敲着快八拍的节奏，她兴奋地推开门，情绪激昂得宛若目标拓跋刚就在门的那一方等她。

他刚从后台怒驰奔来，两步并作一步地跨上阶梯，就在快到达楼梯顶端时，忽尔瞄到心爱的马鞍上沾有尘土，于是掏出水柔塞在他裤袋中的领带，弯下腰来以意大利进口的纯丝质表面擦亮他的鞋。

便是此刻，黎琪霍然将门由外向内推，接着动作迅速确实、鬼头鬼脑地潜进来，他本能地应声抬头仰望，正巧门缝钻来一阵顽皮的风，恶作剧地掀开她的短裙，露出她裙里面的大片春光。

几乎是在同时，居高临下的黎琪瞥见他的存在，连他什么都来不及看清楚之际，她已被吓着地尖嗓大叫：“啊……”“嘎？”拓跋刚则是让她既哑又破地喊叫给骇到，惊魂犹未定，紧接着她从天外飞来一脚。

他立即闪躲，却忘了人在楼梯上，而错估了本身所处的不利地形，倒霉如他，随着她的前踩和他的倒退他一个踉跄翻滚下楼梯，然后重重地落至平台上。“哎呀！”这一跤摔得不轻。“鸟啊……”真是标准的祸从天降，拓跋刚不禁唾骂，电光石火间尚不能接受让对方“达阵”成功的事实。

感冒的喷嚏已搞得他够鸟了，现今又多了这一宗，他心情坏透到瘫在地上不想动，直到“敌人”嚣张地吆喝传来——“不要脸的大色狼！”做贼的喊捉贼的声音总是特别宏亮，黎琪出声斥责。她高站在原位以防此变态有啥不轨企图，起码门就在她旁边。

“不要脸的大色狼？”这略带沙哑的鸟声音好耳熟，令人记起那朵鸟“黄花”恰查某，拓跋刚仰眼眯向攻击者……“咦？”这浮躁的低嗓，和前卫骚包的发型与黑色皮革的身影好眼熟，好似中午那烂死人阿飞，尤其那金光闪闪、瑞气千条的耳环和手镯教她看得刺目。

楼台上的黎琪定下心来瞧仔细。

这一眯一瞧，两人不禁气血沸腾地伸出手指着对方，再动作一致地张

着嘴巴啊个不休。

“是你？”拓跋刚淬地用两肘撑起上身，她现在的模样和先前的狼狈大相径庭，但张牙舞爪的悍样，化成灰他也认得，闷烧的“活火山”于是隆隆作响。

“是你？”黎琪也异口同声地惊叫。

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拓跋刚顿然坐挺身子大咆：“你这鸟女人，你鸟腿长呀？没事踢我干什么？”又骂她——鸟！黎琪跟着大哮：“你这‘楼梯之狼’，姊姊我是为民除害，踢你算是便宜了你。”“楼梯之狼？我是楼梯之狼？我做了什么？”拓跋刚宏亮的吼声，适巧测试国父纪念馆内的回音效果。

“你存心站在下面，偷窥女人的内在美。”黎琪想都没想便顶撞。

“偷窥女人的内在美？”拓跋刚提高嗓门，食指转向自己的鼻梁。“我？”
“没错，就是你，大色狼！”黎琪双手插腰，双脚与肩同宽地瞪着他骂。“我就说嘛，天底下哪有那么好康的后，这门随便一推就开，原来……”“原来什么？”随便的是门又不是他，关他鸟事？“原来是你故意要留缝的，然后人站在下面守株待兔，等着就是像我这种貌美的兔子进来，好满足你变态的偷窥欲。”黎琪自以为拆穿他的西洋镜，洋洋的表情好不得意。

“貌美的兔子？你？哈，你当天下没女人呀，我要是偷窥你，那我才真的是变态咧，我……哈啾……”拓跋刚气得七窍生烟，好端端的一句话让喷嚏给煞住，他肝火燃得更炽。

“活该。”黎琪幸灾乐祸，岂料接着也打了个喷嚏。

想想，两人登时又指着对方大叫——“原来是你（你）把感冒传给我？”语毕，两人再度同声吼着：“你（你）干么学我说话？”那么巧，他俩互睨了下彼此，不想又是一起破口大骂。“谁学你（你）说话来着？”喏？这样不行。两人对睨了好几眼，暗中观察对方的动静，冷不防仍是同时叱出相同的话。“我先说。”喔哦，这么有默契？两人不信邪，虎咻咻地交眈着，结果竟又冒出一样的话——“凭什么让你（你）先说？”“你不仅爱跟踪，连说话都爱跟屁，小狗。”拓跋刚做鬼脸，这会儿总算抢先她一步，连忙用她下午临走之前的话来堵她。

“谁跟踪你啊？臭水仙？”黎琪两指拉下眼眉回敬他。

“总比你‘黄花’好。”拓跋刚拧眉，无名火又烧了起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‘手下败将’偷窥狂，还想打架呀？”黎琪昂着下巴促狭。

“手下败将？偷窥狂？你……”经她再三提醒，拓跋刚蓦然发觉他现在的位置着实不错，能浏览一些不该浏览的“风光”，粗暴的怒嚷陡降为嘲弄的哼笑。“不过是朵发育不完全的‘黄花’嘛！”他见过比例好的长腿多到可以排成树林，但她玲珑有致的视线居然漂亮得让他目不转睛，甚至想摸一把……倏地窜入下腹的热流令他诧异，他不解，他仅是瞄到她两条腿型了，体内的冲动怎会反应得如此激烈？“什么发育不完全的‘黄花’？”对于他语调中的调侃，黎琪感到莫名其妙，顺着他玩味的视线看回来，她尖叫地想打自己的嘴……不，是掴他那张笑得很淫荡的嘴，但得先掩住她可恶的大圆短裙，和收紧并拢张开的双脚。“啊呀——色狼，你这不要脸的臭阿飞。”
“唷，‘黄花’也会害羞呀，我道你适才是在邀请我欣赏咧！”情势急转直下，拓跋刚亮着占上风的谑笑，站起身朝她走去。

“谁、谁邀请你欣赏啊？变态！”黎琪全身烫得像只煮熟的虾子，可是输人不输阵，她仍旧叫嚣着：“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再靠过来，不然……我就要

叫罗……”“是吗？这里应该不是你进来的地方吧？”拓跋刚阴笑地走向她。

“我……”小辫子被人逮到，黎琪登时气馁，被他迫得频频往后退。

“叫呀，你快叫嚷，刚好叫警卫来抓个正着。”拓跋刚好整以暇地将她逼到墙角，猿臂一伸，恰巧把她困在其中。

瞧她缩成那副小媳妇样，竟激起他的……怜惜？怪哉？她给人的感觉为何会如此多变，而且是浑然不同的风貌？鸟咧，科是在混淆他的视听嘛！

“你……不要以为……我不敢。”佯装勇敢地瞪着他，战栗的声音已经将她出卖，冷汗也不争气地溢满前额。

她一直记得他不矮，但是这么鼻息交流的贴近，倒叫她愕然感觉他比她想像中的要更高、更壮。

她不是没接近过高壮的男人，在她周遭就有一狗票的异性朋友，却没有人给她像现在透不过气的压迫感，使她初次产生男女有别的惊骇。

“叫呀，黄花小姐。”拓跋刚好笑地催着。

上回与她交战，又是大雨，又是乱发，他根本看不清藏在球帽下的真正容颜，现在她脸上的彩妆虽被“香”汗淋漓弄得“花容失色”，但仍看得出来她其实长得相当清秀呢！

尤其那双晶灿有神的眼睛，恍如两颗上等的黑曜石，骨碌碌地披露出她特有的慧黠，已糊掉妆的小圆鼻头使她看起来很俏皮，绑着缎带的马尾，更透露出她的年轻，涂上印地安红的丰润朱唇微启，完全瞧不出平常的犀利毒辣。

他忽然很想知道，它们尝起来的滋味是否也似那般香甜可人，随即他又甩掉这荒谬的念头，玫瑰多刺，荆棘也多刺。

“你要我叫，我偏不叫。”他吐出来的气全喷在她的颊上，他的肩和胸宽得让她看不见前方，他健硕的身躯几乎全靠在她的身上，让她……怪不自在的，怦然的心较刚刚作贼的当儿还要急促，她感到通体发热。

“真有原则啊，黄花小姐。”他为再赢得一城而粲笑。

“那当然，还有喔，本姑娘的芳名叫黎琪，不叫‘黄花’。”她提臂抵住他的胸脯，好拉开两人的距离，并制止他继续和她“三贴”。

“离奇？我还离谱咧！”拓跋刚哈哈大笑，原来“黄花”有个滑稽的名字，和她有配。

“你少没水准，人家我是黎明的黎，安琪儿的琪。”黎琪唾骂。

拓跋刚的笑声不断，他厚实的胸膛跟着节拍震动，然后借由她的掌心传电到她的神经系统，惊撼了她的心。

她倒抽一口气，吓得将手收回来。

“离奇？离奇？离奇！”中间支撑的梁柱消失了。拓跋刚整个人立刻瘫向她，还把头赖在她的颈窝里笑。

“黎明的黎，安琪儿的琪啦！”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和他大有默契，黎琪就是明白他叫的字眼不对。

“哈哈……”拓跋刚笑得说不出反驳的话。

“你——重死了，快起来啦！”他呼在颈上的热气，点燃她心中不为人探知的某一处，烧得她欲火焚身，方寸大乱，未曾有过的悸动令她失措，她只好用愤怒掩饰不安。

“偏不。”她赧涩羞答的娇样煞是动人，拓跋刚蓄意靠得更近。

“臭阿飞，你别压着我，你好重……”黎琪试着推倒他，不知情的人倘

是听闻见他俩的谈话和暧昧的姿势，笃定会想歪。

“我臭？”拓跋刚不动如山，放肆地以鼻尖贴着她裸露的肩膀一路上嗅上她的发顶，还不时讪笑，恶意地发出用劲吸闻的声音：“你就香吗？”鸟咧，她是很香，她的头发有洗发清的花香，肌肤里有爽身粉的清香，两者融合为一体的甜香，正风起云涌地撩拨他的遐思，本来仅是开玩笑的动作，竟一触燃烧为火的言语，她虽然瘦，却仍不失软玉温香的诱人效果。

“嗯……香……”他的鼻尖像着了魔似地从她的发顶垂落至她的眉心，浓重的喘气声透着稠腻的欲望。

“你……走开……”如果他只是想唬她，那么他办到了。

她不知道男人的力气可以大得骇人，她的换气在他的箝制下，全变为没用的蠕动，而且无论她将脸躲到哪一边，他都会马上尾随贴近。

“别动！”他几近耳语的命令她，话中是他惯有的不耐。她的抵抗无疑是诱引两人间更亲密的摩擦，造成天雷勾动地火的效应，使他不自觉地锁紧她的腰，觅住她的唇，忘情地吻着。

“嘎……”黎琪顿时傻掉，空白的脑子彻底呈现停滞状态，只能任他予取予求，越吻越深，越吻越烈，甚至当他吮住她的舌时也没法反应。

鸟咧，这是她的初吻？拓跋刚总算觉察到怀中人的不对，他不甘愿地离开她，只见她目瞪口呆，瞳孔涣散，俨然受到很大的惊吓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拓跋刚失笑地张手在她眼前上下晃，她的表情令他不知该为自己的技巧感到高兴或……悲哀。

她一眨也不眨，依旧僵硬得有如化石。

“喂，离奇？离谱？你不要吓我？”拓跋刚抓着她的纤肩摇晃，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，看起来再怎么样粗勇，仍是脆弱得不堪一吓。

“呃？”黎琪的知觉逐渐复苏，眼底亦慢慢拼凑出拓跋刚的影像，接着她忆起适才自作聪明对她做了什么“好事”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拓跋刚气恼地又问了一次。他不晓得自己为何会吻到欲罢不能，而让场面险些失控，如此贪恋的情绪完全超乎他所能接受。

“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”这是她给他的回答，然后她歇斯底里地拿起皮包朝他乱敲乱打。

“喂，你发疯啦？喂？”他一手护住头部，一手尝试阻止她。妈呀！这鸟女人是吃铁牛运功散长大的吗？她在包包里藏石头啊？“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”她的叫声犹如跳针的唱片。

“喂，你住手，再打就要出人命啦！”他被她打得哇哇叫，在忍无可忍之际，他揪住她的皮包。

而她居然在这时候松手，在夺门而出前，用尽全部吃奶的力量推他一把，这作用力加上他扯皮包时的反作用力，再配合完美的地心引力，形成了一股“去”势汹汹的后坐力，紧跟着是拓跋刚震耳欲聋的惨呼和自由落体的摔撞声。“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碰！”余音袅袅，国父纪念馆的回音设备果然做得不错。

***“哎呀……呀呀呀……”一阵阵凄厉的哀嚎声从七圣总部的“天玑”阁内传出。一身水蓝长衫的水柔忍不住调侃躺在床上耍赖的拓跋刚——“谁教你趁我不在的时候偷溜，这是报应。”她左搓搓、右揉揉他扭伤的脚踝，然后用力一扳。

“痛、痛、痛、啊……”拓跋刚喊得杀猪。当然，他只有在同伴跟前才

会流露出孩子气的一面。

“痛死你活该，你这臭小子，为了去捧你的场，我还推掉了两个约会耶！”班杰明不客气地在水柔刚刚扳的地方打一下，拓跋刚登时哇哇大叫。

“对嘛，要翘头也不提早通报，害我兴冲冲地从非洲赶回来。”“瑶光”王佑鑫巴掌接着落在同一个位置，唇红齿白的脸笑得可贼了。

“痛呀，水柔，你看他们啦！”拓跋刚护住受难脚，赶紧向水柔求救，他没躲起来治疗是错误的决定。

“你们就别再闹他了。”水柔好笑地继续为拓跋刚上药。

“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才把臭小子宠坏了。”班杰明说着又出手击了一下拓跋刚的后脑勺。

“幸亏伊恩被花郁国的国事耽搁不能来，否则有你好受的。”儒雅的“开阳”霍旭青故意用名副其实的“一阳指”使劲按在拓跋刚背上那块最大的瘀青上。

“哇呀——”拓跋刚吃痛地从床上跳下来。

托黎琪的福，害他从楼梯上一连摔下来两次，他毕竟不是钢铁制的，所以造成了脚扭到、投保千万美金的小指头骨折、下巴被踹成乌青、身上外加大大小小敲红打肿的紫瘀，搞得演奏会不取消都不行，更惨的是还他成为“七圣”伙伴们的笑柄……呜呜……他好命苦。

“你们这些黑心肝的家伙，看我跌得这么严重，不但不安慰我，反而落井下石，你们算是人吗？”拓跋刚喘吁吁地叨骂着，愤慨的眼神一转，三八地抱着坐在一旁始终不吭声地超级美男子大叫：“不是时焱好。”“天权”时焱仍是沉默，但和煦的笑容表明了他的中立。

“时焱是懒得理你。”王佑鑫啐道。

“好在你的脸没花掉，不然你还有什么优点去吸引女人。”霍旭青揶揄。

“喂，老实招来，你这身伤摔得挺诡异，真的只是不小心从楼梯上栽下来那么单纯？”班杰明呵呵呵地靠过来。

“是呀，我也很怀疑。”王佑鑫感兴趣地搓着手。

连水柔、时焱和霍旭青亦洗耳恭听地瞅着他，可是他怎么能说呢？这一讲开来，他在“七圣”中的地位不就更低落？虽然他现在已长得和他们一样高，但除了水柔，这些常仗着年纪比他大、头发比他长、脾气比他好的“哥哥们”日后岂会放他好过？铁定动不动就翻出来糗他！

“真的是我不小心而已嘛。”不说，不说，打死也不说。

想到他从黎琪手中扯下来的包包里。有照相机、皮夹和证件，照相机镜头破损的部分，应该是害他变成“小花狗”的肇端，皮夹里面穷是只有几张国父大头照的钞票，倒是那些证件……嘿嘿，他要的资料应有尽有，等这群死没良心的损友散去，他就能透过“七圣”的情报网将她祖宗八代查得清清楚楚。

黎琪呀黎琪，你陷我于窘境，这梁子咱俩是结定了。

第三章

黎琪快快不乐地将老爷车开出修车厂，撅高的嘴直吐牢骚。

“都是那只色狼阿飞，要不是他非礼我，我也不会仓皇逃跑时把皮包弃在现场，连带皮包中的照相机也落到那个家伙的手上……”这下毁了，赖以生存的照相机就此与她分隔两地，黎琪不禁心如刀割，接着她想到——“啊——那相机内的底片，有几张是我好不容易抢拍到钟姓玉女红星怀孕的镜头呀！”痛不欲生的苦楚顿如赛洛玛台风席卷而来，她看见一张张的钞票由眼前飘远，但是更糟的尚在后头……“惨啦，忘了皮包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和驾照……”她惊呼。“臭阿飞该不会找上门吧！”免惊，免惊！“绝对不可能，阿飞又不会飞，从那么高的楼梯跌下去，没有摔死起码也断一、两条腿或几根肋骨，所以短时间内我‘理当’很安全。”不过，一想及那犯冲的鬼煞星居然夺走了她的……初……吻“呜……我不要活了。”黎琪抓紧方向盘呼天抢地。

她的初吻耶，她特别小心守着护着，无非是想把它完整地交给未来的老公，如今竟被她最恨的人夺走，她怎能不喊冤？而在她今早听到“拖把刚”取消演奏会的消息时她是更呕了！

“真是偷鸡不着蚀把米。”黎琪懊恼地槌着方向盘，老车立即发出哐啷的抗议声。

“对不起。”黎琪赶快转动方向盘，将冒着噗噗黑烟的老车插入车队。

“拖把刚呀，我总算领教到你的难缠了，你真该改名叫‘扫把缸’才对。”黎琪嘟囔，老车咳了几声以示关注。“幸亏我‘眼线’多，据这五千元的‘密报’说，拖把刚偶尔会出现在台北东区那家看起来最豪华、最热闹、最大间的‘天崩地裂’PUB，我有预感，一定可以在那里碰到他。”“拖把刚你不要跑，我马上到。”黎琪信心满满地哼道，仿佛对方已是她的囊中物。

总算目标就在前方——啊哈！“LUCK，LUCK”。黎琪狂喜，不远的五十公尺处正好有个停车位。

她眉也飞、色也舞，不料一部抹借抹得晶光闪耀、体积比她的老车大上两倍多的黑色复古型跑车，像只猎食的黑豹猛地转弯和她迎面扑来，眼见就要撞上，她不由得边踩煞车边尖叫——“啊——”说时迟、那时快，唧地一响，跑车敏捷快速地歪了头，然后钻入她原本相中的停车位。

挥掉一头冷汗，黎琪科不敢相信，大太阳下竟然会发生这种事？“啊——”她将盛怒化为狼嚎。

她气愤地下了车，冲到恶霸的黑车前叫阵，她今天倒要看看这么恶霸的人长得是啥款？“你有胆就给我下车！开进口车就了不起呀？车大就可以耍帅吗？”她用她的脏球鞋踢着靠近驾驶座侧的那扇门。

这了不起、耍帅的车主正是拓跋刚，当他从后照镜中瞄到怒火冲冲跳下车来的膘悍身影时，都不得有喊声上帝——熟悉的狗脸球帽和运动衫，以及破牛仔裤与脏球鞋，这粗鲁的凶女人，不是‘离奇’会是谁？鸟咧，遇到她总没好事，倒是她吻中的青涩令他……回味无穷，不过她推他下楼梯的大逆不道得先算算。

“喂，把你的臭鸟脚拿开！”他刷地推开门斥道。

“咦？不会吧？这声音……”可惜黎琪赶不上验证，人就被车门碰飞了出去。

一台摩托车恰好朝她冲过来。

“啊——”摩托车骑士惊呼，他没想到好端端地会冒出一个人来给他撞，

由于事出突然，两人又仅差一臂之距，慌乱紧急下，他根本来不及煞车……
“啊——”完了，完了，黎琪只能眼睁睁地瞪着来车惊叫，整个过程仿佛她自己摔过去让人家撞……刹那间，她感觉到车体与她擦身而过，有人在千钧一发之际拉了她一把，紧接着她跌入一堵雄伟的怀抱里，对方身上温暖的体温和轻微的皮革味使她惊魂渐定，听着他的心跳，她忽然不想离开这个安全的怀抱。

“喂，鸟女人，你要赖到什么时候？”拓跋刚似笑非笑地调侃着，却也暗自庆幸还好没让她受到伤害……慢着，他庆幸个啥来着？资料上说此女人乃专门揭人隐私的狗仔队耶，比他最诟病的鸟记者还要惹人厌恶的鸟狗仔队，莫怪乎他俩天生犯冲，水火不容。

“哎呀！”晴天打来一记霹雳，黎琪似触电般的往后弹跳一大步，她不敢置信地眨着圆眸瞪着面前的男人。“真的是你？你只是下巴乌青、小指包石膏、既没断腿断肋骨更没死！”

臭在了，臭在了，她不想离开的胸膛居然是臭阿飞的！

“可不是嘛，让你失望了！”拓跋刚勾着含谗的唇角，他正打算去 PUB 溜达一圈后就上她家找她雪耻呢，孰知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

资料中说她最近盯上“拓跋刚”，倘若她发现她苦寻不着的神秘人物就是他，不晓得会是什么样的喷饭表情？“那辆黑色霸王车是你的？”晃眼之中历经两次劫后余生的怨恨，霍地翻涌而上，黎琪怒指适才肇祸的根源，不过导火线仍是眼前这一棵庞克的巨树。

喔，勿忘，尚有“失身”和“挟持”她的照相机之恨！

“是呀——”一说到他的车，为人“父母”骄傲便抖了起来，他夜郎自大地拍拍他的宝贝，“怎么样，很漂亮吧？”“漂亮？”她差点被它害死，他要谈的却是它的“美貌”？“对啊，它的特征在于叶子板与车体分离，四轮传动轴全故意裸露在外，还有……”拓跋刚兴致勃勃地掀开前车盖。“你看它的 V 型六缸引擎、三千五百西西，每小时的极速达到一百一十七哩。”“那又怎样？”她只听过“叶子媚”没听过“叶子板”。

对她来说，这车头狭长凸出好似大麦町的嬉皮车，清一色承袭主人的怪异和骚劲，真是什么人开什么车，但那不是她要讨论的重点，她要说的重点是——鬼啦，被他这么一打岔，她忘了她要争的是什么……不过，她倒满讶异火爆浪子也会有如此天真孩童的一面。心弦无来由地被拉紧，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在心底里发酵，可她来不及分析，他已拉着她往车内探去——
“当然不一样，你瞧！”拓跋刚滔滔不绝的兴奋表情，一如小学生在炫耀他珍藏的弹珠。“它有赛车式的仪表板、四速自排系统、动力方向盘，并附有安全气囊和 ABS……”他拉里拉杂的讲了一堆专有名词，她是有听没有懂，但那个“赛车”和那个“安全”却点醒她本来在和他“研究”的课题。

“哈，我想起来啦！”黎琪甩开他的手，同时赏了他一个耳光。

空气瞬间凝注，熙来攘往的人和车，仿佛全止于停格的画面，尴尬的氛围里燃着呛鼻的火药味。

唉！乐极生悲。拓跋刚万万料想不到黎琪会选在他防备最疏忽的时机出手，他勃然发飙。“鸟女人，你干么打我？”换作平常，当对方侵犯到他脸部的范围，他可能不管敌人是男是女，恐怕早已出手反击，但今天他为什么对她特别？他自己也百思不解。

又骂她那个字……“你……你……才是鸟男人呢！你以为车有‘ABS’就能乱钻吗？”黎琪亦不甘示弱地飘回去。若非昨天在国父纪念馆对他所做的反击的“运动”过于激烈，以致她手脚酸得抬不起来，否则她会再免费附赠十“拳”大补贴。

“是‘ABS’。”女人就是这么没知识，拓跋刚厌恶地撇撇嘴。

“我管你什么‘ABS’！”黎琪恼羞成怒。“你害我险些被机车撞地！不要以为你车贵、豪华就能抢我的车位！”他还抢了她的吻……不过这点她可没有勇气凶出口。

“你还有脸叫？是谁救了你的？谁规定这车位是你黎‘鸟人’的？”拓跋刚也毛了，疾言厉色地吼着。

笑话，这块地当初是他家捐给政府盖马路的耶！

“你才没脸叫咧，你逆向行驶，欺压善良百姓，而且车位是我先看到的。”黎琪振振有词，他救她是应该，没必要向他道谢。“还有——你给我听清楚，本佳丽叫黎琪，不叫黎鸟人。”“佳丽？我看是‘痲痲’吧！疮痲的痲，痲疾的痲。”他快被她笑死了。

“哇……臭阿飞，你才生疮痲、闹痲疾咧！”黎琪则是快被他给气死了。

“唷，翻脸啦？”现在的场景是不是和雨天的计程车上类似？所谓君子报仇、三年不晚。“车位你先‘看到’又怎么样？昨天看到这车位的人就比你‘先’，你想想，这样加一加便有多少人比你先看到这车位？”“呃？”黎琪愣眼，这话她在哪儿听过？“如此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吗？”拓跋刚斜斜瞄着傻住的黎琪。这个鸟白痴，她没事启着一张鸟嘴让他想尝她……原本的怒焰当下泄掉一半。

“你……”想起来了，那是她抢坐计程车时损他的对白。可恶，这死阿飞记性那么好干什么。“你……到底有没有王法？”“开玩笑！中华民国讲的是宪法，自己没见过面，还好意思嚷那么大声。”拓跋刚嘲笑。

“你……无赖！”黎琪说着巴掌又打出来。

拓跋刚岂会让她再得逞？他扬手接住她的柔夷，举止轻松自若，但紧蹙的眉间却凝聚着慑人的杀气。

“我警告你——”他龇着牙。“不要再有如此无礼的动作，下次，我不会因为你是女人而减刑宽待。”“彼此，彼此！”黎琪怕得打颤，但仍虚张声势地正视他。这几天她要谨慎小心，门户要关紧，免得变成社会新闻中的其中一件。

“你最好记住。”她在他的威吓之下还有种顶嘴？哼哼，有趣，胆识不小嘛！拓跋刚阴戾的眼底掠过一闪即逝的欣赏。

“你也是。”黎琪嗤鼻。

“我会的，黎、琪。”拓跋刚扯着一边嘴角，笑得莫测高深，接着他甩开她的手转身锁她车门。

“谁怕谁？”不知为何，黎琪觉得他话中有话。

“对呀，谁怕谁？”拓跋刚抚着爱车又说：“顺道一提，我希望我出来时，我的车依旧完好无缺，连一块小泥巴也没沾上，否则……”他俏皮地眨着一眼。“你信不信我找得到你？”说完，他蓦然将她揽进怀里热吻，在她尚未回神时，他又悻然放开，转身进入“天崩地裂”PUB。

“死阿飞、色狼、色鬼！”黎琪半晌才喘过气来，但他早已不见踪迹，害她只能对空狂叫干脆跺脚。说来惭愧，两人数度对决，她至今仍不晓得他是

何方神圣，姓啥叫啥作啥，是不是通缉要犯，有没有前科？但他显然已和她肚内的蛔虫建立良好的邦交，竟一语道破她脑中盘算的坏事。

“糟了，忘了向他讨回身份证和照相机。”重要证件在人手上总是多了分顾忌，这万一她在他车上刮了几刀，真被他找上门来索赔，那……但不做些什么表示，她又心有不甘，在数分钟天人交战后，她决定——“臭阿飞，你说的是‘一块小泥巴’又没说是‘一堆大泥土’嘿。”她抓了几坨安全岛上的泥土，撒得他整个车身都是，才满意地拍去手中的灰尘、笑看自己的杰作，然后大呼痛快地开走自己的车，浑然不知他的身影早已悄悄地烙印在她的心坎里。

***光听“天崩地裂”PUB的名字，你不难想像它的创意起始于一部颇为叫座地电影。

由于面积广、地点好、音效佳、品质优、设备新、消费又不高，故在短时间内便成为许多人士受去的休闲场所。

不过别以为谁都能自由进入，你得先通过守卫保镖的把关，至于审核的标准，全凭他大哥的高兴。

饶是如此，大家仍趋之若鹜，光看门口天天排到老过远的队伍，就可见一斑。

“哇喔——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哩！”黎琪抱着向丁沛阳借来的照相机，仰望约有三层楼高、状似真火山的大门，不禁吹出赞叹的口哨。

瞧那围着火山蔓延垂下的红黄有色灯泡，忽闪忽灭，宛若爆发窜流的熔岩，配合不时发出的轰隆声，很能达到一定的效果。

“妈呀，酷毙了。”黎琪叹为观止。

一进PUB内，视线豁然开朗，一共三层的楼面，单是一楼地表少说也有个三、四百坪，挑高的室中心则是另一座立体火山，火山表面另嵌着好几台不断播着舞曲的大电视，其精巧的排列，使在场的每一位无论在什么角度，均能欣赏到银幕上的画面。

“啊，啊，啊！”黎琪犹如黎姥姥进大观园，圆睁的双眸看得目不暇接。

这一流的空间，一流的灯光，一流的享受，炫得人眼睛都花了。

“鸟咧，光是赚这些茶水钱，就够老板卯死了。”黎琪唾弃，随即吐舌。

“呸，我怎么又说那个字？都是被死阿飞污染的。”对啦，她刚才见他走进这里。

“不会又碰到他吧？”她蹙嘴思索不到两秒钟便推翻这个想法。“不会，我才没那么倒霉哩，这儿那么大，可是照相机和证件要怎么办？还有那个底片……”算了，先办正事再说，若她找到“拖把刚”，紧接着滚滚而进的财源能够她乐呵呵，谁还会在乎那女星大肚子的照片和多买一台新相机？不过挺可惜她不能等在原地，观赏他看到车时的表情，要不然她倒可以免费帮他拍照留念。

好啦，好啦，回到正事，别老惦着他，先想想“拖把刚”会藏在PUB的哪一个“洞”？“嗯，去找吧台的酒保问，那儿的八卦最多，也是最好的情报交流站。”她的许多前辈的“头条秘辛”便是发掘于斯。

嘿嘿，八卦情报，头条秘辛，债务偿尽，重振杂志社，我来罗！

***嘈杂的人声、嘈杂的乐声，拓跋刚规律地摇荡挟在手中的调酒业，标准熟稔的动作自有一分落拓不羁的倜傥洒脱，在微朦的光影下，那排拉风的耳环随着他身体的移动而闪出耀眼的光芒。

他喜欢来这儿，这儿是他的休憩栈，调着代表不同心情的鸡尾酒，接受不同女人频频递送的秋波，聆赏不同的音乐曲风，使他的思绪能够彻底沉静、放松。

尤其这两天，他常觉得心田处被一条莫名的线给牵绊住，令他原来就易爆的脾气益发变本加厉，他虽将其归咎为感冒所引起，但隐约有个声音告诉他不是，而他刚刚故意整“男人婆”的那一吻，似乎反倒整到他自己，益发把那分紊乱挑出。

“先生，请问……”一个脏背包甩上吧台，跟着有人坐到他面前的高脚椅，东张西望的眼神像是在寻人。

“喝什么？”他没有分大多的注意力给对方，横竖会坐过来的，不是想喝他的调酒，就是想和他调情。

激昂热门的音乐继续击出强烈的节拍，使每个人的声音在乍听之下都显得有些失真。

“我想请问这位大哥，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……”那人仍在转眼探望四周。

那？这降二度的女低音很耳熟！拓跋刚猛地抬头，对方游离的眸子也正好落在她性格的俊脸上。

“啊——是你？”真是冤家路窄，他刚刚还在想咧，哪个女人家会这么粗鲁，果然除了“黎鸟人”，别无分号。

“啊、你、你、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黎琪失声大叫，差点从椅上跌下。天呀！该说是和他有缘或有怨？怎么两人到哪都能遇着？夺吻之恨霎时涌起。

“我在这里工作。”她变化多端的表情令他发噱。

“喔——怪不得你每次都穿得那么骚，原来是在‘这种地方’工作哟！”黎琪慢慢爬坐回椅子上，蹶着的嘴角尽是讥诮，她实在不愿意但又不得有承认，他前卫的装扮在此处虽不算突出，却算是最惹眼的。

“什么叫骚？什么叫‘这种地方’？你这鸟人到底有没有品味啊？”看！她就是此等气人的好本事，害他想跟她平心静气说句话都没办法。

“哈！哈！你那叫品味？哈！”黎琪皮笑肉不笑。

“别笑得那么难看，小心把我的客人都吓跑了。”拓跋刚冷言相讥。

“你的‘客人’？嗟，你以为这家店是你开的呀？”她的大牙科都要笑掉了。

“哼哼。”没错，这店是他开的，但让她当他是爱作梦的酒保也无妨。

“怎么，没话说了吧？”黎琪当他的沉默是认输，不禁仰着下巴，抿着丹唇露出得意洋洋的笑。不知是灯光的缘故，抑或是心情的松弛，他蓦然发现她的下巴其实长得非常精巧，俏秀的面孔虽称不美丽，但她晶莹剔透的皓眸总是引住他目光的停留，而她的笑如蜜般的甜，甜得教他忆及她唇内的生涩，那熟悉的灼热再度灌入血脉，他很讶异地自己竟然对一个见面就吵的“男人婆”有邪念！

“算了，不跟你吵，冲着你刚刚喊我一声大哥的分上，我就请你喝一杯。”拓跋刚挑起一边的浓眉，试着借由调酒来冷却滚烫的欲望。

“谁……喊你大哥来着，那是我把你误认为别人，所以才……”黎琪拉不下来的嫩脸羞成猪肝红，撇撇嘴，她唯恐他反悔似地马上再问：“你真的要请我喝一杯？”鸟为食亡，现下暂且与他休兵，所有前嫌和烂帐待吃饱后

再来讨也不迟。

“你想喝什么？”他怎会有这般矛盾的感觉？分明不当她是女人，却又觉得她无形中所流露出的帅劲很迷人。

是的，她和其他女人不一样，一般称赞女人的“漂亮”、“柔媚”、“什么国和城会倾啦”、“什么月儿会不敢出来之类的形容词全不适用于她，倒是“帅”字就能把她的味道诠释得很好。

“我想要喝……”她的笑颜立刻灿亮了起来，但随即又如夕阳西下，紧接着，她长脚往椅柱的横杆上一站，两手撑住重心地往台面上放，然后眯着怀疑的黑瞳，尽可能地倾身靠向他。“你不会乘机在里头乱加东西报复我吧？”“我是那种小人吗？”拓跋刚俯身与她缩短距离，满脸全是无辜的笑，暗地里，他将她身上特有的爽身粉夹杂着洗发精的馨香窃入肺腑……喔，他爱死这个鸟味道……嘎？他适才说什么来着？爱吗？他提到“爱”吗？鸟咧，那场鸟雨真把他淋疯了……“你保证？”黎琪看着他近在咫尺、一张一合的唇瓣，陡地想起十几分钟前才遭它们侵犯，心中的小鹿骤地乱撞，她的粉颊跟着潮红。

“喂，拜托，我免费请客你还挑？”他八成是酒精闻太多，见她微晕的桃腮可人得教他也发晕了。不知哪里发癡，他赫然希望她不是狗仔队，那么他们就会……慢着，他想权哪儿去了？他们才不会怎样！

“呃……好吧！我就以君子之心度你小人之腹。”她饿得可以吞下一头牛，但仍得费力假装很勉强接受的样子。“不过，是你求我让你请的喔！”“是，我是求你。”女人唷，你给她一分颜色，她便开起染房来罗。

“那你不能好人做到底，顺便求我让你请我吃顿饭？”黎琪得寸进尺、犹如绕口令地说。

呀？拓跋刚这下子是完全被她打败了。

第四章

没见过吃相这么恶猛的女人。“你是饿了几天啊？”拓跋刚咋舌，资料上对于她所经历的家变交代得清清楚楚，她赚来的钱大抵全拿去还债，难怪她瘦得像衣索比亚难民。

“好吃，好吃，”黎琪塞了满嘴食物，口齿不清、答非所问地猛点头，看得拓跋刚只有拼命摇头的份。

终于，她打了个不雅的饱隔，才斜偎在椅背止挺着微胀的小腹，发出愉悦地呻吟。

“哇，好舒服呀！”“不吃了么？要不要我再叫份薯条？”他觉莞尔，这是他俩巧遇以来，第一次融洽相处超过十分钟，而造成融洽的原因全是她的嘴巴一直没有空。

“不行啦，再吃下去肚子就要撑破了。”黎琪举手投降，倏地她又肃着脸，然后神秘巴拉地向他勾勾玉指，好似要对他透露什么大机密。

拓跋刚很自然地将脸凑过来，她于是很小声地在他耳边问道：“剩下的我可不可以打包回去当宵夜？”“没……没问题。”拓跋刚啼笑皆非，她真是

他见过的最不像女人的女人，一般女孩子嘛，多少会留点给别人探听，她却连基本的假装一下也不会，率真行教人招架不住。

也许是这分率真，让他觉得和她在一起很轻松，他可以跟她大吵叫骂，不用烦恼她会被他吓哭，或一会儿要求他绅士地帮她开门，一会儿希望他礼貌地替她拉椅子。

“谢啦！”现在尽管她吃饱喝足有力气了，但是吃人嘴软，况且人家又其中之一她来这么棒的包厢，吃这么棒的餐饮，那就大人不记小人过，继续与他维持暂时的友谊，“你确定你翘班带我来这里，你们老板不会骂？”“不会，”这句话她不晓得问了几遍，他干么骂他自己咧？两手往椅背一伸展，说道：“别再缠着拓跋刚，你只是在浪费时间，他不会让你拍照的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她问得很顺口。

脸一沉，他没好气地开炮道：“我最痛恨媒体记者，我讨厌他们一有风吹草动就大肆捕风捉影，更憎恶他们以捅人疮疤为瘾、揭人隐私为乐，而且愈臭愈烂的愈爱。”因此他从不和他们做朋友，像这样与黎琪交谈已属天方夜谭。

“你讨厌他们干我找拖把刚什么事？”她其实听得不是很专心，刚吃饭的脑子通常会有些钝钝的，还有手中的这杯果汁太好喝了。

“我不是‘拖把’是‘拓跋’……”他白了她一眼更正道。

“噗——”慢着！一口果汁从她嘴里喷出，她惊诧地问：“原来你就是……”“我……”正当他暗叫不妙，自露马脚时，她已又惊又喜地咄咄叫：“你是‘线民’对不对？不然你怎么知道我在找他，我要拍他？哈哈，那敢情好——”她侧身凑上眯是贼兮兮的眼，隔着茶几再问：“你开价多少？”“你对‘他’了解多少？”他未作正面回答。

好险，他差点以为麻烦上身了。

“我说了你会告诉我他在哪吗？”交换条件，素来是骗取消息的高招。

“再见。”拓跋刚不受威胁，开门逐客。

黎琪立刻冲过去关上门，转身以背脊顶着门板叫着：“我说，我说。”能屈能伸也是干此行的必要条件，兼之倘若只须说说又不用花半毛钱就能赚到消息，她何乐而不为呢？于是她将所闻娓娓道来：“他的音乐天份举世闻名，走的是古典略带流行的路线，笔下创作出来的曲子更是老少皆宜，并经常被好莱坞拿来当作电影主题曲和配乐，光是他得过的奖项就能写满好几页的篇幅，他的演奏CD和卡带，往往广告才上市便已被乐迷抢购一空，称得上是近代奇葩，但是……”“哦？”拓跋刚抬眉坐下，一般有但书者，下文大多与上文内容相抵触。

“但是他的脾气嘛，说好听点是特立独行，”她随着坐到他对面。

“如果说是不好听呢？”既然有“好听”的当然就有“难听”的。

“我觉得那叫标新立异、唯我独尊、古怪暴躁，所以才会每次都和媒体有肢体上的冲突。”奇怪，这倔个性怎么越说越熟悉？“谁说我……”他标新立异、唯我独尊、古怪暴躁？明明是媒体烦人，人家早餐吃啥干你们鸟事？人家高兴洗几分钟澡也能鸟上一篇，你们不赚无聊吗？拓跋刚暗暗替自己辩护。

傲人的才华和外貌及传奇式的家世与背景，命中注定他要成为媒体酷好追逐的一颗星，不巧他这颗孤星偏不鸟出此锋头。

“你凶什么凶？那不能怪我们呀？要怪就怪大家爱看啊，何况公众人物

的存在，本就是为要取悦百姓。”这男人怎么翻脸不认人？哈！她就说嘛，难怪她方才骂起来感到又熟又顺，原来臭阿飞的死德性和拖把刚的倔个性如出一辙。

“鸟咧！”他的存在是为他自己，谁跟她去取悦百姓？“鸟什么？我敢和你打赌，拖把刚铁定是个七老八十、发秃齿落的小老头，所以才会故作神秘不愿拍照，谁晓得他是不是仗着拓跋家的雄厚财势，和‘七圣王朝’的壮大背景，买通和欺压报社把他形容成英俊潇洒的小伙子。”她连珠炮似地发表个人见地。

“七老八十？”这倒新鲜，他年轻且力壮。“发秃齿摇？”他浓密的头发只是剪得很短，他牙齿好得还得过美齿宝宝。“买通欺压？”他巴不得利用此狠狠步命令媒体滚得远远呀！

“不然你想，多少人抢着上报、上电视，他却坚持不露面？”黎琪被他步步高升的问句逼得节节倒退。

她不甘心地又说：“可见他不是心里有鬼就是变态，因此我才要掀我的底牌。顺便发点小财，嘿嘿！”黎琪兴致勃勃的粉脸随着微俯的上身向他靠去，“我说的没错吧！

敢不敢和我赌？”“如果你输了呢？”他岂会着了她这点激将小伎俩的道。

“你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。”黎琪没有思考便说。

“很好，我会记得你欠我的约定，可惜我不和狗仔队的人打交道。”他退后一大步，避免嗅觉神经受到她的干扰……受干扰？他哪种女人香没闻过，就不信黎鸟人的涩苗味能对他产生多大影响！

“狗仔队有啥不好？”短暂的友谊果然禁不起考验，黎琪激愤地从椅中跳起来，不过他说“欠的约定是什么？”“它在新闻媒体上所扮演的角色，就好比古代帮衙门抓犯人为生的‘赏金猎人’，又好比现今专作埋伏的警探，如果没有我们的存在，老百姓哪来那么多娱乐？”“别太自抬身价，狗仔队不过是一群靠人家私事、丑事来赚取己利的投机分子。”拓跋刚不耻地道。

“我们才不是投机分子呢！”黎琪气得顿足。“你知道我们有多辛苦？”他当然不知道，所以黎琪觉得有责任让他知道，其实狗仔队真不是人干的，她叫噤哩啪啦不给他反讽的机会，斥道：“为了猎取镜头，我们要与当事人斗智斗勇，得在艳阳下晒成人干，或在冷风中冻成冰棒，一无所获，或辛苦拍来的照片卖不出动是家常便饭，衣服湿了再干、干了再湿，要耐渴、耐累还要会憋尿，有时甚至躲在不是人待的地方，一守不是好几天。”“活该！”拓跋刚并未被她的长篇大论感动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黎琪没想到他这么不受教，恼火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“英国黛安娜王妃的死，你可有印象？”拓跋刚刻薄冷嗤。

“这……”狗仔队的追逐导致王妃车祸身亡是不争的事实，造成它在大众眼里沦落成罪大恶极、永不得赦的地步。“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我……”她试图辩驳。

“没什么好说的。”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拓跋刚扭头开门便走出包厢。

拜托，这男人怎比女人还难伺候？不过一言不合罢了，竟然说走就走？黎琪愣了愣，连忙追上去。“喂，你别走，你还没告诉我拖把刚在哪儿呀，喂……”可惜她腿比人家短，等她快步尾随跟出PUB外时，他已驾着呛人的跑车扬长而去，留下呛鼻的白烟朝她致意。

***暗室的门砰地向外飞开，接着是黎琪欣喜若狂地蹦出来。“嗨呵，……宾果，哈哈！”“这么开心？你统一发票中了头奖啊？”丁沛阳关掉炉火，脱下围裙。“汤我帮你热好了，菜放在电锅里保温，等会儿忙完别忘了吃。”平常他都会趁婚纱店不忙的空档，跑到她这租来的六楼顶层违建小公寓，为她洗手做羹汤，免得她又以泡面果腹。

“先别管那些菜和汤——”黎琪兴奋地将刚洗好的照片摊在屋内那一百零一张、用餐兼办公的木桌上。“阿沛，你快来看。”“怎么，你拍到刘德华的出浴图？”丁沛阳打趣地捋过脸来，入眼的是几张一望便知是由后方取景偷拍的半身照，里头男主角的硕背占去泰半的画面。

“比那个更够看。”黎琪笑得合不拢嘴。“记不记得我之前提的报上那张价值好几万的模糊照片？”“你说的是拓跋刚那张？”丁沛阳想了想。

黎琪颌首，一双明眸早已笑成弯月状。“那你还记不记得我告诉你，我觉得臭不可闻阿飞很眼熟吗？”“你……你是说……他就是……”丁沛阳动了下脑筋才将她说的话串联起来。

“没错。”黎琪拼命点头，指着桌上的证据。“我特别向那位前辈借底片回来放大，还花了我一万元耶！不过现在不是心疼的时候。经过我部分放大处理的结果发现，照片里的人无论是发型、穿着均和那个阿飞很类似，尤其是这个镯子……”青葱玉指转向比着一张手臂的特写。“看到没？这上面的镯子和阿飞戴的那只差不多，所以说……嘿嘿……阿飞就是拖把刚，拖把刚就是阿飞！”她皱皱鼻咕哝道：“臭阿飞，居然骗了我那么久。”“这年头打扮前卫的人很多，或许是巧合。”丁沛阳没她那么乐观。

“但能集‘很多’巧合于一身的机率有多大？更何况这么奇特的手镯。铁定就是传言中象征‘七圣’地位的信物。”呵呵，她足以媲美名侦探柯南了。“怪不得那天和阿飞谈到拖把刚时，他的语气和他用的第一人称……哎——我怎么没有早点发现？”她慧黠的黑眸中闪着希望的光芒。“我只要跟住他就等于跟住了‘七圣’，说不定我还能借以掀开这个神秘组织的面纱，真是一举数得呀！”“可是，……”丁沛阳的CALL机响了，他垂眼瞄了一瞄。“店里找我，我该回去了。”拿起椅背上的外套，他不忘叮咛。“你不要乱来，听到没？”“不——会，不会！”她不会“乱来”，她会“有计划”地来。黎琪对着他下楼梯的身影挥挥手，然后钻回房间换下运动睡衣，打算再去“天崩地裂”PUB继续守株待兔，她相信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！

咦？门外有声音，嗟，八成是丁沛阳又想到什么没罗嗦完的，所以再蜚回头叨念她，于是她边套上T恤边走出房说：“我不是讲了别担心嘛，你就不要……”埋怨的话语卡在喉咙，大门口是多了个人，但不是丁沛阳，而是打开的“金石”——拓跋刚，他正洒脱不羁地倚在门框边，脸上是他惯有的狂狷表情。“你不时去PUB闹场，还要我别担心？有没有搞错？”“是你？”此话俨然是她遇到他时的基本问句。

“可不是我，哼，‘某人’自称是我的密友，天天去PUB逢人寻访我的芳踪，你建议一下吧！我该拿这位‘密友’怎么办？”先前属下向他呈报，他尚不在意，但当此种“寻人启事”持续不断一星期，他就不得不出面了。

“嘿嘿。”密友某人笑得颇贼，当初她找他纯粹是想问出拖把刚的下落，不料误打误撞，人家恰巧就是正主儿，这样也好，至少熟人好讲话，姑且原谅他未表明身份的罪状。

“趁你提出办法前，借问一下，这‘黍清椎计士’是什么鸟啊？”他好

奇地用大拇指比比身旁那扇门上几个以有色胶带贴成的字样。

“那是依我爸名字命名的‘黎清杂志社’啦，因为我最近比较忙，所以没时间将掉下来的笔划补上……”慢着，她干么向他解释？瞪起眼，她凶巴巴地问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也不对，她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为的就是逮到他来拍照，如今他自个儿跳来投网，她可不能白白将他放生……跋扈的态度立即化作软腔软调，黎琪八面玲珑地陪笑。“我的意思是——见到你真好。”礼多必诈，拓跋刚当然不会傻到以为她突然转了性，他挖苦地睨着她刚刚因他的打扰，而穿到一半忘了的上衣。“你虽不介意袒胸露乳，但是我的眼睛却很介意遭受荼毒。”“袒胸露乳？我何时袒……”甫按捺的怒火刷地窜回脑际，黎琪出口正欲痛骂，却因不自觉地探上来的两手，摸到的是光滑的皮肤，她不由得一愣，随即面红耳赤地用手护住春光奔进闺房。“啊——”她气呼呼地跪在床前捶床板低斥：“可恶，死‘拖把’，本姑娘要不是有求于你，非把你从六楼一脚踹下去。”想来再不甘心，但为了那五斗米，她也只好折一下小蛮腰，站起身，她整好衣服，再用左右两根食指将嘴角往上拉，才堆着僵硬的笑走出来对他柔顺地说：“荼毒你的眼睛是我的不对，你请进屋坐。”“哦？”拓跋刚掀眉，他还道她跑去拿菜刀呢，足见真的有诈！他倒要看看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不过不须她请，他早已大刺刺地踏入她的巢，藐视的眼神在晃了一圈后，又配合藐视的口吻批评着：“鸟咧！这种鸟地方也称得上是杂志社？”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黎琪登时七窍冒烟，不是她灭自己的威风，五坪见方的小面积，仅有木桌、沙发各一张，两把椅子和一台旧冰箱，委实毫无杂志社起码该有的气派，可是轮不到他挑剔吧！“室内雅何须大？”“好一间雅室唷！”拓跋刚促狭、藐视的目光接着溜到两人座沙发的一只义肢上。

“谢谢，并非每个人都能像你那么有钱，开进口跑车。”黎琪龇牙咧嘴。

当初老爸会租这顶楼违建做办公室兼住家，纯粹是看在它便宜的分上，否则要她这只凡事便捷的懒虫，窝在这步行要十五分钟才有个公交车站牌，附近又连无孔不入的7-11都没有的鸟地方，倒不如直接杀了她比较快。

“是呀！我也觉得我的钱干啥那么多，害我花都花不完，好烦喔！”拓跋刚以三七步杵在室中央，吊儿郎当的模样有股难掩的帅气，本来就不大的大厅因他的存在显得更窄不隆咚。

“烦死你……”活该两字硬被绕了话，黎琪咬咬唇嘱咐自己千万忍住气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就当他是天上飞的乌鸦、水里钻的乌贼、地上爬的乌龟。

“你……怎么找见我的？”“我在国父纪念馆楼梯口‘捡’到的这个皮包‘应该’是你的。”他说着便把皮包朝她丢。

“小心，里面有我的照相机！”黎琪惊慌地跨步抢救，动作虽然狼狈，但幸好它在落地之前接着。

“我警告你别再去PUB烦人，否则我连同被你甩皮包打伤的帐一起算。”拓跋刚变脸，与现下的指控相比，适才他的态度简直叫做“温和”。

“台湾是个民主法治的国家，你凭什么妨碍我的采访自由？”死拖把，翻脸翻得那么快，一点给人家适应的时间都没有，黎琪也火了，刁钻的语气瞬间恢复。

“等你再惹到我，你就会知道我凭什么！”拓跋刚吼完便砰地带上门离开，连同铁皮屋顶被震得轰隆轰隆像打雷。

“这样我就会怕了吗？”黎琪对着门板喳呼。

她当然不会，匆匆抓着相机、钥匙和几卷底片，她快马加鞭地跟了出去。

黑色的徘徊者跑车一如矫捷的千里驹，驰骋在平坦的马路上，两旁的风景也同样的速度往反方向飞过。车内穿着一身黑的拓跋刚，抬眼瞥了后视镜中紧咬着他不入的重型机车，不禁蹙眉漫骂：“那个女人，倒底想跟到什么时候？”先前在车满为患的市区，他是动不了，小妮子便骑到他的旁边，对他示威地笑一笑，如今他可是在人烟稀少的大道，她的两轮斗得过他的四轮吗？他增速，她也增速，几个险象环生之后，连他都不由得为她捏把冷汗，“鸟咧！她不要命了吗？”依徘徊者的性能，甩掉她是易如反掌，只是那就失了玩弄的趣味。他故意放慢速度等她追上，黎琪果然不负所望，两三下便由正后方绕至左翼与他并行，他转头对着她笑。

“游戏结束了，辛苦你啦！”语声甫落，他加了全速。徘徊者霎时如喷射机般地冲出去，很快就不见了踪迹。

“死拖把，敢耍我？”黎琪望着迷蒙的烟屁股怒斥。

随即她盯着路面上约一元硬币大小的红色记号呶道：“好在我是女诸葛，事先趁塞车之际偷偷在你的车后绑了袋红漆，适才我接近你时又顺便把它戳了一小洞，除非你飞上天，否则我看你往哪里逃。想到备在摩托车上的道具终于派上用场，她忍不住哄堂大笑，不过笑归笑，她得在漆滴完前将人擒到，不然接下来的戏码就白搭了。红漆沿途或远或近地落在地表，黎琪一路跟到穷乡僻壤，最后止于一片乱草杂枝的荒野，她只好停车步行钻入草丛间，然后低头拨开长草顺着红点继续走，直至她差点撞到前方的——山？“咦？”她狐疑地沿着山边来回巡察，可是找了半晌，不见再有红漆的踪影，感觉犹如拓跋刚就这么平空消失了！

“怎么可能？”她走回原位，两手摸着山面仰望苍天。“难道他真的会飞么？”这……太离奇了。“或是他会穿山术？”这更离谱，又不是拍科幻片，黎琪不信邪，于是背着相机在附近又转了一圈，但仍徒劳无功，她不放弃地坐在草堆上东张西望，期盼拓跋刚会再次冒出，其间她还胡乱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就这么等着……等着……等待的分秒总是特别漫长，黎琪取出背包中随身携带的瓜子和零食，有一口没一口无聊地啃着，偶尔打发时间地拿起相机，忽左忽右地对焦。

“不会是拖把刚发现我的诡计，故意将漆滴在这儿骗我吧？”她揣测有些可能性，开始考虑是否该继续下去，耳后霍地传来个男低音答覆她——“有这个可能。”“你也这么觉得？”她未经大脑便接着问。

“是呀，不过你在这儿做什么？”男低音又说，沉沉柔柔地，带了些催眠。

“别吵，我在监视……”呃，她不记得有将想的话问出来，且她十足笃定那声音不是自己的，反倒有点像……黎琪登时扭过身，眼前出现的是张似笑非笑的酷样，一头冲天庞克短发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闪着和它主人面庞一样夺目的灿烂，向来尖酸的双唇秉持不变的原则对她说：“说啊，鸟女人，将来这些都可成为呈堂供词。”“哇——”黎琪吓得倒退两大步，手里的照相机腾空翻了好几个筋斗，才有惊无险地重新稳在掌中。“你、你、你何时躲在我的后面的。”跟踪的人反被跟踪，讲开了是很丢脸，但起码她找到他了。

“在你作白日梦的时候。”拓跋刚笑。

话说他从山岩的秘道进入“七圣”总部后十多分钟，保全中心传电向

他请示，有名鬼鬼祟祟的女子在他“玉衡阁”入口附近徘徊不去，是否该派员去处理。不意他打开监视器一瞧，萤幕上的小脸竟是小别不久的黎琪，她好奇多变的神情着实令人发噱，他不禁多看了好几刻钟，甫出另一个出口绕到她的背后，亦是那里他查获到车尾那包红漆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黎琪又退了几步，好减除他无形中累加的压迫感，旋即她记起此行的真正目的，遂抓着快门猛按。

“谁让你拍的？”拓跋刚当场变脸，摇身化为一只残暴掠食的黑鹰，展着巨翅，舞着厉爪朝他扑去。

黎琪哪敢迟疑，急忙护着相机连滚带爬地往旁逃逸，但仍是让拓跋刚攫住了脚踝，她又蹬又喘地叫喊着——“放开我，你这臭阿飞，死拖把……”

“照相机给我！”拓跋刚使劲怒吼，硬把她拉到他的跟前，紧接着他坐上她的大腿，以自身的重量压制她，并抢走她的相机，然后他猝地跳离，再快手打开盖子抽出底片。

“啊——不要！”黎琪歇斯底里地对着他踢打咬叫。“你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臭阿飞，拖把刚，我跟你拼了！”“你疯了？”拓跋刚忿然丢下照相机，继而重复刚才的动作箝制她，只是这次他多用了膝盖夹住了她的下肢，手铐似的大掌则将她的柔夷扣在她的头顶上。

“你以为你是拖把刚就了不起？你凭什么抢我的底片？”黎琪扯着喉咙大骂，死命反抗。

“哦——原来你已经知道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啊！”拓跋刚目露凶光地瞪着她。

“知道了你又有把我怎么样？杀人灭口？”黎琪气极败坏地回瞪他，喘急的胸脯明显地上下震荡。

“这倒不失为个好建议，不过我有更好的方法。”拓跋刚阴鸷地黑眸滑过一丝捉弄。

“你……想干什么？你不要乱来喔！你……”黎琪眼见那张奸诈的笑脸越来越靠近，不禁惊惶地动着身子作困兽之斗。“放开我，你这只烂拖把，坏拖把……”底下成串诅咒的话全被拓跋刚欺上来的薄唇给吞噬，黎琪摆头企图甩掉他的侵犯，他不耐烦地低噪，索性用一手固定她顽强的下颚，随心所欲地调戏玩谑她的幽香，黎琪奋力抗拒，无奈仅是使起伏乱动的上身更贴近他的铜筋铁骨，扒出他暗藏的渴望。他热辣浓郁的烈吻，渐渐缓和她的不驯，她终于停止了挣扎，并开始笨拙地回应，他不禁发出呻吟，拉住她的皓腕勾上他的脖子，再放任自己的双手在她的娇躯上摩拳擦掌，两人亲昵地交换彼此混杂的气息与嘴里的甘泉，顷刻间了顿悟，他想要她，而且不是普通的想要。不！他在心中呐喊，她是狗仔队又缺乏女人味，他怎么可能会受到她的吸引？但是……为何每次促狭她的心情到后来都会变质？“鸟咧！”他赫然煞住排山倒海而来的欲念，翻身坐至她的旁边，懊恼地揪着耸立的短发——他真是被冲昏了头？竟忘了这附近装有隐藏式的摄影机，他刚刚差点免费提供“七圣”伙伴一部有料的三级养眼片。

“你……”黎琪怅然若失地愣在原处，好一会儿才赧颜地屈腿坐起。

“你快走啦！”拓跋刚迁怒地赶人。

“我……拖把刚你太过分了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妓女，娼妇还是婊子？”黎琪越吼越大声，想到她的每一次都丧失在他嘴里，他却是此等污蔑人的态度，忍不住心头一酸，唇瓣一颤，接着失声痛哭。

“你哭什么鸟？”拓跋刚深攒着眉，他压根儿没法将她和“流泪”画上等号，不觉慌了手脚。

“你管……我……我高兴……不行吗？”黎琪涕泪滂沱，颇有黄河泛滥之势，其实她也不清楚自己在“哭什么鸟”，父亲病逝时她都能坚强地未掉一滴泪，而今她……只想哭个痛快！是因为他的“半途而废”，抑或是他恼人的鄙夷……老天，她的心好乱！

“你别哭啦，大不了赔你一台新的照相机嘛！”拓跋刚烦闷地安抚。他怨怪自己干么理她，想哭、爱哭是她的鸟事，他大可拍拍屁股就走。

“那……照片呢？”黎琪抽抽噎噎地问，见他为难不作答，号啕位音拉拔得更响。

“好好好，算我怕了你，再附赠一张照片。”拓跋刚说得不甘不愿。反正他又没说是附赠谁的照片，届时随便一张日本偶像照就把她打发掉。

“那……访问呢？”黎琪呜咽。这人虽然讨厌，但有了他的独家专访，爸创办的杂志社便有重见天日的机会。

“你别狮子大开口。”拓跋刚的脾气立刻烧了起来。

“哇——”黎琪干脆拽住他的衣领，在他的耳边大哭。

“鸟咧，没碰过像你这么番的人……”此结论他不是初次提出，但黎琪才不用他呢，仰着脑袋依旧哭得慷慨激昂，也不管她那么大个儿中关蹲在地上哀嚎的模样有多可笑。

唉，明知她哭到后面几乎耍赖，但那斑斑的泪痕仍是烙伤他的心，他窝囊地搔搔头，泄忿地挥着手嚷嚷——“好啦，好啦！”“真的？”黎琪眨着水汪汪的泪眼，早知如此，她八百年前就该哭声了。

“不准再有什么五四三的要求啊，否则前面的条件一概无效！”为防止她得寸进尺，他连忙补述。瞧她哭得眼红鼻红的丑样，当然没有广告中的“晶莹剔透”，但他保证她若真再开口，他肯定还是拒绝不了……*%¥#“不会，不会。这些就够她卯死了！黎琪也不怕神经闪到，倏地破涕为笑，又不淑女地举起两袖来抹泪，接着她兴奋地拿起照相机，打算给他拍个九卷、十卷，却发现镜头已在双方争执时摔破了。”怪不得你说要赔我照相机……“真可惜，不是我不让你照相。”拓跋刚马上佯装出无奈的脸。想他贵为“玉衡”，岂会打无把握之仗。

“不行，你不能赖掉。咱们刚刚并未限制只是今天。”黎琪赶紧声明，还不忘给他扣上大帽子。“除非你承认你不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再学几声狗吠。”

“好。”一句话，拓跋刚告诉她一个咖啡厅的地址和时间。

“不见不散。”黎琪故意提醒他。

拓跋刚莫测高深地笑着，托起她的下巴，他耐人寻味地说：“有一天，我会让你知道我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。”黎琪似懂非懂地目送他意态狂狷地纵上停在远方的跑车，临去前，她犹能感觉他从后视镜中凝睇过来的诡异眼神。

第五章

黎琪和早已套熟关系的门房大哥打声招呼后，便气鼓鼓地冲进“天崩

地烈”PUB里，好在她有远见，事先打听出谁是PUB的常客，然后与他建立有良好友谊，所以今日这个密报，算是她请客的酒钱没白花。

说真的，皮衣人人穿，但难得有人能像拓跋刚穿出那股帅，让她几乎是第一眼就瞧到他。他站在吧台里与客人聊天，许是瞥到她的出现，他见鬼似的掉头模样仿佛准备开溜。

“拖把刚，你别跑！”黎琪没形象地大喊，也不顾旁人是怎么看她，两条长腿更是迫不及待地奔到吧台前，在急急煞车时又顺手将背包往台面上放。本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孰料最危险的地方仍是最危险的地方，拓跋刚嘀咕了半天才转过身怒吼：“谁说我要跑？脚长在我腿上，我高兴做什么要你管？”他今天应该躲在总部才对。

“你高兴做啥是你家的事，可是你说话不算话又是另外一回事？”黎琪叫嚣。

旁边本来起身要走的俊逸男子，很感兴趣地坐回来盯着他俩瞧，黎琪不禁手指着拓跋刚，然后偏头对他诉冤。“这只拖把让我一个人独自坐在咖啡厅空等了三小时，你说他应不应该？”“不应该，非常不应该。”此俊逸男子就是才被拓跋刚消遣的班杰明，他遭“七圣”同伴陷害，正任职花郁国小公主的保姆。

“当然不应该呀，而且非常过分对不对？”黎琪立即对这附和的美男子打了满分，还有他怀里拥着的熟睡的女孩真是可爱，活脱是尊要人典藏的搪瓷娃娃，莫怪她脸上的呵护教人羡慕，哪像对面的臭阿飞，一点也不温柔。呀！她想到哪儿去了，拖把刚温不温柔干她什么事？“对，非常过分。”班杰明看戏般地盯着拓跋刚阴笑。

“关你屁事要你帮腔？你不果滚吗？”拓跋刚自知理亏，只好绿着脸将气出在班杰明身上。不过他也不晓得是哪根筋不对，越近约定时间越坐不住，浮动的心居然有小男生第一次约会时的慌张，这——太离谱啦，因此他必须到PUB来冷静一下。鸟咧，错就错在他昨天不该答应让她采访。

“喂，你这家伙说话怎么那么没水准？”黎琪仗义执言并转头对班杰明说：“你不要理他，他脾气爆得跟炸药似的，自以为是了不起的音乐家，动不动就摆大架子。”“架子大，那你干么死缠着我？”看她对班杰明比对他友善，拓跋刚的情绪无来由地火爆起来。

“你以为我神经病爱缠着你呀！你早让我拍照访问完，大家不就都没事？”说来说去“公理”是站在她这地方的，不睬拓跋刚的驳词，她伸手和班杰明相握。“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黎琪，是杂志社的记者总编。”“离奇？杂志社？”班杰明玩味地抬抬眉，谁不晓得拓跋刚向来讨厌上报、上杂志什么的，怎会答应让她拍照和采访？可见不是对人家有意，就是对人家有情，看来此大女人有可能成为他的弟妹。“你好，我叫班杰明。”“一个没有名气、不入流的小杂志社。”拓跋刚撇着嘴低喃。

“拖把刚，你说话给我客气一点，什么叫‘不入流’的‘小’杂志社？哪家杂志社是一开始就有名气？”黎琪的雷达耳迅即接收，她光火地插腰大喝，转眼又换上笑脸迎向班杰明。“我是黎明的黎，安琪儿的琪。”班杰明了然地点头，那厢拓跋刚已和她对峙上了：“多咧，我随便一举都有百多本。”

“好啊，有本事你就给我举出一百本。”黎琪也不含糊地拍着桌子叫，在他还不及搭腔时，她美丽的眼睛乍亮地看回班杰明：“等等……难道你就是……你就是……”“是的，我就是。”班杰明点点头，他记起她了，她就是出现在

监视器中与拓跋刚于“七圣”总部外围草地上热吻的“神秘”女子。为了想看拓跋刚的表情，他故意执起她的手背，礼貌性地吻了一下。

“你……这是干什么？”拓跋刚气愤地拨开班杰明的脸又拉回她的手，激烈的反应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
“你这才是在干什么呢！”他怎能挡她的财路？黎琪蹙眉地甩掉霸气的大掌，然后谄媚地对班杰明说：“班先生，你愿不愿意让我为你做专访？”用不着班杰明开口，拓跋刚已厉声拒绝。“不愿意，不愿意，他一百一万个不愿意。”“我又不是问你，要你鸡婆，你姓班啊？”黎琪再度插腰。

“我不姓班一样可以代他回绝你，你不要看到男人都想访问好不好？”拓跋刚也插腰回敬。

“你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当我花痴呀？你自己不让我访问，我访问别人干你啥事，你有病哪？”没见过这种恶人，黎琪真想看爬进吧台K他一顿。

“我何时说过不让你访问来着？”拓跋刚气急攻心，话未经脑就顺口叱出。

“有，不然你干么老是躲着我……慢着，你的意思是答应接受我的采访了？”黎琪不信地瞟着他。

“我……”拓跋刚当场咋舌。

“你什么？”黎琪逼迫。

“我有事先走，你们俩慢慢聊。”班杰明诡笑地抱着怀中人离开。

黎琪哪肯让“摇钱树”溜掉，忙不迭地拿出照相机在后面追着，可惜仍是让他逃脱，她不禁将罪状全推给拓跋刚。“都是你啦！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提高销售率的人，你凭什么破坏？”“我高兴。”拓跋刚也不清楚他是发啥鸟癫，让她去缠着别人不是很好，何苦又将她往己身揽？但为什么见她同班杰明有说有笑时，他心头就是不痛快？“拖把刚你很差劲你知不知道？”黎琪气得都不晓得该如何骂他。

“是‘拓跋’。”他傲慢地纠正道：“你大可不要访问我，也不要我的照片啊！”“你……”黎琪很想说“不要就不要”，偏偏她不行，从前辈和她昨天的经验，她了解“偷拍”是行不通的，据悉他只摔破的相机算是她命大。

“我记得有人打赌说我是秃发没牙的糟老头，也记得有人说跟着我就是小狗，更记得有人说输了肯为我做任何事。”他胜券在握，先前何须快快不乐？“那个……这个……”黎琪哑口无言，刚刚明明是她占上风，怎地一下子局势就逆转了？“我也不要当小狗啦，不过呢，我家适巧缺一个女佣……你看着办罗！”拓跋刚闲情逸致地捧着笑脸支在吧台上。

愿赌服输，黎琪只好认了。

他是不要她当小狗，他是要她做牛做马！

黎琪气恼地将布甩在大理石地板上，想像它是某人邪恶的笑容，再怨叹地拿起布跪下来抹腊，獠高的嘴儿啾啾不休。“猪八戒，明明有打腊机还不准我用，说什么会弄坏地板，骗谁，姑娘我就不信大理石这么不经磨。”吹开遮眼的刘海，她又念；“要不是可借故窥探你的私生活，你道本小姐这么好欺侮？哼，到时若不把你的底挖出来，无就改名叫黎谱。”他甚至规定她穿制服，就是在电影中都可以看到的那种公主领、灯笼袖、短蓬裙、小围裙、白跟鞋，另外得要戴上滑稽的小白帽，制服的颜色还是她最受不了的粉红。

“死拖把，你以为在演‘花花公子’啊？”多变态呀，短蓬裙里头全是一层又一层的蕾丝耶，弄得她怪痒一把的。说到“痒”还真的有点痒，黎琪头也不回地抓了抓小腿肚，又继续专心地骂……呃……抹腊，没一会儿“痒”又来了，这次尚带着冰冰凉凉的感觉，而且此感觉仿佛有长脚，居然会顺着她曲着的腿线慢慢往上，爬呀爬呀过山河地撩高她的裙子……钻进去？“嘎？”她猛地尖叫扭过身。

不意入眼即是个湿冷的黑色球体，紧接着球体下扬起一排除万难利齿，在她仍未掌握状况时，利齿间勃然冒出震耳的犬吠，“汪！汪！”“哇——”黎琪被吓得整个人往后弹坐，就着这一小段距离，她才对准焦距看清楚，刚刚“非礼”她的竟是……一只大狗，真的、真的很大的大丹狗，光是它的前肢就比她的胳膊还粗，她不禁再吓一跳又向后弹的扯嗓大叫——“哇！我的妈呀，狗……狗……”大丹狗显然对她很有兴趣，一双充满疑虑、好奇的狗眼对着她挑来挑去，皱着的眉头仿佛是在研究她，垂下的大嘴左侧哈气的舌头还流着涎，它慢条斯理地举掌朝她高贵地走来。

“救命呀……哈啾……狗……”她坐在地上以两手为脚，屁股为轴，随着它的前进而不断地拖着身子往后退。

“‘老鼠’别动！”一声喝令从大狗的背后传来，拓跋刚威武却含嘲地杵在它的背后，“老鼠”闻讯立刻静止在原地，但炯炯有神的眼睛仍是盯着她不移。

黎琪也不敢乱动，唯恐一个不慎导致它兽性大发，只好与它怯眼瞪悍眼。“快叫它……走……哈啾……”难得拓跋刚的出现让她乐得想抱住他亲。

“‘老鼠’进屋。”他大笑地对着狗说。

“‘老鼠’”一副狗眼看人低的觑她，甫顺从地转身穿过落地窗走到屋外。

“可恶，和你主人一样有大小眼。”黎琪窃骂，抓起围裙掩着连连的喷嚏。

“我以为你喜欢狗。”拓跋刚似乎还沉溺在她前一秒钟的落难相，一张笑歪的俊脸毫不掩饰地挂着。他有点混淆，她的衣服、帽子和许多东西上面不是都有狗的图案吗？“我喜欢啊，可是我对狗……哈啾……过敏。”黎琪站起身，狗似乎也对她过敏，从小到大，狗见到她均不怎么友善，唉，这世上既爱狗却又怕狗的同伴不知多不多。

“噢？我有没有听错……哈啾……那只‘大’狗叫‘老鼠’？”“是呀，它刚出生的时候的确像只小老鼠呀！”拓跋刚伤脑筋地抱着狗，敛眉的神情和那只大狗还挺类似的。

“拜托……哈啾……哪有人给狗取……哈啾……‘老鼠’的。”黎琪忍不住笑出声。

他身后的电话响了，但他并没有动，仅是老神在在的看着她笑，她也继续笑了老半天，才猝地意识到他是在等她去接，因为接听“应该”是女佣的事。她连忙砰砰砰地跑来，再越过他拿起听筒，结果那当然不是找她，她将听筒递给他，“你的。”拓跋刚既不用手接，也不用肩夹，只是把耳朵、嘴巴附上来，然后就嗯呀好呀地和对方聊了起来，那她要怎么办？放手或不放手皆两难。

“你的听筒。”黎琪蚊声暗示他。

他非但充耳不闻，反而使个眼色叫她拎好，这实在……好一个大男人，连举手之劳都不会，又不是残废——她在心底咒骂，真想拿电话敲他，她在肚子里早把他敲上千百遍。

“喂，坐下来。”他向她勾勾指头，再对电话那头的女人说：“不是，我不是在和你说话，我是在跟‘我的’‘女佣’说话。”“死拖把，你有种别落在我的手中。”黎琪低语。由于角度的关系，她不跟着坐下来也不行，初时她尚与他有一臂之遥，随着时间的累增，她只好越坐越近，越坐越没品，到后来都快赖到他的肩上了。但那样拿久了还是会累呀，她于是频频换手，时而跷脚顶着肘，时而挪着身体的重心，就这么十分钟，三十分钟、一小时……她不停地瞄着墙上的欧式挂钟，就不晓得这男人怎会那么长舌。

“是，好，这样啊……”拓跋刚对着听筒说，贼贼的眼尾一直没放过黎琪的一举一动，其实彼端早就收线啦，他纯是故意在逗她。可能他有无人知的虐待狂吧？他爱看她气唬发呕的模样，辛呛得就像后劲十足的麻辣火锅，愈吃愈香愈上瘾。终于，整她整够了，他向嘟嘟作响的听筒说：“再见——”话声未落，黎琪已等不及地摔上电话。“妈咪呀，我手酸翻了。”“是吗？我帮你揉揉。”拓跋刚信口接道，并执起她的纤腕。

“好啊……”黎琪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还很自然地指挥：“对……就是这样……上面一点……下面一点……用力一点……再用力一点，嗯，很好……”水柔进门时恰巧听到这暧昧的声音。

两层楼式的度假型别墅里，回旋着水柔悠悠柔柔的娇笑声，她一身雅致的淡蓝和灵秀的柔美，与屋内深具拓跋刚个人庞克色彩、前卫型色调的现代感装潢和家具成强烈的对比，她粉肤的白皙和旁座拓跋刚的栗棕，也似一副构图强烈、刚柔对比的静物画。

她边拆掉拓跋刚手上小拇指的石膏，边瞄着一旁还在打腊、却显得有点心不在焉的黎琪问他：“就是那女孩？”“我不懂你什么意思。”拓跋刚装傻。

“不诚实喔，你在‘玉衡阁’出口和她二硫碘化钾（KISS）的带子，我们全欣赏过啦，连远在花郁国的伊恩都收到拷贝。”水柔溺爱地捏捏他的鼻头。

“鸟咧，你们……那个是……”古铜色的面庞居然发热。

“啊，脸红了，好可爱唷！”水柔用两手掬着他的双颊猛摇。

“我哪有！”拓跋刚因羞反怒，他会脸红？怎么可能？不想让黎琪看到他在水柔跟前毫无形象的一面，他出言支开——“喂，你不要再看了，先去做别的咧！”“可是你不是说晚上以前要完成。”用鼻孔想黎琪也晓得是在叫她，毕竟没有人会对水柔那样的美女用这样的口气。

“我叫你先去做别的，你就去做别的。”拓跋刚恫喝。他其实也不想赶她离开视线范围，她现在翘着臀部以膝盖爬行的姿势，撩人得像只狐狸的野猫，若隐若现的底裤，随着她抹腊磨圈的动作在层层叠叠的蕾丝中晃上晃下，性感觉上人无法自持，要不是有水柔在场，他难保不会做出逾矩的事，而这项认知令他深恶痛绝，坐立不安。

“去就去嘛，你凶什么凶？”黎琪顶嘴作鬼脸，站起身，本欲上二楼擦他早先交代的窗户，随即又觉得太便宜他了，谁不明白他撵走她的目的，无非是想与水柔独处。

“偏不如您意，哼！”她沉吟，于是扭身转向厨房，这替客人和“主人”奉茶，乃女佣应尽的职员，既可气他，又可顺便就近听听他俩在谈什么、做什么，以免心里老是挂着十五个水桶，七上八下。

“她很勇敢嘛！”水柔瑰丽的韶颜中满是嘉许。

“勇敢？她简直凶得一塌糊涂！”拓跋刚并不苟同。

“我倒满欣赏她的，也只有她这种个性能容忍你的坏脾气，况且你不觉得她和你很像。”水柔不是瞎子，岂会见不着他突然放柔的眼神。

“她和我像？别开玩笑罗，我哪像她那么水准低，你少乱扯了。”仿佛感悟到水柔的话中话，他有丝腼腆。

鸟咧，腼腆耶，多没他的格呀！

水柔笑则不语，黎琪此刻从厨房捧着两杯茶出来。

“请喝茶。”她说，站在一旁不动似乎又太明显，因此她一会儿端壶来倒茶，一会儿拿糖果，一会儿献水果，里里外外，忙得好不乐乎。私底下，她脑子里直转——水柔是什么人？他为何能和她笑得那么开心？他们好亲昵喔……他让她摸他的脸，人家是楚楚可怜，我哪能跟她比？比？她跟水柔？她干么跟水柔比？笑得开心、动作亲昵、关系非浅是他俩的事，她为啥要死不活的？话虽如此，何以刀感到纷扰难耐、万念俱灰、心脏绞痛呢？鸟咧，她该不会是——嫉妒？“呸呸呸，要去刷牙，我说话怎生和拖把刚那般气质？”黎琪吐舌。

“我该走了，你的伤大致痊愈，不过先别急着练琴，多放几天假，也好和‘人家’培养一下感情。”水柔软声细语地轻拍拓跋刚的脸。她可是把黎琪的魂不守舍全瞧在眼里唷，所以说呀，这一对“未来”的恋人是男有情、妹有意，但尚处在“萌芽期”，若再添些“生长激素”，远景定是一片光明，这点她有十成十的把握绝不会看错，而她的出现，恰好扮演“生长激素”的角色。

“不是你所说的那样啦！”拓跋刚自是知道她说的“人家”是指谁，不巧此话又是当着那个“谁”说的，不禁急着辩白，毕竟他对黎琪的炽热感受是爱是欲，他自己都不甚了然，何必无故落人口实？水柔不用他，反正她已仁至义尽。

拓跋刚懊恼地对水柔搔着头。“我们是……”“我该去忙别的了，‘主人’。”黎琪却知道那话中的“人家”是指水柔自个儿，她酸溜溜地瞪他一眼，然后上楼去擦玻璃。

“你……”他张口错愕，不懂为何要向她解释他和水柔的关系，他今天肯定是吃错药，要不然自始至终的表现再会一再失常？他忍不住看着镜子自问，这真的是他吗？黎琪千辛万苦地从床上爬起，那根死“拖把”，第一天上工就把她操得全身酸痛，害她昨儿半夜“窥视笔记”才做一半便已不堪倒地，故此无法再偷偷闪进他的房里，为他偷摄几卷“拖把”沉睡照，今日只得继续当苦命的女佣。

“臭男人，姑娘要不是因为没拍到你，早放火把你的屋子给烧了。”她唧唧呀呀地抬手举脚穿好制服，再哼哼嗨嗨地移步去敲拓跋刚的房门。

“砰砰砰。”虽说随便动一下，骨头就跟快散了似的，但她依旧敲得很“尽力”。

“你昨天嘱咐我今晨十一点钏再叫你起床，我偏要九点就把你挖醒，看你能奈我何？”黎琪沾沾自喜地等待他的怒咆。

孰料静候多时，不聆房内传来任何预期的叫骂，她好奇地转动把手，门应声打开，宽阔的卧室登时让她大起牢骚——“真是没天良，这家伙的‘深闺’就比我住的公寓要大好几倍，早知弹钢琴、画几颗豆芽菜便能赚那么多钱，当初拼命也要去念音乐系。”但见里面的装潢设计仍是高鲜的色调，

然而彩度最浓的呢，该算是超大双人床上“玉体横陈”的拓跋刚。

“哇噻，好一幅秀色可餐的‘壮男就寝图’。”这使她记起早餐尚未吃哩。

认识他这么“久”，还是初次观瞻到他一直藏在皮衣皮裤底下、与史瓦辛格不分轩轻的肌肉……或者称作“肌块”较为适宜，和着窗外流泄时的辐射线，他的皮肤褐亮行令人遐思。就不晓得他胴体上下唯一让被单遮住的重点部位有没有穿？“呃……我怎么想歪了？”两朵云霞爬上黎琪的嫩颊。“这等香艳的画面岂能独享，应该拍起来分散各地广结善缘，否则可惜了滚滚财源。”狗仔队的“出场因子”立刻发酵，反正这也是她乘机来当菲佣的目的，嘿嘿……她当下跑回房里拿出偷渡进来的照相机，又火速跑回现场，才在对焦，男主角翻身，她忙不迭地将相机藏在背后。她可不愿再和他重演上一回的相机争夺战，特别是见过他的肌肉之后，她现在有点庆幸那天他没出拳揍她。哇，犹见乎她先前多狗运……“嗟，怎把自己比做狗？”“谁？”他懒洋洋地偷眯着眼瞧她。

“我——”是你妈啦，她撇嘴窃骂，语气却佯装谦卑。“我来问你等会儿要吃什么？”“水饺。”又是慵懶的嘟囔。

事实上彻夜未眠，水柔的话教他不得不思索自己对黎琪的看法，可是磨了一晚仍理不出头绪，反倒有越理越杂的趋势，而她的鬼头鬼脑使他想瞧瞧她葫芦里要玩啥把戏。

“水饺？喔——好。”奇怪，那被单是养的吗？要不无论他怎么乱动，它都仍覆在原地？黎琪扼腕。

“下次，我会把照相机摔烂。”临关门前他说。

黎琪愕然，赶紧抓着相机逃亡，藏妥后，方迅速冲到楼下的厨房水饺，她打的主意是先软化巴结他的胃，再乘机说服他“乖乖”当她的模特儿。包水饺或吃水饺对她来说均不难，但剁馅儿和调味就非她专门，不过好佳在这些不用她烦恼，因她在厨房门口环视的结果，“似乎”没看到基本的资料，“哈，巧妇难为无米之饺，非关我不包。”于是她“很不好意思”地跑去拓跋刚的房间问：“厨房里没菜可以包水饺耶——”“冰箱——有现在包好的。”拓跋刚有点烦恼地皱眉说。

黎琪又跑回厨房，找了半天，其他的英雄菜是有，就是不见水饺的影子，她只好再跑上去问他。“没有啊！”“冷冻库呢？”拓跋刚埋着头，烦躁的声音从被单中轰出，看来他欲睡个回笼觉是有点奢望了。

“早说嘛，谁会猜到它放在冷冻库。”黎琪再跑下去，总算找到了水饺，她突然想到拖把刚要吃几个？五十？一百？嗯，还是问清楚比较保险，免得了又借题发挥，再上楼，她已气喘吁吁地问：“你要吃几个水饺？”“五十个！”回答的声音逐渐发怒了。

黎琪感到委屈，她又不是存心高兴这样跑一跑去，他凶什么凶？“哼，嫌我罗嗦？我就故意装笨把你给气死，到时爱怎么拍你的尸体就怎么拍，我看你还神气什么！”其实她也不须故意装笨，因为她向来是远庖厨的那型君子，昨日的餐点是拓跋刚的管家负责的，而拓跋刚大概想玩死她，管家从今天起开始放年假，至于她昨日以前的餐点，不是丁沛阳包办，就是在外边便当店解决，所以接下来的锅子在哪里、水要加多少、几时放水饺、几时捞水饺、用什么捞，她都得再跑一趟询问得知。最后她煮出粘锅又带焦味的水饺时，拓跋刚终于忍无可忍了，他火爆地跳起床套了条运动短裤，又火旺地冲了下楼来，再火盛地摔锅摔匙，然后动作纯熟地煮好两盘完整无缺的水饺。

他一直没有说话，怕自己一开口就想宰了她，那会让他失眠的头更痛。

他呼噜噜地吃着热腾腾的水饺，黎琪一点也不惭愧地与他同桌一起吃，他已气到无力和她争辩，暂且就随她，反正要算帐还不容易？约到半饱时，黎琪谄媚地诡笑着。“拓跋兄啊，你不觉得咱俩这么有缘，应该互相帮忙、互助合作吗？”“我吃饭的时候不准讲话。”拓跋刚连着筷子拍上桌。

“叫那么大声干么？”害她吓两跳，死拖把，真想把滚烫的水饺汤往他脸上泼，但为顾全大局，不能的伤他的脸，起码得熬到今晚偷拍成功以后再说。

“有话等你整理完高尔夫球场的那块草坪，我们再来讨论‘合作’的问题。”拓跋刚画了一块大饼堵住她的嘴。

这么说是真有帮助罗？好吧！好女不跟裸男斗，看在他赤裸上身让她养眼了这么久，先饶他一命吧！

第六章

“哈啾，哈啾！”黎琪忙里偷闲地躺在进口沙发中，一双长腿直直地跷在沙发的扶手上，对着电话的听筒打了几个喷嚏。电话那头，丁沛阳立刻操心地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“没……哈啾……事。”她捏着不通的鼻子，拭去流个不止的鼻涕。

“又过敏啦！”丁沛阳关怀的情意，透过电话线传进她的耳里。

“老毛病了，你又不是……哈啾……不知道。”黎琪只有一张嘴，又是喷嚏，又要忙着报平安，偶尔还得靠它辅助一下呼吸，颇有那么一点辛苦。都是死拖把刚，要她清这扫那的，鼻子才会抗议。

“出门在外，多注意自己的健康，饭要记得吃。”丁沛阳叮咛。

“会的，会的，”黎琪笑。在拖把刚家，她做得最尽心、最努力的便是吃，其他家事则是能打几折，就打几折。

“你这次‘盯梢’什么时候OK？”丁沛阳问。

“很难说耶，这次的‘目标’挺烦人的。”想到拓跋刚气势凌人的嘴脸，黎琪不禁不起扁嘴。

“小心安全啊！”说到安全，丁沛阳的心便开始乱跳，他紧张地问：“告诉我，你不会有危险吧？”“不会啦——”黎琪大笑，该担忧有危险的应是拓跋刚。“对了，阿沛……喂，喂？”奇怪？电话怎么突然切掉罗？黎琪嘀嘀咕咕地把听筒放回去，这才看到电话断线钮上按了一只大手，顺着大手看上去，是条裹在皮袖中的壮臂，然后是宽肩，然后是那张才在她脑里萦回过的酷颜。

“你倒满会享受的啊？”拓跋刚的愠目停在她撩人的大腿上。

“色鬼。”黎琪暗骂，连忙将脚抽回来站正身，并把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拉一拉，看能否将它拉长些，“我不过是坐一下。”“坐一下？我让你来我家是请你‘坐下’的吗？”拓跋刚怒形于色的吼着。她刚刚打电话给谁？阿沛？是她那位多年的“密友”吗？她和他说话都见她笑得那么开心过，可见她和那个阿沛关系非浅吧？资料上不说，那男的常在她家出入吗？“你凶什么

凶？大不了你看电话费是多少钱，我付给你就是啦！”黎琪暴躁的性子也拗了。

“我凶？你说我凶？好，我就凶给你看。”一股妒意油然而生，他激愤地将电话扯掉，再将整个电话举起来摔在地上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不可理喻！”黎琪盯着那摊碎片，气得想拿桌上装饰用的地球仪砸烂他的头，好瞧一瞧里面装的是不是熔岩。

“要你管？”拓跋刚咆哮。

“谁管你呀，我可警告你啊，电话是你自己摔坏的，你别想叫我赔一毛钱。”黎琪也跟着大小声。

“你……”他在嫉妒她和别的男人调情，她介意的却是钱……鸟咧，他在嫉妒？“一毛钱？这么多的家事你做不好，东西你倒帮我打破不少呐，敢问小姐那些要几毛钱？”“这……这……你就不要叫我做那么多呀，相对的东西我也会少打破一些嘛！”黎琪说得天经地义。

“我若不叫你做那么多，剩下的家事谁去做？”这是什么谬论？拓跋刚咽住气反问。

换成其他人，他早一拳让他们滚蛋。她耸耸肩膀，表示不清楚，只要不是她就好商量。

“当然还是你做，难不成我做？你以为你是来度假的吗？”拓跋刚怒飙。

“不是，我是来做牛做马的。”黎琪讽刺地回嘴。

“如果你没自信把这份工作做好，大可不必勉强，反正我又没强迫你非揽这差事，而且……”拓跋刚雷霆稍减。“我们‘合作’的事也尚未讨论到，所以谁也没吃亏。”“不勉强、不勉强……一点也不勉强，怎么会勉强呢？”明知他是故意“有可能”答应拍照的事，但黎琪仍是拒绝不了这个诱饵，强硬的态度摔地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腰很自然地就卑躬下去。真——恨哪！

“很好，看来我俩达成共识。”他就料到此招有效。

“对，有共识。”她不得不陪笑。

“那太好了，我相信你高尔夫球场整理完了吧？”拓跋刚仰首得意。

固然这么做对不起那些未谋面的老人家，但黎琪在心里头仍是把拓跋家的祖宗骂到了第三十八代。

“烂‘拖把’，一天内要把那么大的高尔夫球场整理好，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了，现在又要我先上完琴室地板的蜡，分明是要我晚上在球场上搭帐篷嘛！”黎琪细声地数落。

骂归骂，该做的事情依然要做，为了博取他的“合作”，她万般无奈地跪在地上磨呀磨。“冲着他的霸王肌肉，非想办法弄到他的清凉写真集不可。”这二十坪见方的隔音琴室里，除了一架百万大钢琴和钢琴旁便于他写作的书桌，与占了半面墙，放琴谱的壁柜，并无多余的摆设，因此跌跤滑垒起来应该会比较容易成功……念及此，她磨得更用力。“要整我是吧？姑娘我就让你称心如意，帮你和水柔制造机会，将地板的蜡抹得又厚又滑，让你就算没住院也起码要摔断一条腿。”怪了，这个机会为何“制造”得毫无快感？反倒有些……怅然郁闷！

“嘻！”坐在钢琴前作曲的拓跋刚，虽然听不清楚她一个小时以来没止过的喃喃自语，但用指甲想也知道绝对和他有关，且内容必属不佳，而她又是努嘴又是地皱鼻的丰富表情，令他忍不住噗哧窃笑。

“喂，你不会做家事也该有常识吧？先把书柜的灰尘清一清，再做地板

的工作，由上至下嘛——”他蓄意挑剔。“以后啊，谁娶到你谁倒霉唷！”“呜——”黎琪愤怒握拳低鸣了一会儿，才挤出笑脸迎向他。“是。”他偏过头吐舌暗唾。“要你瞎操心？横竖那个倒霉鬼不会是你。”“是，还不快做？”拓跋刚要吼不吼地刺激她，难得她有求于他，倘若不趁此机会杀杀她的锐气欲待何时？不过讲真的，他挺不习惯这么安静，即使是他当初警告她在琴房里不能出任何声音，然而有她在却鸦雀无声的感觉，有若麻辣火锅中少放了麻和辣。

“是。”是你的庞克头啦！黎琪假笑地从地上爬起来。妈呀，她真的是用爬的，跪了一小时的腿筋全部都在抽。

“动作不要拖拖拉拉的，高尔夫球场还在等着你呢，”拓跋刚瞄着她以几近痔疮发作的走姿扶墙跪起，嘴角不由是隐着幸灾乐祸的笑意。

“是。”凶啥呀凶？慢一分钟高尔夫球场又不会跑掉！

没错，外面多的是目标，她何必巴着他不放？只是此事现阶段已衍成原则问题，她主要是在生气，她不能教他看轻，走了就等于向他认输，这会是她无法忍受的大耻辱；另一方面则是个性使然，她素来是一不做二不休。

“记得不准有声音啊！”拓跋刚酷着脸说。谁都知道琴房是他对禁区，包括清洁他也向来不假旁人之手，会让她进来，他自己也很意外，可他就是想叫她伴于身侧——这个念头叫他颇有惊悚，所以得寸进尺拿了半天，他写的五线谱上的音符始终留在原位。

“是。”黎琪捺住咬他的冲动，踩上小椅子用鸡毛掸子扫去上层的灰，细细的尘埃立刻钻入她敏感的呼吸道，跟着鼻腔有了反应。

“哈啾……啊！”猛个大喷嚏害她脚底踉跄，眼看就要从椅上倒栽葱，她本能地顺手往前一抓，这一抓非但没有稳住重心，反而连同手中抓到的东西一起跌下，乒乒乓乓落地的书籍和一张张犹如雪花乱飘的手稿，场面洋洋大观。

“哎唷，痛呀……哈啾……”她忙护住被继续掉下来的书行着的脑袋。甫在沉思的拓跋刚也被她最先的那个喷嚏吓到，滑之下的笔不在五线谱上留下长长的一条线，并将纸戳破了一个洞。

“啊……啊……”拓跋刚愣眼瞪着受损的五线谱，还来不及骂她，紧跟着她便摇摇晃晃地在椅上表演特技，他才想伸出援手，混乱已经接踵而至。为免被坠落物击中，拓跋刚只好快脚跳开，总算一切“尘埃落定”，他瞠目发指狼籍的现场。“鸟咧，我的手稿……”这些手稿除了他本身的作品外，其中不管他远从国外高价购得收藏的贝多芬、莫扎特等名人之原始稿件，故此他心疼的程度不难想像。

“对不起……哈啾……”黎琪这回保证，发誓不是有心的，她强忍痛得快裂掉的屁股，不停地向他鞠躬道歉，不料又是一个大喷嚏，把地上的手稿再度来个大风吹，漫天飞舞的纸张再次蔚为大观。

“你故意的是不是？”拓跋刚凛眉怒吼。

“我……不是故……哈啾……”黎琪起身想帮忙，孰知跟着出来的喷嚏，掀起了另一波乱流，一道黏稠的鼻涕还恶心地沾在稿纸上。

“鸟咧！”拓跋刚气急败坏地拎着她，丢到远端的琴椅上坐妥。“拜托你别动，就好。”“我真的……不是……哈——啾！”含着微尘的空气勾出一个世纪的超级大喷嚏，她的头随之急速后仰和前甩，濒临拽断的脖子不慎扭了一下，额头也因而叩上前方的钢琴，咚地巨响，她失声痛呼。“唉唷……”“你

没……”拓跋刚急忙丢下手边的整理工作，疾步跑到她的旁边控看，猝地又怕他表现得太明显，于是硬将关心她的话改为——“……把我的钢琴撞坏吧？”“你……只在乎钢琴？哈啾……好，我就把它撞坏给你看！”黎琪当场气结，然后负气地要再用额去撞钢琴。

依她这种不要命的力道，真给她撞下去还得了？拓跋刚赶紧抓住她。“你别闹了。”“我闹？你说我闹？”黎琪睁着喷火大眼，仰颈睨着他。“本来就是。你发神经去撞我的钢琴干么？我可不希望它上面沾了血。”他脑里其实想说的是不愿她受伤，但不晓得为何话一蹦出口就变了样。说得恍若她的血会玷污了他的琴，黎琪怒不可遏地发着抖：“臭男人，你……你放开我！”明知她没有理由和一堆木头，琴弦争宠，明知他在他的眼里完全不具分量，然而难过和悲戚仍是刺痛她的心。她挣扎着想要摆脱了箝制的手，她需要私下好好地静一静。

“不准用命令句对我说话。”她眸底眨着的水光揪出他的无名火，他气自己有想搂她的冲动，他气自己待一向直来直往，何以独独对她格外别扭？“你秦始皇呀？只许你放火，不许我点灯？”性子了上来，黎琪哪管三七二十一、三八二十四，一心只想和他拌嘴吵赢。

“对，秦始皇是我前世。”拓跋刚咆哮，她为啥不能像其他女人一样对他温温顺顺，没事撒撒娇什么的？那他或许也能稍微控制火爆的脾气嘛！

“怎么，想打人？谁怕谁？”黎琪盯着他举起的手放话。

她当然只是叫一叫罢了，哪知他的金刚掌真的往她挥来，惶骇之余，她只好闭紧眼睑当鸵鸟，好似这样便能逃过一劫，不意他的飓风倏地转向捞起她的腰，随即过来的不是拳头，而是他滚烫的双唇压住她的嘴。

“不要动。”他利用换气的空档吟喃。

开玩笑，被吃豆腐的是她呐，她怎能任他摆布？死拖把，今日非狠狠教训他不可，免得他老是对她毛手毛“嘴”的，黎琪遂轮出粉拳朝他身上猛袭。拓跋刚并未受到丝毫干扰，反倒像是泄愤地加深这个吻。说来讽刺，他发觉每次吻她之时，攻心的怒焰便会自动冷却下来，不过挑起他激愤的往往亦是同一张嘴，还真应了“解铃还需系铃人”。

总算气消了，他趁欲海翻腾跃起前抽身。“你早点休息吧！”黎琪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人轰出房去。

接着的一星期，黎琪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狗”仔队，每天从太阳出来忙到太阳落山，终日累得跟狗没两样，所以别说是整理情绪了，就连“夜游”到拓跋刚的卧室拍几张偷窥照都没有时间。而拓跋刚自“打蜡”事件后，便严禁她再接近琴房半步，他自己则经常锁在里头不露面，两人因为王不见王倒也相安无事，直到他要她去给“老鼠”洗澡。

“什么？要我帮那只壮得像狮子的大狗洗澡？”黎琪瞪圆了不信的眼，用前所未有的高音阶喊出。

“那只壮得像狮子的大狗叫‘老鼠’。”前些天之所以放牛吃草，乃因他的曲思泉涌，源源不绝。如今他作品谱完后，合当找她逗逗来透气。

“你明明晓得我对狗过敏。”他罕见的未动怒，并不表示她就该心存感念地接受他无理的要求。

“你——怕狗？”拓跋刚贼不溜丢的笑眼活似发现了新大陆。

“谁……谁说我……怕狗？”她若不怕，便不会靠买有狗图案的衣服、帽子……等等之无生命之物来过干瘾。

“既然不怕就去呀？”拓跋刚悠哉游哉地瞅着她。

“我……这个工作不是一向都是管家在做？”黎琪试图作垂死挣扎，鉴于拓跋刚被他的厨艺彻底打败，故熬不到两天，管家就忽然收假回来掌厨。

“他有别的事要忙。”拓跋刚没有退缩。

“我也有很多事要忙啊，你以为你家很小吗？又是游泳池要刷，又是篮球场和网球场要整理，又是三温暖房要清洗，就连间厕所都和我住的地方差不多，你道我成天是在玩吗？”亏她初访的前十分钟，还在庆幸此处环境优裕，她可把它当作检来的度假。

“去洗。”他不为所动。

“我会过敏。”鸟男人，才想夸说他性子转好了，哪知一出关就找她麻烦，他干啥不闷死在琴室？她宁愿他像这个礼拜以来的避不见面，有屁要放就贴张字条于她房门上。

“那就更该与狗多接触，你的过敏便会不药而愈，除非……你承认你怕狗。”拓跋刚佯做很开朗地耸着肩。他当然知道她怕狗，且还不是普通的怕，资料上有详述，她似乎天生具有吸引狗去咬她的特性，但他却喜欢看她气得牙痒痒的逞强样。

“你……”要她在他面前承认“怕”，倒台不如一刀砍了她痛快。“洗就洗，不过我丑话摆在先，我可是从没伺候过狗洗澡喔！”言下之意乃出了差错，小女子概不负责。

拓跋刚岂会不懂，只是依她怕狗的历史来论，她没出差错才离奇呢。“你放心，‘老鼠’不曾乱咬人。”“对，不曾‘乱’咬，是跟我一样‘有计划’地咬。”黎琪嘟囔。

仅是为了争一口气就舍掉小命，这个算盘似乎怎么打都不划算。

“我不怕狗，我不怕狗……哈啾，哈啾！”黎琪自我催眠了快半小时，步伐却始终停在“老鼠”对面的五十公尺处。

“汪——”“老鼠”一眼大概也秤出她有几两重，有事没事便来个“狮吼”吓吓她，又将大狗头放回匍匐的大前肢上斜睨她。

“臭‘老鼠’，跟你主人一样变态。”黎琪敢对天发誓，它一直在笑。

“汪汪！”“老鼠”的顺风耳不悦地动了动。

“乖狗狗，狗狗乖，咕叽咕叽……哈啾——”黎琪立刻摆尾示好，猛打个喷嚏差点把她的五脏六腑给喷出来。

“呜？”“老鼠”警觉地抬头竖耳，偏脸歪眼瞧她。

“没事，没事。”她赶紧向它摇着手，深怕它扑咬上来，旋即又想——我干么跟它对起话来罗？目光流转，她遥望花园中的那对璧人，胸臆不禁酸涩地发闷。“死拖把，不会滚到远的地方和水柔卿卿我我，你非得在我面前表演吗？”“汪！”“老鼠”吠，以表达自己受于忽略的不满。

“你觉得拖把刚是不是很过分？”她只想找个“人”聊聊，一时间竟忘了她怕狗，而它是狗，亦忘了她才说过不和狗讲话。

“汪汪。”“老鼠”坐起身。

“他动不动就强吻我……哈啾……也不管人家要不要，等到把我的心搅得乱糟糟的，他又……哈啾……和别的女人厮混。”黎琪噘嘴垂首蹲下去，也不知道是在向它抱怨，还是喃喃自语。

“呜……”“老鼠”慢慢地向她步近，然后静静地趴在她的眼前听她诉衷曲。

“你懂不懂为何我……哈啾……看到他和水柔在一块……哈啾……心里就不舒服？”她一手抱住蜷着的膝盖，一手拨弄脚边的小草，继续倾谈。

花园的凉亭内，水柔合上记事簿，去颐笑看不专心的拓跋刚道：“那就决定今天罗。”“好。”拓跋刚双眼和注意力仍然放在那一端的从狗对峙。

“你果然没有留心我在说什么！”水柔轻笑。

“呃？你说什么？”拓跋刚收回视线。

“我说你的心终于被女人拐跑啦！”水柔好笑地朝黎琪的方向扬了扬下巴。“你邀我来讨论上次那场演奏会的补办日期，自个儿呢却又心有旁鹜。”

“我……哪有？”拓跋刚嘴里反驳，恍惚的表情倒不是那么一回事。似乎是确定了“老鼠”不会攻击黎琪，他才郑重地再强调——“我哪有？”“你们这些弟兄呀，老是要我当坏人做刺激女友的第三者。”水柔一笑置之。“要不要淡淡？大姐我是很好的爱情顾问喔！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拓跋刚沉思了好久甫叹道。谁规定男儿有泪不轻弹？谁裁夺男儿有苦得往肚里吞？他藏不住心事的个性偏要颠覆传统，可若是告诉班杰明他们，笃定会遭到恐怖的消遣，故大凡有话他习惯会向口风紧、又如亲姐姐的水柔倾吐，顺便听取她的建议。

“说些你知道的。”水柔秀逸的面庞上有着鼓励。

“她不是什么如花似玉的大美女，亦无傲人的门弟和身材，套句她骂我的话，她脾气古怪暴躁、唯我独尊、说话粗声大嗓、动作粗枝大叶，喜欢和我吵架，浑身上下除了那头长发，恐怕再也找不出哪里像女人。”拓跋刚叽哩哇啦批评了一大串，语中的“她”自然是指黎琪。

“哦？她不像女人？”水柔掩笑。这和他的个性毫无二致嘛，瞧他说得多义愤填膺，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。

“岂止不像女人，她比男人还阿沙力，我有时都会怀疑她到底记不记得自身的性别。”拓跋刚不假思索地嚷着。

“我倒认为她帅气耐看，而且不也‘有人’和我一样慧眼识英雄吗？”是吗？”他自己可不大确定呀，然不可否认地，他喜欢有她在身边，哪怕是斗斗嘴，他也觉得有趣，这……亦是他始料未及的事。

“我不相信她没有优点。”此乃水柔厉害之处，她诱引他去想。

“她……很聪明，脑筋反应很快。”快到常让他招架不了。

“那好啊，你需要的不是文弱女子，而是像她这种能够和你势均力敌的女强人。”水柔从小就和他玩在一起，对他算是了如指掌。

“算了吧，”他哄笑，“你别瞧黎琪这么大块头，一副精明强干的‘女强人’貌，鸟咧，那些都是骗人的。她呀，怕麻烦怕得不得了，性子又急，况且她根本不懂得照顾自己，做事步骤能省就省、能懒就懒，五分钟能完成的事，她绝不赖到六分钟。”他虽然闭关多日，但他的“眼线”并未休息唷，管家每天会向他报告她的情形，加上他的眼睛会观察，手中尚握有她出生以来的详细资料。喝了一口水，他继续道：“举个例吧，她宁愿在烧开水时顺便煮水闷蛋，也不愿另外点火起锅，倒油煎荷包蛋，若能花钱买现成煮妥的更好。”当他一天三餐都必须以一堆水煮蛋果腹时，他便立刻打电话把管家抓回来。

“又怎样？现在满坑满谷是工于家事的女人。”水柔不觉得那是罪过。

摇摇头，他再说：“不不不，她太主观，好与不她全凭头眼印象，对她认定的朋友，甚至两肋插刀也在所不惜。”就如昨天，她明明已累得快站不住，见园丁阿里忙不过来，还鸡婆地跑去帮人家搬花，害拓跋刚看得怪不是

滋味。

“这点倒是跟你不谋而合。”水柔柔声说。

“谁和她不谋而合？”拓跋刚极力撇清。

只是说了半天，除了发现自己竟对她的一切如数家珍、以及和她有许多共通点之外，有关他对她的……感觉，依旧是很模糊啊。

鸟咧！他赫然大叫：“该不是我有……同性恋倾向吧？”或者是好奇？因为他周遭的异性都太女人，所以他才会被这么一个比许多男人更具有男子气概的人……吸引。一俟新鲜感一过，他就不会再如此眷恋她的唇、她的味道、她的泼辣和她肌肉上的弹性。

“你……真是天才。”水柔嫣然哂笑。“一个男人若是对一个女人没意思，他怎么会这么留意她的一颦一笑呢？”猝然一声尖呼截断了他要说的话，他刷地站起奔向人狗对峙的那一端。

第七章

“老……鼠’乖，哈啾……”黎琪颤巍巍地呈大字型瘫在地上，硕伟的“老鼠”则“狗”视耿耿地用两只前爪压住她的肩头。

“你别乱……哈啾……来呀——”黎琪好言规劝。在这动弹不得的窘迫。

“老鼠’，坐下！”闻讯赶来的拓跋刚，人未到声先至。

“老鼠”应令坐下，但大大的屁股却是直接坐在黎琪的肚囊上，几十公斤集中的重量压得她差点腹腔出血。

“救命呀……哈啾……快叫她下去……”黎琪声嘶力竭，痛得喘不过气来。

“老鼠’，进屋去。”拓跋刚急忙吆喝。

“呜唔——”“老鼠”乖巧地站到一边，哀愁的眼神瞥瞥黎琪，再望望拓跋刚，然后陡地张开大嘴又凑向黎琪的颈际，在众人骇慌之余，它却出人意料地伸出舌头舔她，留下湿稠粘答的唾液后，才大摇大摆、踮着轻快的脚步回到它的地盘。

“色狗，和你主人一样卑鄙无耻下流、竟敢吃我的豆腐……”黎琪抿唇低咒，接合用小围裙擦着恶心的口水。

“哈哈！”拓跋刚终于忍不住地大笑。

“连你的狗品味都和你相同。”水柔笑中有话，转身，她对黎琪耳语：“别担忧，我‘只是’他姐姐。”之后，她笑着说再见。

“在讲啥啊？”黎琪红了脸，搞不明白水柔怎会忽然向她强调那句，是她表现得太明显了吗？等一下，她什么表现得太明显？对……拓跋刚？有吗？哪方面？听水柔暧昧的语意，该不是误会她和他有什么呀？好好笑哟，怎么可能？但是奇了，为何她的心坎里有那么一丝丝的期盼？还有她刚刚对头“老鼠”畅叙的那一堆……难不成，她其实很希望和他有“什么”？“喂，你吓呆啦？起来啊！”拓跋刚见她愣了半晌，于是没耐性地催促并揶揄。

“总不会是想我抱你吧？”“神经病，谁要你抱？”肝火迅速冲鼓了黎琪的腮帮子，她纵身打算以一手翻空雄姿跳立，孰料双腿仍处于不争气的发软

状态，她表演不成反像个断线的木偶朝下坍。

“鸟咧，要我抱就说一声嘛，我又不介意。”拓跋刚快手搀住她。

“谁稀罕你这鸟人抱！”黎琪又羞又恼，想捶他却力不从心，娇躯上下仅剩张嘴能灵活动作，因此她也只好逞口舌之快。

“要我松手是吧？”话柄刚落，他真的放开，黎琪的重心立刻全部往下坠。

“啊——”她惊叫，眼看屁股就要与大地相亲相爱之际，他再度出手。这回他把她整个人提起圈住，然后两掌一背一臀地将她镶嵌在他的体内，接着他笑：“还要不要我放手？”鸟咧，她的身材简直是为了契合他而生的嘛！一泓暖洋洋的气流随之灌入他的胸腔，有抹难掩的情愫在彼此间滋长，可是倔强的两人均不愿坦诚面对。

“你有虐待狂呀？”黎琪用凶言恶语来掩饰她的尴尬，虽说非常不满意他双手放的位置，但又怕他撒手让她摔跤，她不得已地揪紧他的衣服。好女不吃眼前亏，待她气力恢复以后，看她怎么回报他！

“我也觉得也！”拓跋刚依然挂着笑。

“你……是不是生病啦？”若是往常，他没有反唇相讥也会反目成仇，哪可能不怒不吼反而……露齿笑？无怪乎黎琪认定他是发高烧，她还伸手去探视他的额。

“你干么？”习武人的本能令他不自主地拍掉她的关怀，等他意识到自己反应过度为时已晚矣，她脆弱的心灵业已经受到创伤。

“我干么？我干么？我想抓烂你的脸！”火山熔岩轰然愈滚愈烫，黎琪不晓得哪生来的蛮力，两手一挣竟挣开他钢硬的牢笼，跟着奋力踢踩他的小腿胫骨，才挟怒而去。

“鸟咧！”拓跋刚狂哮，捧着痛处单脚跳呀跳。

原来心情跌入谷底的感觉是这般。

黎琪郁卒地躺在床上：“果然有差别待遇，拖把刚甚至拒绝让我碰他的脸。”念及他每次都纵容水柔对他摸呀掐的，谷底又往下降了几寸。鸟咧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男人皆是一个调儿，见到美女就同只哈巴狗似地，任对方如何蹂躏践踏均无所谓，尾巴还会兴奋地摇个不停。

仰首盯着窗外皎洁的月光，她顿叹：“我这是发什么牢骚？”她干么为那种见色忘友的阿飞闷闷不乐？再者，他俩见面不是吵吵就是闹闹，似乎也称不上是朋友，反倒用“冤家”二字较为贴切。不过“冤家”有两种，一种是会变成“仇家”，一种会结成“亲家”，她和他会衍成哪一种？“黎琪呀——”她扪心自问。“他利用当拖把刚的女佣接近他的理由，真的只是为了攫取新闻这么单纯吗？”答案是——令人质疑。她发现自己对他有着越来越强的霸占欲，她亦觉得他看她的眼神越来越不一样，像是带着熊熊烈火，亟欲将她一口吞噬。她该感到害怕，但是她没有；相反的，她仿佛是只自取灭亡的飞蛾，直想振翅往那火上扑。

“白痴，这只是我幻象，人家有钱有势，岂会看上我这种小黄花？”黎琪蹙眉。

“何况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应该是彬彬有礼、温柔体贴的那一型。”然而杂草丛生的心情，犹若千针万锥令她坐立不安。“不行，我受不了啦，今晚该和他有个了结，总不能一辈子在他家当个女佣吧！”主意既定，黎琪拎着相机打算夜访“易怒鬼”，然后偷拍几张照片，拍完就走人。

蹑手蹑脚地，她来到他的房外，接着轻轻扭动门把，门很合作地开了，她贼贼地先将脑袋探入门缝观察敌情，屋内回馈的是一片静悄无声。

“帅，拖把刚已经睡死罗，最好是像那日清晨一样什么都不要穿。”她忖道，嘴角不自觉地露出得逞的笑。接着她小心翼翼、弓着背、踮着脚尖碎步溜进去，两只手还入戏地屈在胸前，十指朝下直伸，咽着分泌过剩的唾液，她欢喜地拿起照相机准备大肆抢拍，却赫然发现……男主角不在大床上！才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身后的浴室门忽尔由内打开，从里面散出来的灿灿灯光，于她眼前撒成一条透亮的宽道，顺着宽道上的倒三角型之黑色人影望去，她苦寻的拓跋刚正杵在光源的起始点，白炽的光华自他的身后，略过腰际上围的浴中射散，在他几近全裸的壮躯边缘形成一束光环，把他魁伟肌肉的健美弧度尽悉勾勒出来。他显然很意外于此地此时看到她，抓着毛巾拭发的动作因而止在半空中有数秒钟，弥漫在周遭的热气和凝聚于古铜色肌理上的水珠，证明他刚洗完澡。

“呃……呃……”黎琪怎么也想不到他会以这款叫人喷鼻的方式出场，不禁讶愕地跌坐在床沿，张着嘴说不出话来，一双圆睁的眸更是不害臊地瞅着他，久久无法移开。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他抬眉，随即注意到她手里的相机，他了然后道：“哦——原来如此。”他潇洒自如地走向她，落落大方地态度毫不以他的香艳画面为意，刀刃般地眼神有着杀气，性感的薄唇则透出几分愤怒，“我记得警告过你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的照相机。”“照相机？”黎琪呆若木鸡地重复嘀咕，方忆起此番闯来的目的，忙不迭地将相机举到正确位置，但她的玉指尚不及触到快门时，镜头内已然是肉色一片，紧接着相机让人从上方疾速抽走。她尖叫，刚想出手夺回，整个身子却又被拓跋刚腾空抱摔至床中间，弹性优良的床垫所产生的上下振荡，并未减缓她的反抗。“放开我，我要我的相机……”黎琪的拳打脚踢，没两下就给两只巨猿掌钉死在床面。“我不喜欢别人对我的话质疑。”拓跋刚效仿上一次的教训，以大欺小地跪坐在她的腿上，那一块块因屈膝而愈益绷紧结实的大腿肌，在她的下肢两侧形成了暧昧的姿势。

“还我！”黎琪现在才领悟，她刚刚没有逃跑是错的。

“你要是吗？可以。”拓跋刚扬手抛出照相机。

哐啷！

相机飞撞到对面的墙壁再落地，精密的零件登时散在高级的长毛地毯上。

“啊——我的照相机，我的……”黎琪暴跳申斥，直到他赤裸的上身压了下来。

“你干什么……”“三更半夜，你衣衫不整地拜访一位单身、正常男子，你想，他会认为你要干什么？”拓跋刚要笑不笑的乌瞳，咄咄逼人地停在距她眼十公分的地方。

“我哪有衣衫不……不……”黎琪霍然刷红了脸。适才她想不过是偷偷拍个照嘛，用不了五分钟就可以功成身退，所以也没考虑要“盛装打扮”，于是便穿着本来的睡衣——背心和短裤就跑来“犯案”，孰知……但起码比他腰上那快掉下来的毛巾好得多吧……嘎，毛巾！

“你要不要……你的……”心跳倏地急剧收缩，血压一节高升过一节，黎琪赧颜胆怯地撇开脸，深怕看到不该看的旖旎春色。

“鸟咧！”拓跋刚沉吟叱咤。他一出浴室乍见她时，她的粉躯笼罩耀眼金光，红唇微启的娇憨模样，好似在等着他的滋润，未着胸衣的蓓蕾，于单薄的布料上烘托出迷人的玲珑曲线，仿佛是在邀请他的采撷。他并非圣者，面对这般的诱惑早已心猿意马，如今她又妩媚得像朵含苞吐蕊的小女人，要他怎么拒绝去采撷？“你……我下次不会了，你放开我。”他深邃的眼珠里溢着可怖的讯息，令她害怕地告饶认输。

“你还想有下次啊？”拓跋刚的两汪黑潭浑似要将她淹没。

“没有，我没有！”黎琪仰着恳求的水眸瞅着他，全无警觉这样的柔弱举动，反使自己沦入更暧昧的局面。

“很好。”他倜傥浅笑，一只毛毛的大手不动声色地滑到她的腰肢，令原来的暧昧气氛又添上更多的色彩。黎琪不懂他的‘很好’是好在哪儿，她不敢问，唯恐那已开，蹦蹦乱跳的心脏就会从喉咙跃出，只是他热力万钧的目光让她灼伤，他身体的僵硬正抵着她的敏感部位，她惊骇得不知要如何遣唤运动神经，混沌的脑子里依稀明白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，一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悸动，令她手足无措。拓跋刚不再说话，他没有理由违抗体内的自然反应。他向前封住她微颤双唇，排山倒海的欲望霎时吞没两人，黎琪先一惊，跟着畏缩地想逃出他的怀抱，但他并未停止，反而用手托住她的捕固定，使她和他紧紧密合。这一回，他要全心全意地勘验一下，她的吻是不是真能教他不能忘怀。

他又吸又吮又啃地玩弄她的芳泽和下巴，或轻或重或柔地施着魔咒。

“啊……”挣扎的动作在他的热火下软化，黎琪忍不住发出呻吟。

早先他的吻都来得突然，故她未曾体会到个中的滋味，如今经他刻意地挑逗，她总算能细细品尝这唇舌交融的爆炸力，当他离开她饥渴的唇瓣时，体内难熬的燥热，令她发出不平的抗议。“别走……”何尝不当她是女人？她因激情而潮红的脸和急喘的呼吸，导致整个“勘验”工作就此欲罢不能，他受蛊惑地想探究更深。他贪心地用唇瓣熨过她面上的每一寸，才再回到她肿胀的嘴，不安分的手随着涨烈的欲火钻进她的背心里游走，最后暂驻在她的玉女峰。

“不要……”阵阵哆哆嗦嗦地传向四肢，那种麻栗的感觉教她害怕，她酥软地想推开他，但又舍不得撤离他的温暖，无助的手只好慌乱地揪着底下的床单。

“别怕——”他暗哑地安抚。他发现她相当耐看，薄薄微翘的上唇，搭着丰腴盈润的下唇，和着明显的唇峰，构成罕见的性感，她其实很女人，只不过率尔直爽的个性为她套上一层保护膜，而令人忘记她是有性别的。他愈看愈觉得她是座宝库，每一次的接近，他总能挖掘到她隐藏于中性外表的美。蓦然，资料上与她私交甚笃的丁姓男子纵入他的脑海，凝思对方有可能攻占过她的神社，嫉妒乍若失控的野马踏乱他的自制，他明知她生涩的反应代表的纯真意义，他却恶意将它忽略。他要她，她想要她！

“给我！”拓跋刚粗嗓低喝，他急迫地扯掉腰上的浴巾，脱去她的小背心，再褪去她的短裤，然后周游遍身印下密密碎碎的细吻，吻得她无力反抗，吻得她迷失方向，他要独享这个宝窟……“铿铿……”他忘情的动作不小心震翻了床头柜上的台灯，杀风景的碰撞声敲醒他的理智，他霍地由欲壑中爬出，并迅速从她的温香中抽身。不！她是狗仔队，他最讨厌的“文化流氓”，他不能和她有瓜葛，他不能被她吸引，他不能！

“嗯……你……”身负的重量一下子消失，黎琪骤然感到灵魂被掏空，她眨着眩醉的欲眸，脸颊泛着诱人的霞光，依恋地拉着他戛然而止的手。拓跋刚差点再度沉陷，但旋即想到，这或许是她了得到“拓跋刚”的独家新闻，所布下的桃色陷阱，杂沓的心禁不住恼恹。她现在竟能不惜一切和他上床，好换取他的信任，那么她是不是也常和别人做类似的交易，以色相来博得情报呢？“鸟咧！”无端冒来一把怒火，他忿不可遏地大顾忌一声，然后夺门而出，留下尴尬莫名的黎琪和一颗渐冷的心。

拓跋刚回到“七圣”总部已有两天了。那晚，他愤然离开黎琪以后就直接夜车冲来，有事没事就赖在总部花园的人工草坪上不动。或许是兄弟连心，今晨有人比他先来报到，他老远就瞧见向来乐天的班杰明苦着脸，软趴趴地偎在这片绿茸间，那神色一望便知是为小公主花语嫣的情网所恼，他于是强颜欢笑假借闹场的名义，企图让自己沉甸甸的思绪快活些。

一阵嘻哈过后，班杰明被他套出花语嫣有别的追求者，而花名在外的班杰明既不肯坦承了凡心，又不甘愿让渡，所以只好动怒。

“你是在嫉妒。”班杰明的醋味太重，他不用眼睛都觉察得出。嫉妒？他的脑海不自觉地萦绕着两个极端化的黎琪，一位是大大刺刺瞪着他，一是羞答答地垂着眼，不同的形象，不同的风格，却同样搅乱他的心……鸟咧，班杰明对花语嫣的熟悉反应和举止，不就是他对黎琪的翻版吗？“我干么嫉妒？她又不是我什么人，我只是她在台湾的向导罢了！”班杰明懊恼地狡辩。

“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你干么要嫉妒我是不清楚，她是你什么我也不晓得，不过啊……”他自己呢？他干么要嫉妒？还有黎琪，他又把她当成是他的什么人？“不过什么？”班杰明佯作不刻意地问。

“不过呢，日久生情嘛——”人哪，在旁人的爱情故事里，总是能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。“她的缺点搞不好在你眼里却是项优点，情人眼里出西施喔！”此话无异是当头棒喝，一棍敲醒梦中人，拓跋刚豁然开朗。“哈，原来如此，哈哈！”是呀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哪一国的法律有限制，女人说话必须柔声细语？动作必须雍容尔雅？吃饭必须细嚼慢咽？衣着必须长裙轻衫？走路必须莲花小步？笑要掩齿、脑要装笨、个性要顺从、自我要压抑呢？“什么东西原来如此？”班杰明茫无头绪。

“我终于明白了。”拓跋刚大笑，他不是同性恋亦不是好奇，他对黎琪的感觉之所以和别的女人不一样，是因为他是真的受到她特殊魅力的吸引，他真的……爱她，故才会如此眷着她的唇、她的味道、她的泼辣和她肌肉上的弹性。

叹口气，他有感而发：“我俩一向自诩为爱情高手，百无禁忌，玩世不恭，谁料当真爱来临时，反倒慌乱无措，为了不承认我们也有被女人俘虏的一天，竟遮住自己的双眼，躲在处以为是这安全的狭隘保护区里。”他居然还胆小到拿她的职业、朋友做挡箭牌，终归是面子问题罢了。“我们只要把盖在眼前的手拿开，真相就在那儿。”难怪水柔会以反话来讥他笨，因为事实的确就摆在眼前——一个男人若是对一个女人没有意思，他会这么留意她的一颦一笑吗？水柔说得够明白了吧！拓跋刚呀，天才的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！

“是吗？”班杰明反问。

“承认爱一个人并不丢脸，丢脸的是明知爱她却不敢承认，哈哈，我想通了，我总算想通了。”拓跋刚仰天狂笑，他向来自命不凡，行事勇猛直前，

这回可不能坏了招牌。

他对班杰明也对自个儿说：“做个勇敢的人吧！”没错，他要做个勇敢的人，他现在就要去向黎琪证明，他是位货真价实的男子汉大丈夫，哈哈！

滴滴答答的小雨，在铁皮做的屋顶上击出规律的乐章，乒乒乓乓的强烈节拍，常会误导入以为外面的雨势很大。

“唉。”三夹板隔成的狭窄斗室中，黎琪披着印有101忠狗图案的毯子，盘腿坐在床上不想动，墙壁那些发白泛潮的剥落处，恰好反映她的心情有多糟。那一晚，当她像个弃妇般难堪地躺在拓跋刚的房间里，听到从窗缝挤入的跑车疾驰声，她就知道他走了，流不止的泪水怎么也平息不住心中的伤痛，她没有等到天亮便收拾行李，回到这租来、却是属于自己的窝。

“这回丢脸丢到太平洋啦！”她就算没知识，也懂得当时的场景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奇耻大辱。

“或许未来的某一天，某位考古学家会掘到一块缩成一团的木乃伊，经过解剖的研究发现，该具木乃伊是因羞愧而亡的。”她自嘲。

她不断说服自己，那个脱轨，只是为了取得拓跋刚的独家资料所做的牺牲，可心灵的主宰者却明明白白地驳斥她——“算了吧，哪一次你不是被他随便吻吻，就立刻神魂颠倒，乱了心智？”更荒谬的是，她居然对他的中途叫停耿耿于怀，她……她……好色喔！

“我到底是怎么了？”这个问题她问了几千遍仍是无解。“呜……真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啊——”“琪，你最爱的牛肉面煮好了，出来吃唷！”“江东父老”之一的丁沛阳在门外喊着。

“来罗！”人是铁，饭是钢，黎琪再如何低潮也不会拿自己的胃开玩笑。

坐定位后，丁沛阳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到她面前，他笑着说：“今早我一接到你回家的电话，便赶去市场买来炖的，你快尝尝。”“嗯。”她幸福地就着碗闻香。

“不是我爱念你，你那天突然挂掉电话，害我担心了老半天，以为你发生了什么事，结果你看看，一回来脸上又挂彩，你该切记‘脸’是女人最宝贵的财产那！”他唠叨。

“喔！”她哪敢告诉他，颧骨、下颌和颈窝上的OK绷，贴的不是伤痕是吻痕，擦了紫药水的红肿嘴唇，不是摔跤跌破皮，而是她水性阳花的秽行造成。心虚地用筷子拨着面，她忽然问：“阿沛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讨人厌？”“傻瓜，你又不是不清楚我对你的感情。”对面的丁沛阳呼噜噜地吃着。

“我会不会是同性恋？”黎琪语惊四座再问。

“谁……说你是……同性恋？”丁沛阳差点咬到舌头。

“那为何像你这么顾家、又会做家务、外貌品行均优的新好男人，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？”她敛着蛾眉。

“你的坦白有时真教我哭笑不得。”丁沛阳失笑。“OK，虽然你那么说对我很残酷，但感情是勉强不来的。”因此他选择默默守候，或许她会有回心转意的一天。

“可是……”为何她对拖把刚就那么……淫荡？“我晓得你是君子，但你一定要老实回答我，你没事会想亲亲我、抱抱我吗？”“咳咳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不知是呛到还是不好意思，他面红耳赤地说不出成话，末了，在她的逼视中他不得不腼腆地点了头，并辩护——“喜欢一个人本来就会有这些欲望嘛！”“如果是你，在一切正常又无杂事的打扰下做‘那档事’时，是什

么样的原因导致你会半途‘离席’？”依他的说法，拖把刚应该是喜欢她？“噗——”丁沛阳嘴里的面全喷了出来，未退去的红潮淬地加深成猪肝色。“你……你今天是怎么了？”“说嘛——”她急于得到答案。

“这……很难解释啦，因为我只和心爱的女人……做‘那档事’。”他尴尬地说。

“哦？”那也就是说，她不是拖把刚心爱的女人，所以他才会“煞车”？心头无由一阵酸凄，现在她应该感激拓跋刚的悬崖勒马，否则她这厢折损的除了“夫人”和“兵将”以外，恐怕还得“割地赔款”呵！低头盯着碗中的面，她纳闷，氤氲的蒸气嗅起来为什么没有刚才的香？“你怎么哭了？”丁沛阳惊讶地慌了手脚，她几时让人看过她掉泪？“哭？”她哭了？为什么？为了她不是拓跋刚心爱的女人？“没事，牛肉汤溅到眼睛里头去了啦！”“你怎地这么不小心？又没人跟你抢，慢慢吃嘛，来，我瞧瞧。”丁沛阳心疼地抬起她的下巴，充满关爱的眼眸跟着向她靠来。

一直保持敞开以通风的大门，突然多了条高巨的人影，拓跋刚脸色铁青地堵在那儿，一口涩牙的酸水由抿紧的嘴角嘶出。“我好像来得不是时候。”“拖把刚，是你？”黎琪闻声马上扭头看向他，眨着濡湿的眼，她还以为是自己眼花。

“很抱歉打扰了。”拓跋刚怒发冲冠地表情可没半点愧疚感，他快车杀来，为的不是欣赏她与别的男人亲热。

“你是谁？”许是情敌的本能，丁沛阳一见拓跋刚就觉不顺眼，加上对方来者不善的霸王相，他保护的姿态便摆了出来。

“鸟咧，你没资格问。”拓跋刚眯眼忍着想劈人的冲动，眼前的白面书生想必就是报告上常常出现的丁某某。

“你们……”黎琪插嘴。拓跋刚讲话这么冲是习惯，但一向温和的丁沛阳怎么第一次见到人家也跟个仇敌似的？“你不要怕，有我在。”丁沛阳没让她说完，他环住她的纤肩揽她入怀。

此超过尺度的行径触炸了拓跋刚的怒火，他气冲九霄地扯掉丁沛阳的手腕。“不准你的鸟手碰她。”“你谁呀你？”丁沛阳不悦地甩开拓跋刚抓来的掌。

这甩的动作随即引发拓跋刚的反击神经，他猛个左勾拳挥得丁沛阳飞摔到桌上，因重力加速度的关系，木桌桌面当场从中间断成两半，然后与丁沛阳一同跌落到地上，接着是那两碗牛肉面。

“哎呀——”丁沛阳痛得站不起来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黎琪恼极地推开他，然后担忧地搀住丁沛阳问：“你有没有怎么样？”仰头，她又朝他叫骂——“你无聊啊？没事跑来我家羊癫疯，你当你是是什么大人物呀？”“我……”拓跋刚嘴才开就被她喝阻。

“我再也不要看到你，你给我滚！”黎琪声色俱厉地指着大门吼着。

“你……”拓跋刚愤怒得浑身发抖，紧握拳头的臂膀上布满暴戾的青筋，急促的呼吸使他跟着大起大伏的胸肌更为壮观，他咬牙切齿瞪着她，她怨恨的态度，和袒护那书生的肢体语言，已然表明了她的抉择。

他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，叫他抑郁得又踢翻了一张椅子，方才夺门而去。

第八章

日子总是要继续，在消沉数天后，黎琪又恢复职业本色，四处东钻西挖，寻找偷拍的新目标。

至于拓跋刚，她已经放弃也必须放弃，毕竟她得维持在他面前仅存的尊严，她怕和他再相处下来，会轻率地露出对他的爱慕。是的，爱慕！当她为他茶不思、饭不想之际，她便恍然大悟，他不知何时早就攻陷她不曾让人进驻的心房，只是固执的她一直没察觉。

可惜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情恋落花，为避免他用此事来耻笑她，她宁愿与他作个毫无瓜葛的陌生人，如同初次在雨中偶遇以前那般。唉，谁教她爱上一个像阳光般耀眼的男人，却又有着似阳光般刚烈的脾气。

这天，她乒乒乓乓地奔回家，人尚在五楼的楼梯口，便嗅着菜香，一路拉着嗓子，对六楼屋里正在下厨的丁沛阳喊着——“阿沛，我跟你说一件怪事，今天张律师告诉我，有人在前几天就替我还清所有的债……”纳闷且兴奋的声音和冲刺，在撞见沙发上坐着的意外访客而顿止，黎琪非得揪着门框才能煞住步子。“水……柔？”此时丁沛阳恰好说：“琪，你有朋友……喔，你看到了。”“你来干什么？”黎琪防备地蹙着眉，和她的毛毛腾腾相比，水柔的从容闲适总是显得那么优雅高贵，令她自惭形秽。

“你好。”水柔不以为忤。

“我出去——习酱油。”看气氛似乎不对，丁沛阳于是随意找了个借口识趣地消失，好让两女详谈。

他前脚下才踏出，黎琪便已不客气地冷声道：“若是没事，我想早点休息。”“我是没事，但是拓跋刚有事。”水柔展着不变的浅笑。

“拓跋刚？那关我什么事？”黎琪的心狠狠地抽了一下。

“说来还真和有关耶——”水柔笑，不枉她前来当和事佬，你瞧，黎琪的眼神有多仇视，可见嗜——“唉，明明是桩两情相悦的美事，偏偏我们家的臭男人是‘爱面族’，硬弄得两败俱伤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黎琪有听没有懂，她是专诚来炫耀的吗？我们家的臭男人？瞧她叫得多亲热呀！“回来以后没再见过他，如果这是你登门拜访的目的。”“没错，那的确是我来的目的。”水柔温文颌首。拓跋刚这几天狂飙的脾气已快炸毁整个“七圣”总部，黎琪要是再不出现，“七圣”怕是要迁馆了，以免成为历史上的名词。

“你到底要说什么？”黎琪的直肠子实在受不了此等拐弯抹角、不着边际的弦外之音，若非水柔的气质不容亵渎，她本来要说——“你有屁快放。”“你好歹算是媒体工作者，相信你对‘七圣’必有耳闻。”水柔善气迎人，她就是欣赏黎琪的这般豪爽劲儿。

“那又怎样？”黎琪蹙额。“七圣”之于百姓已是一种常识，那情形就好比大家都知道现任总统是谁。

“其实外界把‘七圣’神化了，我们不过是一群志同道合、上一辈又是世交的结拜兄妹，家世背景和资金刚好较旁人多一些。”水柔和颜悦色地阐述。

“你跟我说这些干么？”黎琪模糊的脑袋越来越抓不住重点。

“因为你也将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呀。”水柔嫣然一笑。

“你别哭了嘛。”拓跋刚焦躁地搔着那头庞克短发，在花语嫣的周围蹭来蹭去，嘟嘟囔囔。“鸟咧，班杰明在搞什么鬼？话也不交代一声就把人丢给我，嫌我还不够烦吗？”郁闷地坐下来，他又叨念。“才刚被水柔催着从总部赶回来就遇到这种鸟事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”“拓……跋……哥哥……”花语嫣泣不成声。

“啊？是。”鸟咧，人家哥哥都叫得那么顺口了，他只得连忙接应。

“班杰明……是不是……不要我了……”花语嫣娇柔稚的童音哭得有点哽咽。

“他怎会不鸟……要你呢？他只是——去办一下事情。”他自己都让女人抛弃了，哪来的鸟心情去管别人的鸟事？班杰明，你这鸟人给我记住！

“他……一定是……不要我了……呜……”花语嫣拼命用奶白粉手的指背，揩拭眼眶边的汪汪大水。

“没——有的事。”猩猩巨掌不由得拍拍她的肩膀，拓跋刚在心中把班杰明骂得臭头。

“呜……他说他讨厌我……他不喜欢我……他不要我了啦……”花语嫣伤心欲绝地把圆嫩嫩的小脸埋在他的怀里。

“乖，不要哭嘛。”拓跋刚很自然地出手搂住她，鸟咧，说得他都想为自己类似的厄运掬一把同情泪。

在别墅附近踟蹰不前，结果被管家瞧见而放行的黎琪，正欢天喜地又忐忑不安地冲进来。她不晓得拓跋刚看到她时会有啥反应。水柔业已向她说说明一切，包括他说不出口的爱，与以为无望后的自虐及虐人，尽管她不高兴此话竟是由旁人转达，但念及他别扭的个性也能勉强接受，毕竟他那天本是要来表白的，不料冒出个丁沛阳搅局，接着又被她扫地出门，依他自尊心超旺的牛脾气，没当场杀人放火已属大不易，因此，她打算给两人都再一次的机会。

“拖把刚，我……”黎琪灿似朝阳的甜笑，瞬息万变降为夕阳西下，她椎心断肠地瞪着这一幕。“……好像……来得不是时候。”“黎琪？”拓跋刚闻言立刻回眸，阴霾的气压霎时化作晴空万里。

鸟咧，他如今才知道自己比想像中的更爱她，爱她可以不去计较她是否有过别的男人，反正他之前也有过别的女人，故他凭什么自私地用不同标准的八股传统去约束她？何不就让过往如云烟，他要和她重新认识，重新开始，重新出发。

“黎琪，真的是你！我……你怎么啦？”他欢喜擂鼓地想抱紧她猛亲，好解这一百多个钟头的相思苦，所以半天才留意到她眼里的冰冷。

“你和水柔苦心积虑地编造那些谎言，仅是为了叫我看你热浪的演出，你不觉得你很无聊吗？”她鼓起勇气前来，居然只是来让人笑话，她感到受骗和受伤，她果然太相信人了，才会落入人家的圈套。

“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什么谎言？什么演出？我和水柔什么？”拓跋刚疑惑地扬着眉，都怪花语嫣的哭声太吵，害他不能集中精神去思索她话中的涵义……花语嫣！

他恍然大悟，不禁哄笑地指着怀中人。“哦——你说的是她呀，她是我……”“二嫂”两字还没脱口，黎琪森然拒听。“我对你的情人没兴趣。”“情人？她？哈哈，你误会了啦，她是……”拓跋刚尚不察事态严重，兀自笑得很开怀。

“我没有误会，我干么要误会，我有什么好误会？”黎琪皮笑肉不笑。

“你真的误会了，她是……”拓跋刚逐渐嗅到烟硝味，忙不迭地解释。

“拓跋刚，我不想搞清楚你的变态心理，只是请你记住，我是人，我有尊严，我需要工作生活，和我这种无所事事，以嘲弄为乐的纨绔子弟不一样，我没空陪你玩此等下流粗俗的游戏。”他非得伤她那么深吗？“我不是……”拓跋刚百口莫辨，相不相信因果报应？现在这个剧情是不是很熟悉？他蓦地想起水柔昨天劝他的——或许他也误会了黎琪和丁某某的关系。

“至于你帮我偿清的债务，我会想办法还你的。”黎琪丝毫没有丁点耐性听完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匆匆丢下一堆寒气，她旋风也似地刮出去。

“我……”拓跋刚欲哭无泪，想追上去说明白，又不能放着已哀号到天塌下来都不受干扰的花语嫣不管，只好叽叽咕咕地数落班杰明。

“琪，桌上有你的快递……老天，你的脸色有够差。”丁沛阳从厨房出来对刚进门的黎琪说。

“快递？这么一箱会是谁寄来的？”自从父亲出事以后，她每天忙着钱事，根本没时间与朋友有书信上的往来。

黎琪好奇地拿起整个箱子用手秤了秤。“嗯，颇有一点重量。”“一会儿再折吧！”丁沛阳取下她手里的箱子放回原位。“你看你，最近工作比以前更像拼命三郎，眼睛累得都要闭上了。”疼惜地磨搓她的发顶，他建议：“何不去先洗个热水澡，再吃碗热呼呼的牛肉面，然后痛痛快快地睡一觉？”“你放心，自己的身体我会注意的。”黎琪苦笑。

丁沛阳说得没错，这两个月来，她为了想早日还掉欠拓跋刚的人情，因此不眠不休，夜以继日地抢新闻，若不是那股“气”支撑，她恐怕早已摆平倒下。

“你要是真会注意，我就不必那么操心。”捏捏她的鼻子，他说。“嫁给我吧！让我好好照顾你。”“你晓得我最恨给人添麻烦，而你每天来帮我弄吃的，已经教我太过意不去了，我怎能再增加你的负担？”黎琪感动地摇着头。

“你不是麻烦，也不是负担，能帮你弄吃的我甘之如饴，亦是目前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啊！”他原以为现在会是表白的良机。

“阿沛，谢谢你。”黎琪笑着搂搂他。“我黎琪真是何德何能？竟能遇到像你这么好的人！”“是呀，但只能当你的‘好朋友’。”噫，又遭滑铁庐了，日剧“101求婚”中的男主角也没他惨。长长一叹，他陡然击掌道：“是‘他’对不对？那天莫名其妙揍我一拳的那个雅痞，你近来失去的爽朗笑容全是因为他，对不对？”“让我们来看看这快递里有什么宝。”是又能如何？黎琪顾左右而言它。

打开箱子，里面尽是正宗美国耶鲁大学夏、冬两季的运动服，有长袖、短袖、无袖，有帽子、裤子和篮球队的外套，另外还有个小巧可爱、大丹狗脸型的呼叫器，它龇牙咧开的大嘴部分，刚好被设计做显示萤幕。

黎琪心中的疑云登时散开，这张面貌熟悉的臭狗脸，不是拓跋刚那只吓了她好多次的“老鼠”是谁？“怎么回事？”丁沛阳茫然。

“喔，一个朋友开的玩笑。”黎琪不得不这么说。

忽然，呼叫器响了，接着在大嘴萤幕上出现了一排数字，丁沛阳看了后问：“53052”呃……那是……”黎琪怔忡，然后窘笑地抱着整箱的衣物躲进卧室里。“我要去睡觉了，你不是要回婚纱店吗？不送你罗。”事实上，丁沛阳哪一次离开时她送过？——我想你，我爱你！这便是那些数字的意思。

“死拖把又在耍啥把戏？”她唾骂，不用想也晓得，此新新人类用的代码会是谁搞的！

她该把呼叫器摔烂来泄忿，但又有点舍不得。

“鸟咧，”她吐舌再皱眉，全未留心到她在无意间说出了他常用的口头禅，“才不是舍不得，我只是想要瞧瞧他要玩什么花招。”想他之前无声无息两个月，这会儿突然“复出”，犹见背后必有斗大的阴谋在等着她。

呼叫器又响了，上面冒出——“52053053770”……我爱你，我想你，我想亲亲你！

是的，思念总在分手后，她也想他，她也想他的吻……嘎，不，她觉得自己像个白痴，人家不过是闹闹她，她的心却依旧怦然乱撞，脑海里满是他意气风发的狂德行。

“死拖把到底要干什么？”嘴巴型的萤幕随即告诉她——“3854330”，跟着是——“564335”——三不五时想想你，无聊时想想我！

“神经病！”黎琪骂，她最痛恶欺骗，上一次的经验教她不敢轻言再信，可骨子里她又企盼那些 CALL 机密语是真的，矛盾的愁绪缠着百转的柔肠寸寸在抽搐着。

像是不愿就此放她好过，呼叫器的字型以连续的方式不断地重复跑着——“728517”——亲爱的，我抱歉！

“抱歉？他？不可能，这铁定是假的。”黎琪将呼叫器甩到床上。

小小的萤幕忽然刷成一片红，红色的画面徐徐往内缩，最后缩成一颗红亮亮的心，调皮的红心由左向右转呀转呀的，便带出一条白底红字的字串，她抑制不住地用眼尾偷瞄，那是——“5845201314”我发誓我爱你一生一世！

“真的吗？会是真的吗？”老天，她是怎么了，居然变得多愁善感又想哭？好不容易平静的心湖泛着数不尽的涟漪，她垂头坐在床沿，将呼叫器握于掌心抵着额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“叩叩叩。”遽起的捶门声急促地催促着，她没有细思是谁会来敲卧室的房扉，被吓到的反射动作便是直接打开门，结果出现在瞳孔里的竟是拓跋刚。

“哈罗。”他神采奕奕，笑嘻嘻地对她挑挑眉，忙碌的指头正在拨大哥大。

“你……”黎琪倒抽一口冷气，阔别六十天又六时八分零四秒，他看上去容光焕发得没话说，哪似她日益枯槁的容颜？中烧的怒火不由得从苦涩的嘴巴喷出，她朝上伸直臂把手中的呼叫器秀在他的眼前，“这无聊的东西是你想的吧？你这次究竟又想什么游戏？”他微笑不语，只是扣住她的腕。她惊慌想抽回去，但他并未让她如愿，反而将她的柔荑拉到唇边啄上印记。

“喏……”黎琪大骇，麻搔的电流随着他炙热的吻遍达全身，她酥软的四肢痉挛了一下，呼叫器跟着从她手里掉落。

拓跋刚立刻接住，他喜形于色的帅脸毫不隐瞒他对她的反应很满意。

“放开我！”黎琪可是非常不高兴，她气自己为何那般不中用，事隔多时，为何对他的吻还不能免疫？“你看。”他笑得暖烘烘地把响声大作的呼叫器拎到她的面前，让她看清楚那排他刚刚用大哥大按出来的杰作——“I\LOVE\YOU\。”没有给她发言的机会，他猛地扯她进怀，然后攫住她的唇，给她一个火辣辣的艳吻。

趁她瘫偎在他胸膛里喘息之际，他说：“那天那位女孩是花郁国的小公主花语嫣，亦是我的二嫂，她和班杰明的盛大婚礼，你就算不是狗仔队，也必定会知道。若是再不信，你可以找前些日子的报纸来看。”就是因为知道，

所以她才更生气。他当时为什么没有追出来？她等他这个解释等了两个月，他的心态是什么？而这段期间，他死——到哪儿去了。

冷静地推开他，她漠然地别过脸：“说完了吗？”“啊？”拓跋刚不懂，现在真相大白，他又听从水柔和“大情圣”班杰明的意见，弄出那么求爱的噱头，她不是应该笑逐颜开地抱着他亲吗？“出去时帮我把门带上。”抓起吃饭的工具，她突然说：“对了，我要结婚罗，以后记得称呼我为丁太太。”拓跋刚当场脑充血，竟忘了出手阻止她从自己的身边溜过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拓跋刚挫败地垂下头，满腹的苦水支支吾吾到后来想说的是——我真丢脸。

“你什么你？你真丢脸！”身侧的班杰明不客气地擂他一拳。

“噢——”他吃痛地不敢反抗，毕竟班杰明骂得对，抬起眼扫过在座的每一位伙伴，他们七人有多久没像这样，全员到齐聚在一块讨论事情？而今天大家为了他，放下手边的繁忙从各处赶来，惊得总部的下属皆在猜测发生了什么事。鸟咧若是这“大事”传出去，他的糗境就不再是“丢脸”二字能带过。

“你就别欺负他了嘛！”水柔轻笑。

“欺负？哼，我巴不得掐死他，亏我倾囊相授那么多招数，这混小子居然仍被人家小妞轰笑出门，简直是丢尽了我这做师父的脸，害我现在必须放我小妻子独自去蜜月，你说我火不火？”班杰明每说一句使用食指戳着拓跋刚上臂的三角肌，叽哩呱啦地埋怨在石窟型的大会议厅回荡地数落。

“我都照做啦，可是她不吃你那一套，你叫我怎么办？”他老羞成怒。都怪他病急乱投医，听信“瑶光”王佑鑫的谗言，说啥“集思广益”，结果呢？结果王先生置身事外，跷着二郎腿坐在他旁边，吃着未来王太太也必须得爱提甜甜圈享清福。

他忍不住给了王佑鑫一记拐子。“都是你拉！”“干我啥事？我是看你要死要活的，才帮你出主意耶！”王佑鑫连忙护着快掉地的甜甜圈。

“我只是要你帮我试探一下他们的作法，谁要你把他们全召回来，还弄得这么隆重，外面的人都道我们是在开什么大会咧！”他咕唧磨叨。

“我这么做也没错啊！由大伙儿亲自指导，总比我误传圣旨要好吧！”王佑鑫好心被雷劈，颇感委屈地咬着甜甜圈。

“吃吃吃，一个大男人没事捧着甜甜圈到处晃，你不怕被人笑死，有一天也会肥死。”拓跋刚借题发挥，以吐吐窝囊气。

“你管我，总比你……”王佑鑫存心在他面前吃给他看。

“够了——”坐在长型石桌主座的“天枢”邵伊恩，终于摆出老大的威严。“今天来的目的不是吵架！”“是嘛，咱们的小弟弟感情受到考验，各位做哥哥的，是不是应该把宝贵的时间，放在各位宝贵的对策上？”水柔中肯地说。

“我建议你再把经过详述一遍。”大律师的职业病又犯了，“开阳”霍旭青拿出问当事人的口吻。

拓跋刚只得再说了一次，然后让自新再被践踏一次，不过和前几次一样，他省略了拥她、亲她的那一小节。

“据你刚才所述，你已经告诉她你爱她，而她仍然拒绝了，对不对？”霍旭青实事求是地问。

“嗯，她还说要嫁给那姓丁的。”拓跋刚愁眉。

“白痴，你到底爱不爱她？”班杰明插话，顺手又K了他一拳。

“鸟咧，要是不爱，会在这儿忍受你们的揶揄吗？”他抿着薄薄的唇瓣。

“那还在这边废话什么？去抢呀，就像我从婚礼中抢走你二嫂一样啊！”

班杰明倚老卖老地挺着胸，想那是他在那么大的场合中低声下气又下跪，被他们当作是把柄，三不五时就揪出来调侃一下，如今总算可以扬眉吐气地炫耀了吧？“你别净教他坏的。”水柔瞪班杰明一眼。

“或许对方根本不爱你。”王佑鑫落井下石。

“啊——”拓跋刚顿感世间无趣，他双手伸直地趴在桌上，冷冰冰的石桌面，恰如他逐渐寒掉的心。

“别听他吓你，我倒觉得黎琪很爱你。”水柔拍拍他摊平的手安慰。“一定是她还在介意你太晚向她解释这档事。”“不会吧？她又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小女人。”他不安地拨弄耳缘上的那排耳环。

“何况那两个月，我先是护送二嫂回国——”瞪班杰明一眼，他怨叹地说：“然后赶去美国公司处理一些状况，再飞去纽西兰做爹妈的调解人，你们又不是不晓得他们俩，都老夫老妻了却常常吵架，这回竟还吵一闹离婚。”众人莞尔，拓跋叔和拓跋姨的个性皆为烈性子，两人白天吵晚上合已不是新闻，故拓跋刚的刚暴脾气其来有自。

“可是未来的小弟妹又不知道。”霍旭青说。当律师要求的就是证据。

“女人心，海底针。”邵伊恩心有戚戚焉，当初他追花季婷时也吃了不少苦头。

“没错，没错，这点我感同身受，女人怪得很，你认为不重要的事，她偏要和你斤斤计较，有时算的老帐，你想破头也想不出来。”班杰明击掌赞成，乖巧天真的花语嫣不也让他伤过脑筋、费尽力气吗？“你该把害她爸的那个人打入监牢，这十成十比送她结婚戒指要好。”霍旭青以法律的眼光建议。

“我不是没想过，只是那人必是隐姓埋名藏在海外，找起来总是稍微费点周章嘛。”他申诉，况且之前有敢太声张，免得他们晓得以后会讥诮他，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，他现下的命运更惨。

鸟咧，这脑袋瓜子，注定在他们面前永远抬不起来罗。

“等一下通知所有分部的人去搜寻。”邵伊恩下令。他就不相信依“七圣”在全世界的情报网，别说对方是隐姓埋名，或动过手术改容了，就连尸体已经作古埋在土里，了照常能把骨头挖出来。

“太好了，你何不在大后天的演奏会，发表那首你为她写的圆舞曲示爱呢？如此浪漫的攻势，没有一个女孩能抗拒的。”水柔光是幻想都觉得好美。

“呃？”鸟咧，他“偷偷”谱的曲子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，他尚有何秘密可寻？“软——”“有道理，最好把这些全刊在报纸上，对了，还要上电视的新闻。”班杰明兴奋地出着鬼点子，唯恐天下不乱的作怪细胞蠢蠢欲动。

“好呀好呀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来办，包君满意。”有热闹的事，王佑鑫绝不会少一脚。

“你没说爱她。”话向来不多的“天权”时焱霍然冒出一句，比女人家秀丽的俊美面庞透着淡淡的无聊。

“嘎？”所有人全部愣住。

时焱居然会开口表示意见……夏威夷是不是要刮雪、下冰雹？原本你一句、我一句讨论的吵杂场面，刷地达到最高品质——静到一根针落下都听

得见回音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拓跋刚问：“我说啦，而且什么‘一生一世’，想到都会起鸡皮疙瘩的肉麻话均出笼了耶！”“你没用这里说。”时焱指着俊容上那两片艳若桃李的红唇。

第九章

黎琪觉得，终有一天，她会让这又倔又拗的牛脾气给害死。即使此番偷拍的任务都进行得很顺利，洗出来的照片效果不错，价钱应该也不错，但她的心情依旧像极了这暗房中的昏红灯光——黯然沉郁。

“唉，真是自找苦吃呀！”她长吁短叹。

明明心里很想那根“烂拖把”，明明很想对他说爱他，但她就是死鸭子嘴硬爱耍帅，搞得现在槌胸顿足，后悔不已。

鸟咧，她这种强悍的烈性子何时会改？那天她若是接受他的告白，给他一张笑脸，回他一个热吻，其实根本不算是认输嘛，况且——输赢有这么重要吗？“当然很重要。”耳边传来另一个声音说。“你想想，论家世、论权、论财，你哪一项比得过人家？只有尊严，那是你唯一能和他抗衡的。”“可是他……”她想反驳。

“你狗仔队是干假的吗？你常拍的那些偷人、出轨的相片是电脑合成的吗？这些活生生的例子还不够让你警惕？不要告诉我，你相信这世上有真爱，有所谓的一生一世。”那声音讥嘲地说。

“我……”她是相信呀。

“别傻了，拓跋刚有钱有势有‘费司’，倒追他的女人足以排满整条高速公路，人家放着门当户对的美女不要，会挑上你这男人婆？”那声音哈哈大笑。

“话是没错，但是他做的……”黎琪感到不满，母亲早逝，从小必须与父亲相依为命，都不是她能做选择的。

“你说呼叫器诉爱和那箱特别为你收集的狗狗衣物？”那声音嗤鼻。

黎琪点点头，她是真的很感动，只是当时气盛，不肯软化罢了。

那声音不苟同地狂笑。“所以说你这种单纯的女人最好骗，你有没有大脑啊？他要是真爱你，他为何不立即赶来说明，却在两个月后的某一天？是忽然想到还有你这个人存在或别有目的？”“我……”黎琪噤嘴。

没错，这就是症结所在，他干么要她伤心难过了两个月方现身说明？好玩？有趣？如今是来验收成果？更重要的是，他始终没有亲口对她说爱呀！

就在她内心矛盾挣扎得不可开交时——暗房外忽然乒哩砰啷乱响，仿佛有人在胡摔滥丢什么，黎琪才预备要推门出去瞧瞧，门已让人从外面拉出，一个方颊大脸的男人凶巴巴地瞪着她。

“照片藏在哪里？”大面男人一把攫住她脑顶的头发，将她扯到大厅里。

大厅里，几乎每样东西都被扒了好几层皮，包括沙发的海绵垫也不能幸免地给挖得到处皆是，一名蓝衣大汉继续进行破坏着，另有一名则在她的

卧室中翻箱倒柜，“大面男”则钻进暗房中搜索。

“喂，你们抢错人啦，我没啥值钱的可偷呀！”黎琪抚着发痛的头发，刚刚她是想得太出神了，居然连这帮人何时闯进她家里都没听见。

“说，照片在哪里？”蓝衣人火气很旺地冲上来掐住她的脖子，并将她钉在墙上，黎琪欲夺门而出却慢了一步。

“我不懂……你说的是……什么照片。”黎琪呼吸困难地呜咽着，敢情她是遇上了黑吃黑的狗仔队？“小心别把她勒死了！”卧室里的那人走出来，一身紫衣刺眼得要命。

“快说，不然我就真的掐死你。”蓝衣人松手，但粗糙的短指头仍扣在她的喉咙上。

“你要我说什么？照片……全在暗房里，你们要是看上哪一张……尽管拿去，我不会有意见。”黎琪难受地都快吐了，怎么还会有意见。

“没有，照片不在暗房。”大面男带来坏消息。

“臭女人，敢和我们玩花招。”蓝衣人一巴掌打得她头昏眼花，鼻孔流血。

“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所有的照片全在暗房里，真的！”黎琪被揍得莫名其妙，现在她才晓得拓跋刚算是温柔的。

“怎么可能？你再不说你藏在哪儿，小心你的狗命！”紫衣人唾了一口痰在她旁边。

“我真的什么都没藏，你们要谁的照片？金城武？陈晓东？”她作呕地撇开脸，忙不迭地道出这两天拍到的内容。“还是你们要刘德华、黎明？我有他们前一阵子的来台的照片。”见他们黑面依然，她遂急急地说：“或是专门演坏女人的那个闻晓红？”“妈的，跟老子们开玩笑？”蓝衣人说着又是一巴掌，这回害得她唇角溢血。

“我们只要你今早在‘大直’拍的那一卷。”紫衣人冷冷地说。

“大直？大直？”喔！她想起来了，她今晨路经那儿时，偶然瞥到某豪宅阳台上的花长得很漂亮，一时兴起将剩余的数张底片摄完，不久二楼就有人打开门指着她怒吼，接着是一票人从屋内杀出，她吓得拔腿就跑。

“我想这有助于你恢复记忆。”方大面再度揪住她的头发。

“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啦！”她疼得哇哇叫，天啊！她是惹到啥地头蛇？居然仅凭几眼的工夫，就能寻到她家来？“交出来。”紫衣人说。

“我……我把它放在……安全的地方了。”她不信这帮人费尽心机想要的仅是那几幅花卉照，八成她不小心照到什么见不着光的事。

“去你 X 的，老子把你打死，看你说不说？”蓝衣人说着手就挥过来，他们辛苦了快一天才逮到这女的，还被“上面的”骂办事不利，这股呕人的窝囊气不趁势发发会憋出胀气。

“我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那些照片明天就会上全部的头条。”黎琪急中生智赶紧放话。

挥过来的手果然停在半空，三个男人用眼睛在商量计谋。也许她赌对了，她于是再大胆地下注。“你们以为我会那么笨？如此‘重要’的‘证据’，我怎会放在身边让你们找？”其实她在归途中去丁沛阳的婚纱店转了一圈，那卷底片让她忘在那儿罗。

“杀了她。”蓝衣人说。

“杀了我，照片明天就会上报。”看他们紧张的反应，她铁定押对宝了，眼前该想法子脱身啊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“你有同伙吗？”紫衣人盯着她。

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目前能拖多久就多久，时间越长她获救的机率就越大，或许楼下邻居察觉不对，会上来望一眼什么的……她于是点点头，被盯得全身发毛的身体不自在地蜷着。

暖，平常真该建立好睦邻关系呀！

“什么？她有同伙，那……”蓝衣人高声嚷嚷。

紫衣人比手势要他闭嘴，再命令她：“快骗你的同伙拿底片来，不然……”他冷笑对另两人说：“兄弟，咱们最近不是没女人开荤吗？”他的话引来一团齷齪的笑声，黎琪不会不懂他的意思，她该怎么办？“我现在没办法和他联络。”“没办法也得想出办法，别忘了我们既然找得到你，就能挖出你的同伙，到时你不仅被我们玩得半死不活，还会多拉个替死鬼。”紫衣人阴笑，语毕，他开始解裤子，其他人跟进。

“等一等，我试，我试。”黎琪明白他不是说笑，那狠劲看得出他说到做到，况且她不知惹到的是什么人，眼前走一步算一步，谁教她下对注、押对宝，棋子却走错，当初应先拐他们到公共场所再伺机行动才对。

“乖。”紫衣人扶起倒在地上的椅子，很满意地坐到她的对面候着。

“我……要打电话。”她说。

“大哥，小心她报警。”蓝衣人喊。

“你很聪明，所以不会这么做，对不对？”紫衣人抬起她的下巴狞笑，“你也不会不懂分寸说错话，而让你的同伙怀疑，对不对？”“对。”黎琪胆怯地点头，原来拓跋刚的“坏”脾气仍属正派，原来她以前遇到的保镖仍算客气。

“几号？”紫衣人抽出腰上的大哥大问。

她以为她会找的是丁沛阳，不意念出一串数字后，甫惊觉她脱口而出的竟是拓跋刚别墅的电话号码，那是她上次在他家“帮佣”时，向管家套问来的。

她在危急中唯一想到的人居然是他！

“通了，记得说话小心点，你不会连累到你朋友吧？”紫衣人将大哥大交给我，獠头鼠目的脸显得异常猥琐。

是管家接听的，管家一听是她，便兴奋地告诉她拓跋刚今天下午有演奏会，傍晚五点就结束，并奇怪她怎么没有去。

“不去？”是呀，她都忘了，水柔昨天还寄来张入场券呢！

紫衣人不乐地眯起眼，黎琪只好说：“他回来的话，你‘请’他马上把我‘今天’托给他的底片带来，我在家等他……是就照我讲的一字不漏……”紫衣人已皱眉地抢过大哥大挂掉。

“大哥，她该不会搞鬼吧？”方大面不安地问。

“我没有，我朋友真的不在，我刚就跟你们说过了，他要五点以后才有办法过来。”黎琪战战兢兢地否认。

拜托，死拖把，希望你和我有心电感应，你一定要立刻赶来，要不换我成“死”黎琪了。

“你说五点？”紫衣人瞧她的畏缩相，也不信她有那个胆。“咱们就陪你熬到六点，届时你朋友来，你该知道怎么应付吧？”说着，他掏出手枪把玩。

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，尤其死神就拿着枪在你面前，平常眨眼即逝的三小时，如今恍若捱了一世纪，而在这一世纪中，三名丑憎的恶男子连动都不让黎琪动，更遑论她有套话或脱逃的机会。

“时间到了，我就晓得这妞儿骗人。”蓝衣人辱骂。

“老大？”大面男将吸了一半的烟蒂随手往后一弹。

“我们不是没给你机会。”紫衣人扯来一条插座的延长线绑住她的手，再从地上捡了件衣服往她嘴里猛塞。

“不！”黎琪岂肯轻易就范，可没几下便教三人制服。

她不断地嘶喊和踢打，然嘶喊的声音皆让口中的布吸掉，用力踢打的手和脚也被人按住，她无助恐骇地只能流泪祈盼拓跋刚快出现。

“我先上吧！”紫衣人淫笑着靠上来。

“不，不要……拖把刚救我……”她拼命摇头、闪躲，但这些徒劳的抵抗仅是助长对方的兽性。

当紫衣人解开皮带又褪去她的底裤时，她受惊的瞳孔不禁放至最大，整个心和脑海里，唤的尽是拓跋刚的名字，泪眼朦胧间，她见到一片紫色向她袭来……“不要。”隔着口腔里的层层布料，黎琪奋然尖叫，猛个拽腿，苍天可怜竟让她把腿抽回一只，她随即用尽吃奶的劲道儿反击，一脚踹上男人构造上最脆弱的部位。

“哎——呀——”紫衣人痛得缩成一团，紧夹双腿、护住疼处，跪在一旁不住地哀号，嘴里吐着令人咋舌的三字经。

“妈的，敢反抗？”蓝衣人毫不留情地揍她一拳。

黎琪跟着飞摔出去又撞上墙又落下地，一道鲜血乍然由她额头涌出，她昏沉瘫痪地呻吟。

“你瞧你干的好事！”方大面破嗓大骂，紧接着他注意到空气里的呛鼻浓烟，“咦，怎会有火烧的味道？”倏回头，暗房竟是烟雾弥漫，才转瞬，红光已僻僻啪啪轰地烧了起来，小公寓的温度骤升了十几度。

“糟糕，出事了。”三人大惊，许是方大面刚刚的烟蒂不巧丢入里面，而暗房内均是一引起易燃物，星星之火，立即酿成大祸。

“先溜再说。”紫衣人连滚带爬地钻出屋，此刻逃命是第一，免得被烤成人干，谁还有闲暇去管什么底片或同伙。

火势继续扩大着，四周的氧气越来越稀薄，黎琪觉得越来越虚弱，在失去意识的前一秒钟，她听到拓跋刚在热烈的掌声中，以美妙的钢琴音符向她求婚，而她却没机会说出——我愿意。

“噢……”黎琪嚶吟地哼了哼。

“黎琪？”拓跋刚不确定地在她耳际问。

“嗯？”就是这个声音一直在她周边旋绕，她回以轻吟。

“你快醒啦！”耐性似乎是磨光了，拓跋刚像个小孩般咕咕啾啾。“如果真想再睡，好歹先醒来瞄一下报纸、听一下新闻，看看我为你做的那些努力嘛！”黎琪孱弱地应着——“你……好……聒噪……”“啊？黎琪？黎琪？”他有没有听错，她在讲话对不对？“叫……魂……呀？”黎琪挣扎了好几下才撑开沉重的眼皮。

“你醒啦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拓跋刚疯狂地叫着，在浑浑噩噩的梦呓里，她确实差点丧了魂。偏过脸，他朝门外的人高喊：“黎琪她醒了，她终于醒了！”“你……好吵。”黎琪有气无力地抱怨，他吵得她头好痛。

“太好了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”拓跋刚喜不自胜地抱住她。

“疼，疼……”黎琪倒嘶一声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兴奋了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……”拓跋刚过度开心以至于翻来覆去地说着相同的话。

“你……有病哪？我起床……也能逗你……对哟！”话锋一转，黎琪茫茫问：“你在这……干吗？”“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你昏迷不醒了七天，你说我不在这儿陪你，我该去哪里？”他十指交合地包住她的手，吊挂的一颗心总算稳定下来。

“昏迷？”“是呀，当我看到你躺在火海中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害怕，我要是再晚一步就会失去了你，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”拓跋刚余悸犹存不能自己地哭了。

那时，他正难过她没来参加他的演奏会，他为她特别留的贵宾席是空的，结果演奏会完后，他接到管家来的电话，告之他有关底片的事，他摸不着头脑地赶去她家，只见火舌已在她的窗台上吐艳。

“你……哭得……好丑啊！”黎琪睡钝的头脑仍有些糊里糊涂，英雄有泪不是不轻弹吗？他这么逞强好斗的人，怎会在她面前展露他的脆弱？她现在才是在作梦吧？“拜——托，我等于是在告白耶，我求求你不要分神好不好？”拓跋刚险些被自己的唾沫噎住，谁说他不浪漫？跟这女人比，他尚算是小儿科呢！

“但是……你哭起来真的……好难看嘛！”黎琪体虽虚却仍旧发着牢骚。

“高兴就笑，伤心就哭，不爽就生气，此乃天经地义的大道理，做人何必压抑自我情绪？”拓跋刚忍不住狮吼，他是性情中人，喜怒哀乐一向是直接写在脸上，况且若不是视她为自己人，他岂会哭给她看？“你别破坏气氛，注意听我的示爱可以吗？”“你凶啥凶？”哪有人示爱像骂街的？黎琪也恼了。

“我……”拓跋刚登时气短。

“你你你！”她抓抓他的胡，又揪揪他的发。“你瞧瞧你这脸络腮胡，长得都要比你的头发长，一点美感都没有。”她面上的血色尚未恢复哩，嘴巴倒是顺溜得很，苛责起来一点也不马虎，全无适才气息不调的现象。

“我守了你七天七夜，牙有刷就不错罗，哪来的时间去整理服装仪容哩？”拓跋刚捶胸，她就是有此等气炸他的鸟本事。

躲在门边窥听的一干人，已然被这两个欢喜冤家的牛头不对马嘴给笑得掀天揭地，水柔则是考虑要不要进去缓和一下场面。

“啊，我想起来了！”她霍地惊呼，记忆如狂澜排壑般倾涌而上。

“什么？”拓跋刚告诉自个儿要忍耐，她是病人，头破血流又有脑震荡和缺氧，身上另有多处烟紫和烧伤，若非水柔医术高超，“七圣”医疗设备精良，奄奄一息的她，早就香消玉殒与他从此两地相思。

“死拖把，你死到哪儿去了？我等你救我等好久，你死也没来……”黎琪嗔怪的粉拳软趴趴地落在他坚实的胸膛。

“我晓得，我晓得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拓跋刚以吻堵住她的怨气，他永远忘不掉她当初的鼻青脸肿和皮开肉绽，他要伤她的人付出可怕的代价。

等会儿再来检查她的伤势吧！门边，水柔将看热闹的兄弟们一一赶走，该让他俩好好独处。

“幸好你没事。”拓跋刚握住身旁人儿的纤手，能和最爱的人一同躺在“七圣”花园里这片他最爱的草坪上纳凉，是他最愉快的事。

“是吗？”黎琪腴颜。

“是呀，要不然你就见不着我为你做的那些蠢事。”拓跋刚嘻嘻哈哈。

“嘿……你什么意思？”黎琪却认为好笑，她悻然坐起来捶他。“你送那

个害我爸的经济犯入狱、和演奏会中发表的‘离奇爱恋圆舞曲’、并告示在场听从说是要送给你的最爱、又将这些‘丰功伟业’登报上电视，以及钉在我房门那张你失踪两个月的所有行程表……包括你何时起床、上大号、搔痒……等等的一切，全是蠢事？”“不……”拓跋刚被她的滔滔不绝给叱得词穷。

“没错，是蠢。”黎琪一手插腰，一手戳着他的胸，十足十的茶壶架势。

“而且非常蠢，你这个大蠢蛋，你晓不晓得你的蠢相一曝光，你照片的行情就没以前那么好啦！”“你……”拓跋刚气结。“我丢那么大的脸，你想的却是我的照片行情？我拜托你，你现在不是狗仔队了，OK？”真是“狗”改不了吃——%*#¥……“反正你‘为我’做的事是蠢事，‘为我’做事就是丢脸。”她丧气地抱着膝盖，说她不感动是假的，他甚至破例在电视机前小露了一下面，只是为了向她表达他的爱，可她不安的情绪总是起伏不定。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拓跋刚是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讲不清。

“不是‘那个’意思，是哪个意思？”黎琪和他玩起绕口令。

“你干么一定要挑我语病？”拓跋刚不禁拔高的声音中有着责备。

“你也知道你说话有毛病？何况姑娘我只是依你字面上的意思去解释。”黎琪吹毛求疵。

“这……”水柔的耳提面命立刻降低了他的火气，他将冲到喉头的吼叫哽咽了下去。

“好好好，算我不会说话好不好？”“你本来就不会说话。”黎琪得寸进尺。

“你……”忍耐、忍耐，有他父母的前车之鉴，拓跋刚决定要学习忍耐，“对，是我不会说话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你看你嘴巴撅的、眉头皱的，小心动了‘伤’气。”“伤气？有劳你解释一下，算我孤陋寡闻，我只听过胎气没听过伤气。”她哑然失笑。

“伤气就是受伤的气，你要是动到了，伤口便不容易好。”拓跋刚邪笑地勾住她的腰往怀里带，一只手则暧昧地放在她平坦小腹上。“至于‘胎气’呢……等你嫁给我之后，我会好好努力。”“去你的。”黎琪佯装喝怒地推开他。“谁要嫁给你？你忘了当初有人说像我这等鸟货，倒贴他万贯家财他都不要。”“可不也有人说，即使全世界的男人死光了，她也不屑嫁给我吗？”拓跋刚暗叫命苦，班杰明说的对，黎琪连他俩初次雨中见面的吵架对话仍记忆犹新，往后他用句选字皆得乖巧些，以免何时被人挖出来算老帐都不明究理。

“讨厌，人家我才没说要嫁你呢！”黎琪不依地赏他几拳。

“我说的人又不是你。”拓跋刚抑首大笑地抓住她的红酥手，一脸刚毅的线条全缓柔了下来，他温情脉脉地透过纱布，轻抚她额上缝了十几针，才拆线的疤痕。“还痛不痛？”“一点点。”黎琪倚进他的臂弯中撒娇。

“我要是早知道，是那三个和我在你家楼梯口擦身而过的王八羔子，我当场就会先宰了他们。”激愤的戾焰从他抿紧的唇缝间杀出。

“对，先宰了他们再来找我，说不定你顶多只需扫扫我的骨灰，哪像现在这么麻烦？”黎琪没好气地说。

“你为什么老是曲解我的意思？我是……你明明了解我是……”动辄得咎，海盗眉霎时纠成一块，拓跋刚焦灼又沮丧地寻找正确的词汇。

“你是什么？”黎琪硬要在鸡蛋里挑骨头。

“我爱你呀，这些难道还不够？”他叹气，拓跋刚紧紧地搂住她，不留一丝空隙。

黎琪无语地偎在他怀里，享受着难得的平静。

第十章

“你说这是什么？”黎琪将早报甩在拓跋刚的面前。

“华航空难，死亡为数高达……”拓跋刚饮着咖啡，不是很专心地念着上面的大标题。

“我要你看的是下面这条，‘黑道要求保护费，政客贪污被要胁上’。”黎琪气煞地截话，一只手很不悦地拍着那排粗黑大楷书。

“你既然识字，干么还要我念给你听？”拓跋刚坐得四平八稳，他早料着她瞄到此新闻时会有的反弹，而他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。

“你……”黎琪只想掐他的脖子。“你明明晓得这个‘独家’是我冒过生命危险换来的。”“错，是你不小心拍到的，你还因为它差点丧命。”拓跋刚纠正。

“无论如何，它是我的案子，它是我的‘头条’，但是你由阿沛那儿拿回底片，找到那个政客和黑道头头，查证他们真的‘有一腿’，而且还另外和多件贿赂有关，结果你不仅没有知会我便私自行动，还把我蒙在鼓里，让其他同业抢走我的新闻，你实在很过分嘛！”莫怪乎他这两天不见人影，原来是瞒着她去做暗盘，亏她难得运气这么好，恰巧拍到对方交涉的画面。

“我是为你好。”拓跋刚尽量软言柔语。

“为我好？你把我的新闻无条件大放送，你还有脸说是为我好？”这么敏感的政客与黑道挂勾事件，她居然无缘大捞一笔，她岂能不扼腕？“没错，我私自行动是不对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和警方是去逮捕那些坏蛋不是去玩，我们随时都会遇到危险。”其实‘七圣’本身就在有一组制暴精英足以解决这批杂碎，他之所以会将此案转交予警方全权处理，一方面是想帮助提高警方的社会地位，一方面是“七圣”不愿涉及政治。

而他开出的唯一条件是，伤黎琪的那三个人要留给他。

“我去也不是要玩呀，我是去拍拍照，报上说尚有余党在逃，伤我的那几个亦是其中几只猫，你等下出门就是要去逮捕他们对不对？我不管唷，我要跟。”黎琪连相机都背好了。

“不行。”拓跋刚断然拒绝，上回那种怕失去她的感觉差点要了他的命，他的心脏可不想再承受一遍。

“你阻止不了我的。”黎琪坚定地正视他。

“必要时我会绑住你。”他早该明了她好强的本性。

“你不妨试试看，我会恨你一辈子。”她出言恫吓。

“鸟咧，你为什么不能乖乖听话？你的伤尚未康复，你也不再是狗仔队，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请为我想，我无法容忍你再受到丁点伤害，你懂不懂？”他勃然大怒抓着她的肩猛摇，看是否能把她摇醒。

“拖把刚……”黎琪好生感动，她不会不懂他最为她好，可是职业病的

作祟，教她在面对此等大新闻时怎能不心动？她于是软化态度故意花痴地说：“你生气时候好帅啊！”“我……”拓跋刚险些被空气呛住。

她的前倨后恭已入了潜移默化、教人敬佩的地步。

“大帅哥，让我去啦，人家好想看你英勇捉敌的场面耶，何况你不觉得，让我亲眼见到欺凌我的三恶棍被捕，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吗？”打铁要趁热，她紧接着搂住他的腰干撒娇。

“你……”虽说她是有目的，但被她这么一摔，他整个人都感到飘飘然，而且，此乃她第一次主动抱着他。

“我保证我绝对不乱跑，我会很乖、很乖、很乖、很乖、很乖地待在你身边一动也不动，好不好嘛？”她仰着小狗乞怜般的哀怜眼神。

拓跋刚翻翻白眼，他知道他投降了。

拓跋刚觉得自己是白痴，是傻瓜。

他居然会笨到相信黎琪的保证，他居然会傻到以为她会真的乖乖待在他身边一动也不动，刚刚在见到她出现那种诡诈的笑容时，他就该有所警惕。

“有没有看到？”枪林弹雨中，拓跋刚问弯身奔回来覆命的霹雳小组。

组员对他摇头，拓跋刚不禁大骂：“鸟咧，她会偷跑去哪里？”话说他和霹雳小组获讯赶来此废弃的仓库围剿，由于黑道几位余党已不像上回他们突击时的毫无戒备，加上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多位记者，为抢新闻不睬警方的劝阻，以至于打草惊蛇，破坏警方制敌先机，警匪双方于是发生激战。

而他不过眨眼，黎琪就溜掉了。

“鸟咧，等我抓到她，非狠狠打她屁股一顿。”他焦灼地东张西望。

“那边的记者蹲下，快蹲下！”现场不时传来警方对记者们的喊话，这种类似的情景，相信大家几个重大刑案的电视转播上均可欣赏到。

“鸟咧，她该不会是……”拓跋刚的眼皮开始乱跳。

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他不要求黎琪不会出现在那一群被骂的记者中，警见教她乖巧地坐失良机一旁不去凑热闹，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他只祈祷她起码有点公共安全须知，能在他找到她以前，稍微爱惜一下她风捡回来的生命。

警方渐渐缩小包夹的范围，几个落网之鱼被强大的火力逼得纷纷缴械，整个缉捕行动算是接近尾声，组员再做最后一次的地毯式搜查确认，便可收队。

“鸟咧，这里也没有？”拓跋刚已在人堆中来回巡了两趟，甚至一马当先的记者里也不见佳人的芳踪。

忽然，大批武装组员以反常的倒退姿势举着枪出来，他听到有人喊着：“退下，全部退下！”当训练有素的警方各自就好埋伏位置，而枪口又全指着仓库的大门时，他就知道出事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连忙问指挥官。

“歹徒身上绑满炸药并挟持一名女人质。”指挥官说。

“女人质？怎么会？”拓跋刚有不祥的预感。

“我也不清楚，大概是哪个不要命的记者趁乱钻进去。”指挥官摇头。“我实在很佩服这些家伙，动作跟咱们警方有得拼。”拓跋刚没心情听唠叨，他一把揪住一位甫从里头撤退的组员问：“那女人质是不是瘦瘦高高、长头发、牛仔裤、脏球鞋、运动衫上面印了一只大狗、额头上还贴着一块绷带？”

“嘎……是……”危机中，组员哪看得那么清楚，但他七孔喷火的模样着实令人吓得目瞪口呆，组员不禁点下头。

“鸟咧！”放开手，他忿忿地跺脚。

天堂有路她不走，地狱无门她偏要闯，她竟敢不顾他的感受硬往危险的地方跳，他要杀了她。不过杀她之前，他要先宰了那个挟持她的兔崽子。

他将枪丢给指挥官时交代：“你用麦克风告诉他，我要进去和他谈判，你们其他人从后门和气窗偷袭。”“倮……”指挥官难下决定，这若是出了个什么万一，他担当不起。

“鸟咧，有事我会负责。”拓跋刚怒吼，不待指挥官的回答，他已神勇地走向大门。

指挥官没有选择，只好照办，不断地拿着扩音器朝里面喊话。

仓库里，紫衣人用黎琪的身子护在前，他则由后扣住她的脖子，另手握枪抵在她的太阳穴，当他见到两手举高，漫步靠近的拓跋刚，他剑拔弩张地大叫——“你站在那儿不准动！”“拖把……”黎琪惊惧地低鸣着。

她后悔莫及没听拓跋刚的话，竟趁他凝神的时候偷走警车内的外套与帽子，然后一声不响地跟着狙击小组后面，由于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全聚在前方的歹徒，所以她很顺利地混进来抢镜头，不料，冤家路窄，她看准藏匿的地方正好和紫衣人的相同，因此就这么成了恶人的俎上肉。

“你不要再过来，否则我就开枪轰掉她的脑袋。”紫衣人草木皆兵地抖着手准备扣扳机。

“好好，我不动，你别乱来，你说你有什么条件？钱？直升机？律师？”拓跋刚连忙说，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也不愿她受到一点损伤。

“对不起。”黎琪流着泪，以唇语对他说。

“这样好不好，我比你值钱，你放她走，我来当你的人质。”她的泪恍如刀在刚他的心。

“不要。”她立即尖叫拒绝，他为她低声下气已够让她难过了，她怎能再要让他替她受罪呢？“你他X的给我住嘴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”紫衣人从旁边打来一巴掌。

黎琪顺势侧摔飞仆倒在地，拓跋刚急白了脸想扑向前接住，但才开步，紫衣人的枪已指着他。“不许动！”“哎呀……”黎琪被打得头冒金星，耳鸣想吐。

“你要不要紧？”拓跋刚又气又焦灼。他应该闪得掉紫衣人的射击，但他担心这困兽会因此伤到黎琪。

黎琪困难地摇头，紫衣人大笑。“小俩口挺恩爱的嘛！”他的枪仍对准的，然后缓缓地蹲近黎琪的身后，并趁她仍在晕眩之际，又用臂锁住她的颈。

“你不要伤害她！”拓跋刚忍不住大叫。

“哈哈，我怎么舍得伤害她呢？你大概不知道她和我有一手吧？”紫衣人荡笑，全没留意已有警察潜了进来。

“你乱讲。”黎琪斥喝，她不记得那天她被他们打错以后的事，可是自己的身体自己会有感觉，只是他恶心的抚摸至今仍令她频作恶梦。

“原来是你！”拓跋刚瞠目咆哮，想来此人就是害她差点丧命的罪魁祸首。

虽然水柔曾帮黎琪彻底检查，证明她未遭这些畜生玷污，但是他们那么残暴地对待她，拓跋刚就算喝他的血、吃他的肉，也难消心头之恨。

“没错，那天扒她的衣服，玩她的人就是你老子我。”紫衣人笑得猥亵。

“你……”要不是黎琪受制于他，拓跋刚会跳上去打烂他嘴。

“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……拖把刚你不要相信他……”黎琪的挣扎被他

一脚踹止。

“你再乱动我不先毙了你。”他眼露凶光地威胁。

“我跟你拼了！”狗急跳墙，黎琪这下被他惹毛了，也不管什么枪不枪，她豁出去地撩起他扣在脖子上的胳膊，使劲、狠劲、用劲地咬下去，拓跋刚要阻止已来不及。

“哇——”紫衣人疼得哇哇叫，手挥了半天才将她甩出去，紧接着，他愤怒地举枪便朝她猛打。“老子宰了你！”“不要！”拓跋刚不假思索飞身过来为黎琪挡子弹。

砰砰砰砰……在拓跋刚中弹的同时，紫衣人也死在救援警方的乱枪里。

“不，不，拖把刚，不！”黎琪见拓跋刚匍在她的身旁不动，她惊慌地跪在地上反抱着他，将他的头放在腿上，轻抚他紧闭的双目，她又唤了他几次，他都没有回答。

“不，你不会死，你醒醒……”她痛不欲生，埋在他的肩窝里唏哩哗啦，“我还没开口告诉你我爱你，你怎么可以死？”“你真的爱我？”拓跋刚刷地张开笑眼问。

“废话，我当然爱你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谁有心情跟你开玩笑……”黎琪万念俱灰的唾骂遽停，猛一抬头，她看到他的涎皮赖脸。“咦？你……你……”“我也爱你。”拓跋刚拉下她的脸香了一下。

“你没事？”黎琪呆若木鸡地掀着睫毛。

“我当然没事。”拓跋刚沾沾自喜。

“可是你刚刚……我明明……你不是……中弹了吗？”黎琪难以置信地语无伦次。

“鸟咧，我哪那么容易死？我的皮衣是防弹的，所以子弹根本伤不了我，如何，帅吧？”拓跋刚得意忘形地夸耀着。

“帅你的头啦，你这个鸟人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操心？你知不知道我方才差点崩溃？你知不知道我……”黎琪气得一把推开他，许是忽地宽了心，她号淘哭了出来。

“对不起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爱你？”拓跋刚忙不迭地从地上爬起来吻住她的话。

“你不要碰我，你晓得你那样做有多恶劣？”她再度拒绝他。

“我晓得错了嘛，可是你也很不应该啊！”拓跋刚盘腿坐在她对面，来来往往处理事情的警察丝毫不影响他俩的“沟通”。

“我又怎样？”黎琪叱问。

“还好意思问？你只顾着你的感受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的？你会崩溃，那我呢？我是不是叫你不准离开我半步，结果呢？”岩浆开始沸滚了。

“我……”黎琪咄咄逼人的泪海和气势瞬间被融化。

“鸟咧，见你被人用枪抵着脑袋时，你能明白我有多害怕？我怕枪不小心走火伤到你，我怕那混帐一紧张便乱扣扳机，我怕……我怕我会失去你呀……”他说过要打她屁股的，其实他该试试。

“对不起嘛——”黎琪咬着下唇小可怜地说。

“要不是我穿着防弹衣，你现在就等着守寡吧！”拓跋刚没好气地说。

“谁……谁……要为你守寡？”黎琪羞赧地反驳。

“你呀，你别忘了你自己说爱我的唷！”拓跋刚宠溺地啄着她。

“你听错了。”黎琪想逃走，她素有女中豪杰之称，可是每当面对他不时

而露的小甜蜜，总会忸怩不知如何去应对，她不晓得她在害怕什么，她为何不能大方一点，也向他讲些腻嘴的话呢？“为什么？”拓跋刚怨中含怒地扯她入怀：“承认你爱我这么困难吗？”“不……”其实好几次她都想说，但是话到嘴边是怎么也吐不出口。

“你怀疑我对你的爱？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？”拓跋刚气嘟嘟地皱眉，扬着手，他催促那些警员尽速消失。

“这……”黎琪心乱如麻，他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此问题吗？“我没事揽个女人缠身干么？你当我无聊啊？”拓跋刚则心急如焚地越说越大声，好好一番窝心的话，硬被他说得像抬杠。

“对，你无聊，你没事揽个女人缠身干什么？尤其是像我这种没家世、没背景、没外貌的女人！”怒火被扬起的黎琪，不由得扭曲他的话中意，语调也随着冲上来。

“你少给我乱安罪名，我几时挑剔过你的家世或什么背景、外貌的？”拓跋刚被她惹得毛毛跳跳。

“有，你以前损过我好多次。”黎琪开始炒冷饭。

“不算，不算，以前的全都不能算，那只是我和你拌嘴时说的玩笑话。”拓跋刚哇啦啦地挥着手耍赖。

“你也讥讽过我的身材既矮又平。”女人最恨的就是别出心裁批评她的三围。

“我要是真那么在乎你的平不平，干么不去抱条猪算了？何必还搂着你又亲又吻？”拓跋刚气得想撞墙，这女人什么东西不好记，偏记些有的没的，存心是在找他碴嘛！

“你的意思是我连猪都不如罗？”黎琪震怒，“好呀，你去抱猪，你去呀！”“我……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？”黄河，他要去跳黄河。

“你骂我猪你还说我无理取闹？”黎琪也晓得她是在无理取闹，但心中的惶怵有如芒刺在背，教她没法控制情绪。

“我哪有骂你猪？你实在是……”一声狂啸，拓跋刚抡着拳头躁怒地跳起来踱步，他到底该怎么说才不会越描越黑？“我实在是怎么样？你说呀，你说呀！”她也站起来，并撒野地举手对他乱敲乱打，结果挨打的人尚未发飙，她自己倒泫然欲泣了起来。

“唉——”他看得心好疼，放软了声音，他将她的手收到她的背部，然后用自己的双臂为她圈成一座围城，而她，就在此围城中受着呵护。“我该如何证明我的真心？切腹？割腕？还是上吊？”“可是我没有水柔漂亮？”她贴着他的左胸，听着他的脉动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抽噎。

“你是你，水柔是水柔，你们俩是不同的典型，根本无法相比，况且我是选老婆又不是在选美，你就算比东施还丑，我也认了！”拓跋刚柔情暗露地吻着她的头顶。

“可是我也没有水柔的温柔和气质。”原来困扰她的不是自尊，而是自卑啊！她自觉配不上他，所以才弄得自己患得患失的。

“没关系呀，我也不是很温柔，很有气质的人啊！”吻逐步落到她的耳际。

“可是我也没有水柔的博学多闻和女人味。”黎琪又说。

“我要娶的又不是图书馆，至于你有没有女人味……”他将唇移到敏感的颈窝间。

“就让我现在来尝看看。”“你别闹了啦！”黎琪羞涩地用手拨开他的嘴，

“人家是在跟你讲正经的。”“我刚刚做的事也很正经呀——”山不转，路转。拓跋刚的热力改由她的掌心来传送，他贪婪的唇最后吮着她们指尖。

黎琪但感全身通电，呼吸喘骤，为怕迷失，她迅速抽回导电体，“可是我既不会煮饭，家事又做不好，脾气坏，性子急。”“这么说来，你的缺点还真多啊！”拓跋刚啧啧有声，做出值得再商榷的表情，在黎琪面色随之暗沉时，他又笑道：“好在我的缺点也不少，咱俩棋逢敌手，势均力敌，两不相欠，刚好平衡，谁也不吃亏，满意了吧？”“可是我也没有……”黎琪是暖在心里，嘴里却不肯这么快降服。

“你今天真的很吵你知不知道？”拓跋刚边吻边嫌烦地抗议。

“可是你帮我还的那笔钱？”黎琪百忙之中又说。

“就用你来抵债好了。”呵，他的麻辣情人啊！拓跋刚托高她的下巴，用最原始的方法叫她闭嘴。

至于那位蓝衣人和大面男呢？据说，两人被关在一虚拟实境的空间内，经历了电影史上曾出现的各式灾难洗礼后，即送入精神病院进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“黎琪，黎琪，黎琪！”电控玻璃门自动向两旁滑开，拓跋刚顶着一头冲天怒发，以龙卷风之势一路卷进门，又扫过由六坪阴暗窄室荣升为六十坪宽敞、鲜亮的办公室，然后直窜底端的总编室。

在美术嵌灯的照射下，门旁墙上那几个黑色金边的“黎清杂志社”字样，显得分外耀武扬威还带着反光。

“你说，这是什么鸟？”砰地踹开门，拓跋刚舞着手中的报纸兴师问罪。

“哇，死拖把，你回来啦，人家好想你哩！”黎琪喜出望外地从办公桌后面跳到他身上，两手勾着他的颈，双脚锁住他的腰——啾啾有声地响吻拼命地烙在他怒极的俊脸，也不管门外是否还有其他十名员工在场。

不过这个戏码天天上演，他们早已习惯了，老板娘和老板的三日大斗嘴，每日小吵嘴，用不到两分钟，马上又亲嘴。

“我也是。”拓跋刚的气愤登时酥为柔情密意的吻，用脚再踢回门时，他瞪了外面看热闹的员工一眼。

“你不是去环游世界巡回演奏会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搂归他，她撒嗲：“人家以为这次起码得忍耐三、四个月才能看到你呢！”“还不是因为太想你罗……”小别胜新婚，拓跋刚将她抱坐在桌上，不清不楚地呢喃声从他的碎吻中泄出。

“等等啦，外面那么多人。”黎琪娇羞不已地低嗔，虽说结婚快一年了，但每次他的挑逗总让她的欲血快速沸腾。

“鸟他们？”拓跋刚继续吻着，好补偿这一个月来的相思。

都怪此鸟杂志社，牵累她不肯随他一起参加他的巡回演奏会，说什么事业才上轨道，她走不开的鸟话，呸，他非想办法让它关门不可。

“对呀，你刚进门是急着要问我什么？”黎琪好笑地拍拍他的颊，就像在安抚吵着要糖吃的小男生。

“对喔！”她的话提醒了他方才生气的原因，那是他一下飞机气都未喘时，就瞄到各大报纸上相同刺眸的大标题。“烦请英明的老婆大人解释，这报上说我要出写真集是怎么一回事？”“说到这个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写真集居然大轰动，人家我才发表要出刊，就已被一堆订单预售空空，目前我们正在加版赶制中耶。”黎琪乐不可支地报告战绩，全然没注意到老公面上的铁青。“想

不到你先前的曝光事件，一点也不影响你的票房哩！”“那媒体传闻，我要上美国‘花花公子’拍裸照的消息，又是怎地？”汹涌的怒涛已濒临冲越防波堤的边线。

“那个呀，他们是有来找我啦……哇噻，你晓得你值多少钱吗？四千万耶，不是台币是美金喔，你相信吗？”黎琪见钱眼开，与有荣焉地得意着。

“所以你就趁我不在时，把我给卖了？”拓跋刚皆自斜睨她。

“我哪有？”黎琪撇嘴不依，“人家我才没那么笨呢，对方肯出这种价码，表示你的报酬率肯定不只这些。”仰着头，她洋洋大笑。“既然要赚，当然要把钱收到自己的荷包呀，因此我打算自己来出你的清凉写真集。”“你、你、你、你不在乎你老公的身体被别人看光光？”他哪一天必会死于脑血管破裂。

“这……在乎呀——”不过她更在乎那些钱。“所以我决定照片由我来拍！”天呐！拓跋刚险些气晕。娶到这种老婆他到底是幸还是不幸？！

